



予爲古文蓋學諸青門先生邵子湘不見垂十年今年春來吳門
乃見先生于商邱公使院道契闊共晨夕歡甚先生出其近作曰
青門贍稟者昧予且屬子序先生之文如麓稟旅稟久已版行世
世之好古文如予者皆爭索而讀之而贍稟則未之見也予旣快
先覩益歎先生之文老彌潔位置當在韓師曾友閒亦說之非阿
者也其以贍名稟何先生曰杜子美有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
尊方吾壯盛時已苦刺刺不休今又載之末年贍矣夫子曰以道
言則文章爲小然文以載道者也載道之文六經尚矣自漢唐宋
以來其閒能立言者不知凡幾要之于道合則傳離則不傳子美
所云小技殆指雕琢風雲藻繪月露者而豈所語于卓然載道之
文哉古之達人以道養身而以經世爲緒餘以司名爲贏法餘也
贏也皆贍說也彼且以身生性命爲天地之委形委和委順而以
子孫爲委蛻其視天地閒事物無一而非贍者然至于載道
術而著書則五千言不爲少肆其無端崖之辭不爲多雖謬悠詼

詭猶自以爲不可以已先生何言謙也嗚呼僞者屈首受書明先
王之道亦欲見諸行事豈徒著空言云爾哉既與時違終已不試
槁項華顛日冉冉其將盡乃始大懼而悉吐其中之所蘊結蔚然
文之以彰于後世在則人亡則書沒而不磨久而愈光而聲施不
朽矣嘗觀古人爲文晚益善韓之潮陽蘇之海外是也彼皆積讀
書養氣純深之後而又多歷畏塗如作易者有憂患作詩者皆發
憤故可傳也先生推排人閒數十年蓬累而行六十後益委懷觀
化發而爲文經經緯史要不畔于道安得不傳願先生出茲羸餘
以公世人之求之若挹河而取燧也學先生文者獨景乎先生毋
贖先生梓先生笑應曰諾先是有井梧集詩二卷商邱公爲評次
而敘之先梓行茲益以詩一卷文五卷合之凡八卷而統名曰贖
藁云康熙己卯中秋朔日錢塘馮景山公

余生平好與海內賢人君子遊揚扞風雅更倡迭和集中所載雙
江西山漫堂諸什雖不及漢上題襟松陵集之百一而素心酬倡
一往情深頗爲名流所稱述青門邵子湘與余交最久自黃州迄
今逾三十年中閒乍見忽別贈荅之作寥寥壬申秋余自江右移
節吳會子湘偶見過卽爲設榻使院小滄浪以詩爲課余簿領微
纏吟情不屬子湘每興發掀髯高倡袞袞數百言語必驚人余讀
之如故疾逢蝦蟹輒走筆屬和其開拓胸次陶寫性情依然雙江
漫堂吟嘯時也子湘詩格高氣厚得唐人三昧閒闌入宋人要是
佳絕予爲之辟舍者屢矣子湘梓其三年來近作附余倡和詩如
千首通爲二卷用少陵清秋幕府句名曰井梧集屬余評次竟因
題數語卷端識余快且識余愧商邱宋學

吳民謠

池上雜興八首

秋日池上遣興六絕句肇

奉和漫堂先生慧山紀遊見寄長句

原倡肇

題朱竹垞檢討小長蘆圖五六七言斷句各一遙和阮亭先生三首

前題同賦三首肇

題漫堂先生小照

秦吉了聯句同漫堂竹垞兩先生

奉和漫堂先生歲暮高江邨詹事以乍浦秋鳥見貽并索題句

原倡肇

前題和韻高士奇

癸酉除夕悼亡詩廿首

澹雪上人小照作澱江古木獨坐孤篷

前題次韻肇

白門柳枝詞二首

奉和漫堂先生深淨軒落成用深淨為韻二首

原倡二首肇

秋夜

奉和漫堂先生九日池上見示之作次荷字

九日池上示子湘肇

送宋山言入都二首

卷二 井梧集中 古近體詩五十二首

追賦元墓探梅紀遊五十韻呈漫堂先生

題董文敏江山秋霽圖奉和漫堂先生

原倡肇

冬日寓齋雜興戲學放翁體十首末章專呈漫堂先生

戲題示友

乙亥元日雪奉同漫堂先生試手賦長句

前題萃

春雪後夜坐効韋左司

和子湘前題萃

黃山松石歌奉和漫堂先生松為金將軍贈

前題索子湘和萃

湖上宿小輞川館二首

西湖雜興二十首

奉酬漫堂先生久雨忽晴喜子湘心壁道人同日至垂示之作

原倡萃

尚友五君詠

王無功續蘇翁雲卿

吳趨吟

陸魯望爾蒙倪元鎮璿

林君復述

粥女廣骨董財婚

種花度曲重賦

酒船治遊

卷三 井梧集下 古近體詩六十一首

奉和漫堂先生謝高詹事餉龍井新茶索子湘同賦用韻

前題萃

前題士奇

紀夢并引

題萬里一歸人圖送淵公遊滇

雨後遊滄浪亭懷古作

商邱公攜餉建蘭一瓊寘之几側靜對欣然輒成古詩二章比類

屬辭亦風人之意也

題畫送僧歸開先

小寒食集深淨軒馮山公宋山言同作

韋菴詠物詩山公山言同賦六首

哥窯蟹書滴

附前題

玉蘭餅
宋至
我眉石
刀鱗魚
河南牡丹

附前題
馮景
承樂窯席帽盤詩

三月十二夜與山公步月池上

寄題李百藥魚川書屋

紀恩詩為商邱公恭賦

大駕南巡口號五首

用韻送山公秋試歸錢唐

御書萱瑞堂詩為工部臣曹寅恭賦

含清亭賞芍藥用梅聖俞楊樂道畱飲置芍藥韻漫堂先生馮山

公吳荆山同賦

延熹華嶽碑歌同商邱公賦

前題

御書鶴栖堂詩為檢討臣尤侗恭賦

後玉帶生歌奉同商邱公作

并引

前題

奉酬商邱公雨泊仙女廟示青門作次畱字公時以振饑行部海

陵

原倡

題顧赤方遺照因憶舊遊成二截句

題徐學人雲谿草堂圖

商邱公雨中元墓探梅索和即用其韻

病起撥悶十二首

東軒牡丹詩

并敘

題說詩圖卷為宋穉佳

奉和商邱公見懷詩有文章拜布衣句吟諷之餘以感以媿率成

長句誌謝

許傅舟唐若營移居喜得鄰並以詩索和率爾有作次餘字

舊製雲龍研歌研為繆湘芷

沅貽贈

殤孫三首有敘

夜夢泊舟巴江五言六句夢中極得意白帝十字醒遽索火足成

之

偶書樊南集後

殤孫後出門悵然作

夏夜梨樹園翫月與汜雲諸子論詩有作

與荆溪諸子別二十六韻

初秋蚤起東溪觀荷

商邱公分貺御賜人蓂半斤長篇識謝

籃輦詩三十韻呈商邱公有敘

書青門先生籃輦詩後呈商邱公吳士玉

和青門先生謝中丞公餉蓂之作十一玉

前題合作一首奉和徐永宣

青門贖橐詩目

青門贖橐文目

卷四 序二十首

陳棊峰史論序

重刻前後漢紀序

三家文鈔序

周穀城遺橐序

二家詩鈔序

檐園文集序

耐軒遺橐序

遜菴集序

明文在序

井梧集小序

贈侯勇文序

金焦集序

研堂詩藁序

東坡先生生日倡和詩序

紅橋集序

吹劍集序

賀徐學人成進士序

水榭詩序

大中丞商邱公七十壽序

積善錄序

卷五 記十二首

元墓探梅記

彈山吾家山遊記

靈巖山遊記

深淨軒記

傳是樓記

西陂魚麥圖記

香草菴記

客山園記

靖江縣鶴祥菴記

菱溪草堂記

研堂記

蓼莪禪寺新建大悲閣記

卷六 傳八首

房景春阮之鈿合傳

明少司馬葉公家傳

侯方域魏禧傳

楊隱君家傳

左副都御史徐公家傳

湖廣提學道僉事邵公家傳

黃烈婦傳
閻典史傳

卷七 碑三首 誌銘六首 墓表一首

宋氏先賢祠碑

奉政大夫提調江西學政按察使司僉事加一級邵公墓碑

福山縣重建宋公祠碑

太學生宋君墓誌銘

誥授奉直大夫保定府同知宋君墓誌銘

文學宋君墓誌銘

葉淑人墓誌銘

宋室劉孺人墓誌銘

李母陳孺人墓誌銘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馮公墓表

卷八 雜著二十一首

君子鑿說

侯稹字說

逆旅說

荅葉荃伯書

奉荅王阮亭先生書

與徐藝初書

與吳荆山論韻略書

荅謝應雲孝廉

題舊本施註蘇詩

題廬山詩刻

題學詩圖卷

題廬山詩話圖卷

題西堂偶存彙
鐘形研銘

今本無此篇有書畫說贈
宋稱佳一篇互見存疑

青門臚彙文目
三
黃蚪天然研銘

七星研銘

筆筒銘

風字研銘

端研銘

周翁像贊

漫堂先生像贊

青門先生三彙版行已久而總目未編蓋有待也噫今已矣先生有編次手彙而中閒微加刪訂丹黃錯互當是屬疾時筆洎歿後吾師中丞公取諸其家代爲鈔梓而命恒以校讐竊謂先生之文無俗調無長語理醅氣沛簡潔而有法在本朝名家中當屈一指麓彙之詩警句閒起不免擬古之迹旅彙進而渾雄至臚彙則瑰瑋奇恣老辣蒼放始極其變或者猥以宋調訾之慎矣先生識予傳人中推獎甚至衙齋晤語酒闌燭炮

掀髯微笑意若以斯文見付者會倉卒別去不果緝校遺集愴然于懷屬總目刊成敬題數語末簡用志辨香之雅亦先生之意也抑以見公之友誼肫篤無閒存歿如此云時乙酉長至高郵李必恆謹識

青門贍藁文目

青門贍藁卷一

武進邵長蘅子湘

井梧集上 古近體詩七十五首

壬申除夕客吳門官舍三首

冬盡愁為客如何翻別家一年又除夕百里亦天涯不覺雪花大

音開簾官燭斜松盆撥還燄吳人謂除夕火爐為松盆起立嗅梅花

只作客中慣今宵也惘然節偏驚旅鬢感易入衰年穉子嬌無那

老妻病亦憐關心還一事梅蕊綺窗前

吳趨風土記約略似吾州鑪暖燒蒼术年豐占字婁炒糯穀以卜俗名字婁

癡歎誰要買爆竹不曾休似有新年約春晴踴虎邱

送心壁道人還開先寺二首

偶逐閒雲出還隨海燕歸落梅香洗盃渡水綠漸衣天際九華見

春江一櫂飛還山花事過藥院長薔薇

漱玉亭邊路芒屨記昔遊野花藏礪戶翠篠入僧樓峽響四時雨

松風一壑秋遙知禪定夜山月與猿幽

前題次韻

宋 萃

送爾半塘上飄然盧阜歸肩挑桃竹杖身挂水田衣詩有江行
作帆同燕子飛到時春欲盡開徧野薔薇

我昔開先寺曾為竟日遊看碑緣石磴覓句坐僧樓瀑響晴疑
雨山空夏亦秋卻因贈別處惆悵桂叢幽

使院後園同諸君看梅四首

東風一夜已紛披盡放南枝與北枝老夫那得化身法一樹梅吟

一首詩

放翁詩何方可化身千億一
樹梅花一放翁戲翻用其句

麻姑狡獪弄丹砂別有僊人萼綠華古井南邊渾爛熳滿園玉蝶

上杖柯

半醒半醉興還賒市樹行吟到日斜欲去更遲新月上一池煙水

浸疏花

孤山已負去年約元墓又虛昨日行折得一枝鐙下看清吟冷嗅
到三更

奉和漫堂先生春日過靈巖元墓看梅之作用韻六首

不忘名山約幽尋興每耽撥雲綠鳥道聽雨宿僧菴松色連青嶂

蘿陰搖綠潭吳門山水窟勝處記曾探

館娃隕趾在幕府試春臨何處理香骨空巖聞磬音晴天孤塔聳

落景太湖深不盡興亡意寥寥嗟夕禽

一入春山路梅花著處多銅坑全放未石壁定如何

石壁地凭湖
梅花最盛

晴雪三十里香風一萬柯舊題應已泐洞壑長煙蘿

峰迴路疑閉逕轉忽僧房密竹半空暗幽花一澗香危樓擁山翠

絕壁盪湖光三萬六千頃春風益淼茫

羊傅峴山好庾公逸興嘉鑄詩尋薛壁啜茗入山家客背午鐘去

帆隨飛鷺斜還城騶唱晚壕樹已栖雅

中丞有高倡詩格自孱顏不數西江派全追大厯還憑將白鳥句

寫入畫圖閒添我漁竿坐煙波竟日閑

原倡白鳥下波心句
妙景可畫故結及之

原倡六首

萃

花事盛江南看宜蕊半含春風吹小艇遠岫送晴嵐野店經行
好精廬取次探提攜雙蠟屐謝客未應慚

千載吳宮蹟青山未陸沈廊空傳響屨臺聳罷調琴懷抱江湖
入登臨感慨深迢迢香逕在白鳥下波心

斜陽照山麓鼓柁向長河崦裏梅花放人家酒旆多溪橋聊待
月畫舫忽聞歌煙水迷濛際幽香幾陣過

小泊太湖尾高眠領眾香凌晨扶竹杖結伴入僧房仙梵雲霄
落宸遊礪壑光相思今一寫倚檻對漁洋謂王阮亭侍郎

未嚼銅坑蕊還看隧道花董得陽墓山瓢挹冰雪風袂冑槎枒危石
閒堪凭遊人靜不譁誰將補之筆貌取此幽葩

最是吾家山千林一望閒淺深花遠近上下鳥絲蠻勝友此為
別時志上還錢唐心壁還廬山官衙仍獨還呼兒編蒲草將句寫孱顏

題尹迂夫小照
澄江與秋月淥淨空煙水幽人耽清景翫舟芙蓉泚倚舷吸觥船

青天墮盃底一鶴橫江來磔磔楚雲裏

題吳孟舉黃葉邨莊圖五首

華子岡頭秋色浣花溪上柴門掃葉僧來廬嶽開窗鳥下湖邨

紅龍靡靡一灣翠竹娟娟千箇客來溪女畱魚客去先生高臥

煙波南垞北垞鄰舍田家釣家略約人歸村逕鷓鴣暝立枯植

語兒溪柳繫舫女陽亭花覆龕淺瀨鷗來兩兩小園徑關三三

童鳥已傳玄草樵青解收釣筒我欲放舟畫裏清秋鴈白鷗紅

前題二首

黃葉邨莊結夢思披圖略約帶疏籬礪壑幽幽鎮相對合教唱

出菜花詩孟舉有菜花詩

溪堂高話者誰子風味裴王差不殊我亦西陂有別業幾時放

鵬入菰蘆
奉和漫堂先生使院後園絕句八首

軍吏散牙參老兵戟門臥先生鎮清吟簾閣焚香坐

嘯鶯嬌可憐雜花敲滿樹新題述鹿軒偶會蘇州句韋蘇州有述

積雨苔上階閑園絕行迹新霽還獨來落花深一尺

行藥後園去雨餘水木香石角蔓藤刺疏花明夕陽

遊絲罥檐牙輕風開萍沼寂寂綠陰中一聲秦吉了籠中畜此鳥

偶聞鳥語佳虛亭延步屣晏坐忘日斜綠草飛蝴蝶

疏竹颺茶煙清泉洗鵲鵲把卷就前檐春衫染新綠

齋間清如許晝寂疑空山時有燕來去應無人往還

原倡六首

官事自勞如我懷何容與斜日後園中閒關聽鳥語

牡丹故園種髮鬢香鬟開花名雖輕碎傳呼吏人至隨我看花來

阿段荷鋪來開畦花臺右老翁一飽餘小試種菜手

幾日春欲老空林新綠加乍驚殘雪在零落繡毬花

種藕向清池來看日幾雨新葉小如錢呼童打花鴨

西軒几席幽砌上苔痕畱焚香此獨坐偶似韋蘇州

豫民謠有引

歌謠多出民間故語質而俚二謠偶聞于一時衍其辭備采風

者覽焉

大車何碌碌小車何逐逐牛蹶剝剝石礪礪運米連連入函谷只

言秦民饑不顧豫民哭百金僦夫致一車富家賣田貧賣犢米入

函谷關倉困高如山不救秦民饑只飽秦倉鼠秦倉肥鼠大于狸

秦民羸作溝中土

吳民謠

水車翻翻催日出水車鷓鷃送日沒日出日沒海亦枯農夫淚流

心骨骨帝憂海枯魚鼈空遺六丁下鞭騎龍騎龍蠕蠕起江中叱

咤城隍笞社公人言雲中見爪尾擺掉定決天河水男祈女祝徒

呀哮涓滴不救枯苗死九鳥翅蕤毳殺稼焦原紅堯令羿射豸其

弓苦哉蟣蝨民欲訴不得通痛哭獨有中丞公

池上雜興八首 并引

子所居寓齋前有池規可廿弓碧藻淪漣芙蓉莠子徂夏涉
秋坐臥南榮得古體詩八章觸境率爾都無詮次老人懷抱不
自覺哀樂之無端也癸酉七月廿日

高館映華池澄漪漾虛牖我來剪几榻清風披左右日長懶不襪
午倦眠枕肘脩然便野性未覺嫌老醜鶴髮浣花翁幕下有此不

清秋鶴髮翁又胡為來幕下皆杜句

豔豔荷華紅田田荷葉綠時有蜻蜓飛偶然鷓鴣浴疏雨池上過
跳珠碎寒玉卷書坐南楹清香媚幽獨

蚤起沿清池纖月猶樹杪風涼墜粉香露寫擎荷小宛疑溪莊幽
煙中散唳鳥日出紛囂生牙門角聲曉

我偶攜釣竿孤篷泊湖汜半夜湖雨來點滴愁入耳風聲戰菱蒲
窅窅響不止今夜獨眠客聽雨高齋似起坐攬鄉心愁思去聲紛難

理

初霽清景佳漲添一尺許朝日半池塘樹頭滴殘雨荷偃夜來風

紛披互仰俯嬌花自亭亭新粧明洛浦

蒲葵白練裙短髮喜新沐去聲月陪庾公褰開滅官燭露氣清潭

香流輝激古木池南石假山幽幽類巖麓公來聽秋聲須添百竿

竹是夕陪中丞公坐月池上

孤生池邊柳垂垂復裊裊日夕聞鳴蜩有時坐黃鳥秋氣一夕生

槁葉紛可掃觀此含酸悲灑淚向秋草老大會傷離骨肉焉長保

是歲子有安仁之悼故云

三更起披衣獨繞池上月露荷頹微風清響疏還歇草根流螢閃

陰砌吟蜚咽昨夜月團團今夕俄已缺脈脈增繁憂徒倚至明發

秋日池上遣興六絕句 律

天矯驚看龍挂湖漫天雨氣白模糊龍挂湖白模糊吳中農諺桔槔費盡千

村力龜坼山田始一蘇此日監門已繪圖忍教一雨便追呼比來柄鑿不稱意獨遶清

此日監門已繪圖忍教一雨便追呼比來柄鑿不稱意獨遶清

池數鴨雛

日過西軒始放衙厭聞鼉鼓戟門揭恤人悶悶渾無計號作韋

菴也不差韋蘇州傳有

荷花娟淨水平池疏柳空亭韻細颺坐久忽疑乘小艇清香無

際入西陂

每逢衲子喜追攀瓢笠何當遂我閒世外因緣知有在北蘭書

到又盤山近得澹雪書

肺病秋來劇可憐詩腸枯比旱時泉偶和故人池上句坐殘清

漏廢高眠子湘亦有

奉和漫堂先生慧山紀遊見寄長句

九龍天上耕芝田月明下飲梁溪渚繞溪幻出九芙蓉攫霧擎煙

秀如許一龍弄珠吐清冷滑如雲母甘勝乳山空有時響琴筑水

遞處處走鬢飄谷簾中冷無定評第二之名獨千古子瞻一去六

百年空山那得驚人語蘇津先生宋夫子輟棹幽探勇能賈籃輿

仄逕緣青蒼小隊朱旗隔山塢僧徒松下著袈裟蒼葛林閒叫鸚

鵝鄒園秦園試遊屐山鳥山花共爾汝還登絕頂望太湖天半一

鈴鳴宰堵三萬六千頃銀濤捲向硯凹灑秋雨新詩句句神骨清

似與九峰鬪眉嫵我家遠山不百里竹榭芒屨昔遊數五年不踟

漪瀾堂雙腳自嫌沉塵土蘇詩還將塵土公詩玉局行驂驛我媿

黃秦失趾武龍頭菌蠢驚軒轅吟吻聲悲空自苦老病況欲師維

摩漸懺綺語剽應補山靈丐我十笏閑擬向松菴聽粥鼓

慧山紀遊寄子湘萃

毗陵挂帆得快風惠山迎人嬉如許老夫遊興忽勃發藤杖芒

屨勇可賈初從曲港破澄碧俄近招提聞粥鼓入門鳴腳葉亂

飛颯颯晴空來急雨蕭閒法界帶巖壑抖擻冲襟絕塵土肅瞻

祠宇憩杉徑華孝爰探泉源歷礪戶一泓古甃酌清冷香美應

知勝牛乳竹爐遺製爭摩挲爐為明初僧性海製鹿柴鄰園任

容與鄒荒寒僻境難久畱展眺東山趁亭午丹房禪室半荆榛

獨有浮圖峙今古九龍峰迴阻霄漢五里湖明辨洲渚微茫雲
外是具區聖姑毛公堪爾汝下山餘興不可遏別苑重過瘦筇
拄膝良譙屢到嘉樹堂新構偏愛梅花塢卽次思欲委符節局
促人閒亦何苦還舟命酒寫所見回首林巒幾延伫屬和好待
青門翁定笑頹唐劔南語

題朱竹垞檢討小長蘆圖五六七言斷句各一遙和阮亭先生
我家旁湖却披圖偶相似煙水秋淼茫白鷺忽飛起

六言

老子閒來踞石添丁釣罷攜竿十里蘆聲雜雨一灘暝色荒寒

七言

范蠡湖邊鰕菜好宣公橋下鴨頭清竹竿娟娟三十尺不向嚴灘
更釣名

前題同賦三首

聲

誰寫水村圖蘆汀秋色冷詩翁脫帽來懷抱江湖永

愛此雨簑煙笠相將更有佳兒我亦何時攜幼孥船直入西陂
斜陽裊裊釣絲風蟹舍魚莊野岸通此際披圖心一洗解人卻

憶米南宮

米有實軸時
開心一洗句

題漫堂先生小照

古藤纏長松空際落幽翠石罅鳴清泉苔紋斑滿地先生坐忘機
松子鏗然墜

秦吉了聯句同漫堂竹垞兩先生

珍禽產邕管自呼秦吉了湘子脩脩羽儀澤炯炯眸子瞭竹垞紺衿映

日明花翅點雪湘子尾輸山鷓長形陋竹垞鳳小丹珠漫多知黃距

亦何躑漫堂批肉冠樣奇垂耳蠟光皎竹垞踈踈儼鴿鴝嗅鄙伯趙

好語鎮閒關餘音或繚繞漫堂雖殊鳩舌蠻偶類雉鳴鶯竹垞宣和諧

迺遺爾雅釋未表屢奮躍不停獨立聲忽悄唳受野鶴欺飼慮狡

童漫堂艣甘與炎陬辭怕趁海舶杳羈棲恣飲啄簾幙信昏曉寄身

在籠中結思仍木杪湘子稟質洵云微卽物慨詎少所以韓退之作

賦感二鳥

竹垞

奉和漫堂先生歲暮高江邨詹事以乍浦秋鳥見貽并索題句引有
海外有鳥秋冬閒風吹渡海羣集乍浦屠康僖公墓木似黃雀
而大啄食茴香胡椒掩捕之剖腹往往得椒粒云味極佳土人

呼為秋鳥也

十洲兩兩羽衣客帔裁黃雲稱身著誤隨罡風渡海來化為小鳥
翳林薄瑤璫毛羽體披絳鸚鵡汝兄弟黃雀茴香胡椒腹猶果艾
而張羅遭急縛解衣遊戲請入甕為築糟邱此閒樂骨醉十日不
願醒薦以雕俎閒羹膾白泥紅印充餽遺不論江珍與海錯先生
鎖印官事閑掃地焚香坐簾閣詹事尺書扣戟門遣百輩來佐匕
酌開封十步鼻觀殊亟呼歡伯傾鑿落鱻醬鯪鮓真婢才柿狸竹
颺祇懷怍腐儒畜眼見未曾官廚也似屠門嚼銀盤只愁放箸空
詩債未怕隔歲索三更吟作蒼蠅聲滑稽聊爾資嗚噓

原倡

肇

吳越食品風味饒當筵往往羅珍錯歲宴齋廚有餽遺園官菜
把嫌澹泊江村先生真好事方物遠貽資大嚼乍浦秋鳥信一
奇糞甌泥封驚創獲叶書言此鳥產海外朔風吹向屠墳落黏
竿巧取送飲流腹腴項鬢皆可卻薦而後嘗美無度鬪箸小兒
來霍霍欲證注疏失羽毛但憐菡爪同鋒鏑輪困不數刺毛鷹
亦吳中名產肥澤殊勝披絳雀深盃屢倒慰老饕燈下盤空剩糟粕
新詩昨始賦了哥近同竹垞子險句今還續鐵腳向于京邸有鐵腳聯句
毋煩使者火急催此際枯腸幾迴索叶

前題和韻

高士奇

海孺屏迹無束絡土俗鄉風閒領略馬皋入夏壓而多

當湖海捕有馬

舉魚最

美出重午前後不過半月秋鳥交冬因風落溫經近每

絕羔烹

近年書經常累盤饌惟茲稱大嚼歲寒懷友思餽將妄

謂小物味珍錯鹽炙醬鷄置雙瓶不學邯鄲五彩縛

孔叢子邯鄲民以正

月日獻雀于趙

尺素還述土人云此鳥產處隔蓬弱平時飛息

在三山飽食椒茵與芷若泠泠戲作御風行翮倦爭栖望林壑
乍浦東南灌木深翳翼羣投欣有託幸不化蛤入大海何辭登
俎供杯杓肌豐骨嫩饒腴滋色非丹翠羽成削中曰花雞小鑽
籬土人云中者名花雞籬小曰鑽籬有三種山經埤雅堪恢廓廣平肝腸雖鐵石亦
賦梅花粲齒齟逼除卻值公務閒官齋脩潔止琴鶴不緣麤野
鄙牛脣翻許吟詩美鹿藿長篇偉句氣莽兀遠走鮮卑慰寥寞
湖千年新人事斷書來展讀快以樂枉比山平玉糝羹頓指筵
前黃頷臞病鴟雙鳥本尋常昌黎有詩高品格老髯妙詠我更
妒好主嘉賓鬪奇作兼示子湘和詩想見張燈甲煎時來詩成于除夕席上揮
毫精且博草堂歸後五逢春自守柴桑同尺蠖故人相信絕干
請往往郵詩叩鈴閣才盡江淹布絮無勉強詞究貧薄樂府

貧薄無所報詞

癸酉除夕悼亡詩十首

有引

荆室奄逝忽忽半載欲作悼亡詩嗚咽不勝拈筆復放者屢矣

客中除夜百端交集率成斷句十首聊以當哭哀絃促柱亡怪
不能成聲也

滿城炬火亂栖禽有客孤吟淚溼襟身前身後何窮事併入今宵
一寸心

清泪無端溼白鬢卅年蹤迹半饑驅感君辛苦炊屨日媿我膏騰
老腐儒

星白煙青午夜天鰈魚惻惻那成眠苦吟常侍傷心句霜鬢明朝
又一年

空房舊榻網蛛煤想見燈殘饑風來細雨黃昏家祭了梅風吹動
紙錢灰

牛衣苦語記酸辛井臼壘鹽并一恰是得閑君又死籠香妝閣
定何人

去年端的負歸期今歲思歸又怕歸腸斷屠蘇人欠一忍看兒女
涕頻揮

艾繭蒲盃笑語殷半旬那便死生分哭君才過榴花節歲歲榴花
解憶君以十一月二日抵家孺人無疾忽逝

草堂夢到是邪非匱側悲風動故衣兒女夜深渾睡去蕭蕭總帳
一燈微

三條蠟燭淚頻流坐撥寒灰擁布裘惆悵一年今夜去平添白髮
五更頭

苦于茹檠密于蠶往事尋思總不堪多謝細君珍重意楊枝桃葉
各宜男駭兒以庚戌正月殤孺人出也是歲子買二妾孺人脫簪珥助之

絡秀生兒君顧復可憐寸草未酬恩一語寄君開笑口明年兒子
會生孫

劫壤訛傳蛻幻身瓦占鏡聽總難真最憐閨裏刀頭夢幾夜秋風
淚滿巾己未子客都門會地震有傳子遭壓者

小堂歲歲燕飛迴藻井營巢去卻回識主也應傷寂寞明年社日
不須來

著蓼帚布嫁時仍閨範吾宗似爾能鍼線殘匳開不忍中元時節
判施僧

蚤埋玉樹惜童烏廿四年來淚眼枯屈指駭兒之而今母子應相

見也有雲藍小衷無庚午五月中先喪一妾我正悲君忽自悲吳霜一夜上于思草草百年同是客夜臺摻手
得多時

愁伴霜髭日夜生不須棖觸又憑陵心情食蓼蟲相似一穗寒花
暗曉鐙

也知去景似奔輪歛爾驚君倍愴神掉頭我欲叅三觀白氎樺皮
送老身

立亡坐脫大脩然五十六年彈指緣法喜前身君定是何須梵呪
始生天

無端噉噉重吁呀疣贅吾生也有涯至竟蒙莊能作達曉窗炷篆
讀南華

澹雪上人小照作澂江古木獨坐孤篷
道人澹塵襟偶然孤舟宿湛水搖青天秋雲疏古木世界足風波
此間淨寒淥自渡渡人不平江空僧亦獨

前題次韻萃

扁舟一道人超然古尊宿斜陽泊斷岸靈籟響喬木何人貌得
之胸映澄江淥白鶴招不來閒雲伴幽獨

白門柳枝詞

秦淮柳罨水按藍倡條冶葉爭毵毵怪底風流渾別樣六朝煙雨
在江南

石城西畔莫愁家長條宛地葉藏鷓鴣郎乘斑駁春去青溪小姑
顏如花

奉和漫堂先生深淨軒落成用深淨為韻二首

韋公擅此州簾閣事清吟畫戟凝香句傳誦遂至今公來繼高躅
即事愜幽尋有池聒鼉濁泔潏潏淫有石臥牛羊斑駁蒼蘚侵

曰此中大佳搜剔力所任汨泥涌神漢種竹招清陰圓荷漾田田
高柳垂毵毵穉松纔三尺松毛翠如藍欄牙波光動雨餘眾綠深
沈思忽然往恍疑在山林

邱壑胸次有新獲快奇勝昔晦始顯今物理固前定公豈學黃老
治乃尚清淨節旄亦麤官圖書自閑靜句寫烏絲箋談捉青松柄
挂壁絃琴清臨池搨黃硬列侍百紅莊隔簾豔闕映既欣泉石懷
亦樂魚鳥性凍雨忽而至淅淅亂清聽雨過得好月青天懸孤鏡
諸君且小住庾公有佳興

原倡二首萃

有池鄰庖漏委棄歲月深屏除小結構開軒臨碧潄古柳忽生
色怪石增嶮嶽種荷荷有花種竹竹成陰何意咫尺閒渺然江

湖心幸非池館華聊繼韋公吟

述鹿軒稍荒僻來鶴樓覽易竟惟有此軒中水石兩幽映穿藻
素鱗跳衰露紅妝靚勝友肯過從逍遙共觴詠恍疑淥波村高

青門履彙卷一
十一
臥謝朝請三復蓋公言庶幾得清淨

秋夜

露冷殘荷葉剩香不眠獨自遠池塘一聲鶴唳秋河澹月照高梧
影過牆

奉和漫堂先生九日池上見示之作次荷字

芙蓉颭雨風折荷池上淅瀝秋聲多鬢鬢霜髭從作客寂寂寒花
聊放歌青山城外晚逾翠白鴈鏡前影乍過賴是謝公吟興好詩
成屬和許羊何

九日池上示子湘

翠

秋色連朝攬獨多霜威欲倒半池荷乍憐黃菊窺人在未返青

山奈老何舊雨每來方外札新詩偶立水邊哦相看一笑清如

鵲惟有韋菴與亦窩

子湘別號

送宋山言入都二首

短簿祠邊落木聲金昌亭畔送君行掉頭已作隔年別握手重含

千里情凍埃隻雙騎馬滑霜邨膈膊聽雞鳴若到保州應小住對

牀風雪話三更

令兄似齋時佐郡保定

昔遊曾作燕山客破帽疲驢六七年趙壹柴車聊復爾禰衡漫刺
只徒然卽今文筆小坡健到日鶯花上苑妍子貴我衰相憶不五
湖獨上上聲釣魚船

青門贖橐卷一

青門贖橐卷二

武進邵長蘅子湘

井梧集中 古近體詩五十二首

追賦元墓探梅紀遊五十韻呈漫堂先生

青山如故人別去思會面矧乃成久別邂逅劇欣忭茲山別十年
幽懷鬱寔寔喜陪元公遊偶獲諧所願囊衣挾書笈俶裝不待旦
出郭意已佳青山眼中見惟時春始交孟陬月將半浮陽靄暉暉
晴波淥渙渙木瀆風逗帆虎山日未旰捨舟呼籃輿歷覽從所翫
朱旂樹杪翻從騎花閒按牆頭闖婦女籬落走童卯嵐翠四面合
湖光遞隱見近寺泉淙琤到門竹峭蒨僧梵聞迦陵檜柏森古殿
夜寂叩老禪跣趺談止觀旁亦及南華莊釋理一串獨投高閣眠
缺月隱西巘夢驚風雨聲松濤入清澗初日照高檐起覘天宇煥
首途指彈山仄徑緣溪轉邨僻花益繁谷深鳥聲變脰側枝挂衣
風吹雪沾鬢潭東地漸高陟巔土微衍七十二峰閣嶒嶸太湖畔
湖中兩洞庭東西張翠幔其餘七十峰各各呈詭幻或剡剡如筍

或峩峩如弁或如鳳皇翥或如鳧鴨散或如蛇蜿蜒逐鼠忽驚竄
或如龜出曝坼裂殼受鑽或立若老翁或平若食案或如箬帽浮
出山日亭午下憩田家飯遂登吾家山斗起勢頗峻怪石被蒼蘚
猙獰類彪虺山脚壤就平梅不計晦晚俯視晶茫茫華光凝一片
恍疑覲瑤圃千頃鋪縞練微風薰百和艾蒻旃檀亂佳境難久畱
回顧仍繾綣惟公廊廟資而耽山林玩寶從羅勝流琢鏤富篇翰
茲遊果奇絕搜句困鋤鏟公勅軍始張子愜甲未擐辟舍遂至今
闕事覺餘憾今辰風日佳秋窗洗破研補綴成詩篇資公一笑粲
題董文敏江山秋霽圖奉和漫堂先生

元明兩代兩文敏後有宗伯前王孫王孫獨攬茗雪秀書精畫妙
驚軼塵宗伯去之三百載風流文采豈後身波折已歷文祝倒皴
染況揖倪黃親此卷自題倣子久江山霽景澄鮮新高麗鏡面只
三尺漠漠平遠開無垠沙草微茫認細逕清沱淺渚荒江濱斷岸

無人帶略徇隔崦仿佛藏煙邨雲嵐秀潤巖樹活筆墨掃盡無纖
痕我不能畫識畫理明窗磴礪融心神誰歟愛者高詹事江大內
鑒賞精絕倫漫堂先生乍得之珍比珣玕琪瑤琨示客怕污寒具
油裹將那惜白氈巾邇來吟筆健扛鼎便欲與畫爭于春斯語非
謾吾最許果然此詩此畫爭于春結用先

原倡

昭代鑒賞誰第一棠村已歿推江村五年當湖暫休沐摩抄卷
軸窮朝昏昨歲寄我銷夏錄雲煙過眼實第最今年奉 召北
赴 闕書畫船泊胥江濱相見不暇作絮語珊瑚之網出異珍
金題玉躐得未有傾囊倒篋縱橫陳卷舒寧辭胝我手聳肩靜
對不欠伸三日眠食爲之廢有時大叫忘主賓富春山圖袁生
帖無上妙迹欣相親楓橋祖席興不極華亭畫卷許更捫煙江
煙江疊嶂圖秋霽兩奇絕氣韻生動真天人秋霽長不滿三尺高麗
表紙光如銀一重一掩師造化一樹一石絕點塵從來詩理卽

畫理芙蓉朝日相鮮新跋云古人不我見大癡心折定九原朱
印粲粲色奪目朝鮮國王印點綴更足重璵璠先生好我舉相贈題
識數語情彌敦欲辭不得拜命辱包裹脫我衣與巾要我長歌
記勝事報辭良愧薄且貧歸來重展燭屢跋缺月光射莓牆根
苦吟攢眉作山字句雖不警事則真錄入卷尾更寄似此詩此
畫爭千春

冬日寓齋雜興戲學放翁體十首末章專呈漫堂先生

小齋蕭寂旁清池布幙油窗冬亦宜風字研涵鵠眼活哥窑爐爇

鷓斑遲鷓斑名結香名枯荷爛盡仍畱藕衰柳髡餘臙有絲恰似今年春

較蚤臘前梅蕾已垂垂

短檠寒漏不成眠宵次檣柯也可憐射虎聞雞豪氣盡藥罍經卷

老懷便噉人獐狝朽餘骨黏壁蝸牛枯有涎莫笑腐儒生計拙玄

經身後有人傳

壯歲初心與古期摧頽老態忽如斯讀騷痛飲豈名士送鬼燒車

亦大癡未必文章肩子厚且謀杞菊擬天隨卻慙幕府栖遲在輸

與松江理釣絲汪鈍翁手札謬稱子文章似柳子厚人似陸魯望近陳椒峰為子作傳亦用其語故聊及之

擁堦敗葉時疑雨烘日疏窗暫似春漫爾文書供引睡偶然流坎

不關身飽諳橘柚植梨味已倦東西南北人三徑菊松元好在柴

門柳下接羅巾

霜落吳田喜歲穰書來更是語吾鄉團臍上檄螯如戟秔稻登場

顛帶芒酒擔纏紅驪嫁娶人情餽歲有餽餽邨莊樂事君知不掠

社驅儂處處忙

草堂地僻近湖干南北坨連夕照寒落木青開峰面出樵蘆白放

水痕寬賣書船到添新帙問字人來整舊冠如此敞廬歸亦得殘

年真合伴漁竿

丹荔紅蕉處處稠嶺南風物憶炎州桄榔樹暗蠻邨雨章舉魚腥

蟹戶舟扶胥口駕汐潮上浴日亭看蛟蜃游三十二峰吾未到祇

今清夢遶羅浮

濟南好景灤源殊七十二泉爭跳珠銀箭雪毬驚鈞突藕花菱蔓
滿明湖古亭歷下楸桐晚水經註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翠色城頭華嵒孤十餘
年後堪追憶翻笑當時一句無予客濟南半年不成一詩

楚粵燕齊行萬里西湖每到眼偏明層層翠黛窺青鏡舫舫紅簾
鬧紫笙林逋墳邊梅盡放岳王廟下雨初晴句畱曾作三年住小
別于今尚有情

先生大似開堂老我學遊僧偶寄包矮屋暝糊新繭紙古牆凍坼
舊梅梢閑臨董卷誇爭坐董文敏臨爭坐位卷最佳老愛蘇詩懶自鈔公待歸
朝吾買犢浣花溪有數閒茅

戲題示友
詩成不得解人讀卻似背癢禁搔爬此苦語君君不會沿池獨立
數疏花

乙亥元日雪奉同漫堂先生試手賦長句
王正元日斗插寅夜半跌蕩開天門眞官羣帝朝正散驂龍焮歘

周八垠太皞執規挾玄冥呵噓滕六供駿奔下視塵世桑田萬萬
頃要栽玉禾成瓊田天明啟扉日花眩園林琪樹紛便娟池塘冰
開已綠淨鷺毛片片銷無痕沿池拳足立雙鶴綺翅映色增鮮妍
田夫三白笑嚇嚇傳聞吉語占豐年元公祝釐歸未盱牙門局鑰
無囂喧歐蘇白戰卻寸鐵聚星堂客繼者難公詩先成得好句小
梅溼重香微傳生即先句从以鮫珠一百五迸圓顆顆光照盤亟傾鑿
落澆凍筆羊角燈射晶光寒印甌赤泥壓重碧釘餽海物兼鹹酸
我老倔強怯大敵降旛欲豎仍逡巡開春風日晴即好梅花爛熳
不隔旬茶山吾山千萬樹待公褰帷來行春此時從公勇當賈鋼
鏤玉雪酬冰魂子瞻詩玉雪爲骨冰爲魂

前題

去歲春雨兆有年長句曾寫述鹿軒今年元日更快意開門大
雪來漫天五更的皜晃冠佩向曉飄瞥迷市廛朝正已罷掩戟
戶平鋪曲逕添靜便登樓一望飛鳥絕穹窿峯峒何處邊方塘

波溢石欲沒小梅溼重香微傳打麥穫稻事可必田租之半况
已蠲青門客山尹廷兩詩老競呵凍筆吟聳肩吾山香海待臨
眺歐公白戰聊周旋詩成呼酒燒利市我醉欲枕印籠眠黃昏
簷溜滴不止風吹街鼓聲闐闐

春雪後夜坐劾韋左司

池上明殘雪檐端得新月寒釭閃疏櫺街鼓坐來歇凍竹響梢梢
饑鶴唳歇歇鳥沒新節攪鄉思山窗蚤梅發

和子湘前題

梅花半將開媚此雪後月空亭耐春寒坐到昏鐘歇池光明簷
楹鶴唳激林樾幽人默相對詩思清到骨

黃山松石歌奉和漫堂先生松爲金將軍贈

我吟李白黃山詩四千仞削金芙蓉傳聞軒轅煉丹處青鸞朱砂
拱天都山中靈異孰究悉松奇石怪可駭呼擾龍松撐峰頂裂作
其鱗而旁攫擎蒲團倒挂皆松幻奇古高二尺幹千歲餘滿山龍

子以萬數盡吸石髓蟠根株石骨磊砢作松幹松毛鬚髯作石鬚
輪困磈礧鬪詭狀爪鬣定與凡松殊茸城將軍好事者鑄鑿山骨
雙松俱夸娥夜半負而走洗剔貯之玉甃盃獮吟狄嘯闕不得短
後健兒尺一書餉商邱公激珍賞選寘吟窩東南隅一拳石松一
尺耳三十六峰蒼翠移于斯叶公來巡檐日百市寵以篇什鏘珩
琚少見多怪得未有賓從獻疑紛詫吁或云軒轅當年鑄丹鼎丹
成遺此一片雲碧腴或云猿公擲劍刺石鱗化作青蛇抉尾銜蠕
須商邱公自笑哈爾拍容成肩呼浮邱叶兩老禿翁汝知不松卽
擾龍峰天都漆園小生齊物何足道獨不見芥孔納得須彌無

黃山松石歌寄金仁叔將軍兼索子湘和

黃山松石天下無好事往往繪爲圖千巖萬樹不到眼刻意摹
寫徒區區茸城將軍胸次別遠道移取來崎嶇石一拳耳儼干
仞松不滿尺盤兩株盛以巨盞置鈴閣珍比七尺紅珊瑚今年
移鎮向閩海臨行輟贈及老夫鴨觜船載入廨舍賓客咋舌兒

童呼吟窩得此良不俗大笑今我官豈羸南榮相對坐竟日看
山讀書同歡娛石也以松爲毛髮松亦以石爲肌膚芙蓉一片
忽墮地陵巒宛轉秀色殊擾龍雙幹雙塵尾干霄之勢當前俱
晉卿儻見定豪奪柴桑或撫還驚吁叢桂疏梅助清致何煩命
駕窮天都將軍雅意應有報幾迴欲賦還踟躕今晨鼓興了此
債屬和火急催髯蘇

湖上宿小剡川館二首

新綠漲湖岸宿雲擁南屏孤山如舊識相送一樓青

侵曉上聳山脚寂不聞鳥語石上滑青苔竹間滴殘雨

西湖雜興二十首

不到西湖三四年青山紅寺只依然灘頭鷗鷺渾生眼飛起湖心

掠釣船

銀龍卷地赭門來羅刹江頭雪作堆贏得婆留好身手三千鐵弩
射潮迴

釣石鹽擔盡錦衣還鄉三節有光輝錢王舊事今人說解唱花開
緩緩歸

清波門外錦成沙仙姥墩傳舊酒家貰酒方平今不見春風開落
野棠花

望湖樓下螭頭舫有美堂中鵲尾鱸幽尋三百六十寺畢竟風流
讓大蘇

南渡江山似畫圖宮中別築小西湖慙慙一片臨安月也照青城
毳帳無

龍舸三宮次第行御前宣喚進魚羹白髮青鬚宋五嫂光堯閒與
話東京

仙韶宮女夜薰香翠鬢珠腰一色妝菊部梁州新按就官家明日
卻排當

西湖遊炬夜薰天葛塢嬌娃沸管絃蟋蟀鬪酣師相醉襄樊援絕
已三年

楊髡白塔寺門斜廢殿淒涼記宋家試向鳳山高處望更無宮樹

挂袈裟謝皋羽詩萬年枝上挂袈裟

玉匣珠襦散不收寒瓊幽草亂山秋杜鵑血盡冬青死處士依然

土一抔唐珣夢中詩親拾寒瓊出幽草

青驄油壁曉紛紛金縷歌殘日又曛于墳湖南岳墳北遊客偏澆

蘇小墳

段家橋西葛嶺下大癡山樵兩畫樓今日對君真粉本一堤煙樹

數峰秋黃子久畫樓在寶石山王叔明畫樓今為小朝川館見西湖志

杭州食單大蘭奢西魚東菜總堪誇楊梅夏孰皋亭好石首鮮來

頭水嘉東菜西魚杭人諺語也

蓴絲滑膩鯽魚肥白芡紅菱也不稀日暮西冷橋上望更無船唱

采蓮歸湖上近絕無荷花

記得中元上野航荷燈千點亂星光回船遮莫三更晚權入蘋花

風露香

儂撚銀箏湖上樓郎騎白馬湖東頭南高雲過北高宿裏湖水出

外湖流

桃花梨花躡春初三三五五花不如天竺遊來還蚤在去看玉泉

金鯽魚

偶憶高人趙子固扣舷晞髮歌離騷雲巒佳處忽狂叫煙雨滿湖

風蕭颺

湖水入籬山遶舍和靖句幽居勝絕是孤山逋翁遺宅若還在逕合

移家老此間

奉酬漫堂先生久雨忽晴喜子湘心壁道人同日至垂示之作

二三月花開落過一百五日春陰驕江路纔晴逢穀雨客帆沿岸

落楓橋清新開府得好句解后詩僧肩破瓢花底銜盃吾能酌不

病身白鬢風飄飄

原唱舉一春積雨徑生苔池館今晨霽色開高士青門行藥至道人廬

阜打包來禪牀吟筆須料平聲理蠓舍漁莊好溯洄莫問政成鐺
腳否唐河北三郡相鄰皆山桃花下且銜杯

尚友五君詠并引

予自壯歲抗懷高躅忽忽三十年心迹乖迕良用慨然乃思古
人有先獲我心者自唐歷宋元凡得五人要是鄙意偶會耳太
史公曰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作尚友五君詠

王無功績

無功隱河渚有田十六頃婢爨奴解耕種黍足稷秉規池養鳧鴈
蒔藥疏畦町牀頭置老莊壁閒挂笊簪仲長時相過對酌遂沈冥
一笑忘言說寂默趣已領醉鄉亦寄耳微官况疣瘕糟粕吾不談
揖讓吾不能奴等切應笑河汾人辛苦事讎訂禮樂易書詩箋績焚
麻糝何如緼我真脩然逃茗芋

陸魯望龜蒙

天隨高曠士漁具併一船船尾寘罾罟女減切船頭漾綸竿筍笠溪

雨響背篷江煙寒性亦愛茗飲買園顧渚山槍旗摘巖露烘焙穀
雨前緘題品甲乙貧養貯清泉稗說閒倚撫魯望著有松陵富吟
編松陵集刻襲美豈其倫判若薰蕕然嗜茗兼嗜鱸曰子性所便
會思買舴艋浮家恣沿緣赤腳汲江月漁童收釣筌具區接洮漏
吾將老是焉

林君復逋

吾愛林處士結廬旁湖汜綠漲浸籬根嵐雲溼軒几高僧時往還
釣具閑料平聲理有時扁舟出扣舷夕陽紫岑翠落湖心草樹香隄
水一室尠長物梅妻鶴為子曾無封禪書冑跋侯門履千秋配水
僊高潔乃在此東坡詩只應

蘇翁雲卿

蘇翁非石隱用則管樂輩東湖葺敝廬把鉏自種菜畚礮刪菅榛
分畦藝菘芥寒綠紛可蔬織屨堅可賣案頭西漢書時復策成敗
二客何從來帥漕亦狡獪函幣致尺書故人邀共載德遠固賢者

青門臘彙卷二
此事未了在徒卓曲端旗莫救符離潰所以灌園叟斂手殘局外
天際望冥鴻高蹤邈難逮

倪元鎮瓚

晴嵐拂書幌飛花浮茗盃雲林高士此幽栖自然與世遠清閤

環竹梧蕭閒名淨苔薛品逸歷黃王鑒精辨識款豈惟風雅宗達

識諒亦罕脫麕猗卓貴泊如雲煙散頗遭流俗笑不受多藏捷朗

詠素衣詩斂裳嗟晚晚放浪湖溇閒扁舟老忘返二泉流琤潺九

龍青巉嵯我來訪遺蹤懷古心纂纂素衣詩序云督輪官租羈繫幽憤思棄田廬斂裳宵遁焉

吳趨吟并引

予久客吳間見風俗有可慨者輒記以詩學白香山秦中吟作

八首似亦足備采風詩體則不盡倣白也

粥女

吳人重生女不望爲門楣桃花饋女面祝女豔容儀十二弄脂粉
十三調箏絲十五髮被肩姚冶好蛾眉阿母大懽笑價直千金爲

上客來何方揮金買吳娃聞有此好女登門前致辭女出跪拜客
媒姬相扶持拂帚露纖趾約腕呈冰肌問女好弦索正柱彈烏栖
問女好臨池衍波寫新詞問女好手談對面試圍棋客喜語阿母
千金詎爲多川今夕定情夕跳脫壓金釵合歡紅羅帳四角流蘇
垂都梁自有香兔絲自有枝今夕就郎宿明日與母辭女兒不戀
母阿母亦不嗔蓬去迷故科雛成各東西重利輕骨月念之令人
悲

種花

山塘映清溪人家種花樹清溪鴨頭青門前虎邱路春陽二月中
雜花千萬叢朝賣一叢紫夕賣一叢紅百花百種態牡丹大嬌貴
一株百朵花十千甫能賣朱門買花還四面護紅闌繡幕遮風日
嬌歌閒清彈復有些子景元人呼盆景點綴白石盆咫尺邱壑趣
屈蟠松檜根買寘几案閒一盆直十鑲老圃解種花老農解種穀
種穀輸官租種花豔儂目種花食肉糜種穀食糠粳還復受敲朴

肉剗難為醫嗟呀重嗟呀老農苦奈何呼兒賣黃犢明年學種花
酒船

我我白鵠舫漾漾十丈餘綠絲持作竿木蘭持作艫周遭紅闌干
碧紗交綺疏吳儂大好事用以供遨嬉叶船船競裝束日日追懼
娛舟人飾共張舟婦理中廚飲客惠山白清醪冰玉壺薦客吳羹
味江瑤壓松鱸纖指弄嬌絃朱脣發清謳叶戲具拉雜陳投瓊列
擣菹小娃年十五韶慧無匹儔叶行酒工調笑樂方良獨殊人言
吳儂樂我笑吳儂愚中人一家產酒船一日需十船十中家漏卮
焉不枯巷有饑餓人晨突炊無煙奢靡何以救會須燔其船念此
坐太息惜哉我無權

贗骨董

閩門古吳趨陳椽如鱗比骨董大紛云請從書畫起鐵石充逸少
朱繇作道子瞻子當時已雜糅近來益幻詭好手不自運臨筆取
形似牛馬署戴韓山水大小李董巨至唐仇一一供撫擬蘇黃字

郭填唐宋碣磨洗藏經熏煙煤宣和指印璽名重賈易售千金尋
常耳近派重華亭董文敏插標徧井里不意翰墨場駟會乃爾爾次
復辨鼎彝髣髴秦漢字藥鑄出斑駁紅綠紛可喜柴汝官哥定直
亦璠璵比貴人負賞鑒金多購未已真者豈能多贗物乃填委徇
耳不貴目世事盡如此

度曲

有明嘉隆閒吳騷變新聲唐祝擅填詞崑腔始魏生長流傳百餘
年屢變伎益精兩兩清客輩吳人工簫管度絃拍簫笛箏相與期
何所虎邱可中亭相與期何時三五蟾兔盈廣場人聲寂獨奏眾
始驚細如駐游絲檐牙颺春晴一字度一刻嬈嬈絕復縈或如瑣
窗語誦誦未分明又如春園花皖皖流鶯入耳忽淒緊浙浙蕉
雨清聽者喚奈何靡靡蕩我情坐立互徙倚仿倥達五更何人理
元曲嗑然笑荒倉人情貴後來世俗悅畫淫新衣自勝故古調不
如今元曲且掩耳何況瑟與琴

治遊

吳峰如點黛吳溪如染藍吳娃豔妝裹治遊心所快玉腕黃金釧
鷓鬢琥珀簪月華百褶裙杏子單紅衫二月春始半蹋青邀女伴
小桃虎邱紅新柳山塘短燒香觀音山絲繡三丈旛拔釵供佛會
共郎遊梵天五月胥江怒水嬉謹競渡團扇薄不遮故教治容露
六月荷花蕩聲輕橈汎蘭塘花嬌映紅玉語笑薰風香中秋千人
石聽歌細如髮十八楞伽山湖亭待串月何許更登高吳山黃花
節治遊春復秋婉戀不知愁西鄉大養蠶東鄉種棉花養蠶姊條
桑種花妹紡車儂自袖手坐衣著綾羅紗

財婚

古人重嘉耦今人重財昏麗皮風已遠茲義誰能敦况乃吳俗奢
媒氏費較論既須計錢帛亦復矜高門西家昨聘婦千金光爛爛
紈綺三百匹文采何爛熳東家昨嫁女資送紛纒繡祿冒廂笥
流蘇綴琅玕玉釵大秦珠直可千萬緡錦繡照途巷光彩溢里鄰

夫婿承咳唾公姬大懽欣亦有貧女嫁菁蓂青布裙三日向暗壁
低頭減容顏富女易嬌妒貧女淑且温富女熏香篝貧女井臼勤
胡不此較論富女不如貧

重賦

九四起鹽販九四張士誠小字乘時竊為王素斂周鐵星鞭算析毫芒刮
膏啣民髓髓竭國亦僵明祖自天授作法胡乃涼租簿定稅額畝
賦七斗盈叶相沿三百年吳閭有重糧吳俗喜奢淫吳民鈔蓋藏
譬如酒色夫中乾而外疆奈何吏吳者又不悉民窮叶春絲接秋
穀箕斂終歲忙太守急縣官縣官責毗農叶里正刁刁來杼軸倚
空牆隸卒獍獍來雞狗亦蒼皇五日一撈笞血殷布襦襠寬大天
子詔考課大農章銖黍不中程斥逐及龔黃豈不愛民命且自念
功名叶吏半遭譴謫民寧免流亡我欲竟此辭援筆中慨慷

品心所欣小峴春作梅花片六安茶名小峴春近製梅花片最佳年來羅致余能

兼穀雨已過山塢曉焙香幾處吹茅檐江邨簷事抱茶癖龍井

手製馳郵籤銀絲冰芽竝珍重白甄青筠勞封緘山瓢急取酌

惠水折腳石鼎安風簾松濤響罷注縹盞清芬拂拂浮晴嵐笑

他七椀真水厄小啜已合俗韻砭緬茲嘉木出勝地辨才玉局

會遙探性芳味永正可錄中郎何事相譏讒袁宏道評龍井茶作草氣包裹

那許鑽權倖唐突未敢加薑鹽滄浪一杯澆子美酬和七字促

邵聶子從此漫堂開湯社舌本不强容高談

前題高士奇

雨中石花長雲寶春半明月生松巖國史補石花明月皆茶名浮氲不入將

軍腹潔色長得詩人快吳中開府季卿匹清事每許常陸兼語

常伯熊因陸羽著茶論李季卿宣慰義興秋片六安藥開籠老

翠浮晴檐西湖佳種數龍井火前鴉嘴如排籤野夫摘香手自

焙翦絹穿篋親包緘青猿急遣致鈴閣花陰晝靜緞鬢簾石鈿

火活湯鼓浪竹廊風定煙凝嵐非獨雪煩且破睡嘔酸滯冷何

勞砭東坡詩草茶無賴空有座閒嘉客我未與案頭險韻公先

探解人自謂獨知味君子由來不信讒中丞詩云中郎何事相

時作草品題堪破毀茶論音節如歌疏勒鹽何時紫甌得其坐

紅蓮幕下攜蒼髯謂子各按文字五千卷玉川詩云三椀按枯

滄浪亭際資清談湘

紀夢并引

予病喘初愈夢中苦吟得空山閉積雪石屋隱孤鐙句旁一龐

眉老僧顧予語曰子詩甚會禪理第一句是外不放入第二句

是內不放出予听然而寤急起剪燭成小詩丁丑八月十二日

夜漏下三鼓是歲予以病廢吟僅得此二十字耳

空山閉積雪石屋隱孤鐙清磬一聲寂中峰有定僧

題萬里一歸人圖送淵公遊滇

峰圍蒙巒合雁過濃沆希方外寧親者孤筇此路歸虛煙隨驛迹

楓葉點僧衣莫宿投荒寺天寒芋火微
雨後遊滄浪亭懷古作

清曉臨高亭亭高俯木杪霽景澄川原林霏散煙鳥隔城三四峰
空翠濃可掃僧扉扣始開花木紛窸窣浦荷涼斂馥石徑溼露草
臺榭幾廢興蘇梅骨已稟千載亦虛名彭殤孰壽歿迴策度溪橋
漁唱前溪窄

商邱公攜餉建蘭一畝寘之几側靜對欣然輒成古詩二章比類
屬辭亦風人之意也

新涼起我蚤端坐攤卷書泠泠微風至幽香盈坐隅芳蘭裊晨露
泫泫光葉舒一叢滿百莖用龜策傳語一莖八九華芳無切致此自閩嶠
道遠經崎嶇想當攜鏡去翻動甃磨居瘴雨嘯王孫蠻煙吟山都
愛而遠莫致側身長嗟咨夫子篤嘉惠況比珣玕琪草木有本性
臭味敢差池

宣尼操猗蘭喟彼眾草伍湘纍扈江離乃離荼施妒當門忌或鉏

遭焚香自馱後五切糞壤蘇充幃迷陽傷跬步自古嗟已然榮悴理

孰覩而茲獨何幸託根欣得所葆此王者香言依高士廡時寓吳門故用

伯鸞事不隨蒼蔚臍豈竝蕭蒿腐鴟鳩縱先鳴孤芳終自許

題畫送僧歸開先
百丈琤潺漱玉亭廿年前憶我遊曾而今老去還看畫落木空山
有定僧

小寒食集深淨軒馮山公宋山言同作

二月恩恩已三月春陰黯黯春光遲即驚上已連寒食不放桃花
竝柳枝吳蠶燕麥深愁雨杏粥飴梓且賦詩見說蘭亭今望幸風
流邨更永和時蘭亭新修時會大駕南巡

韋庵詠物詩山公山言同賦六首

哥窯蟹書滴

蝥蜂穴海岸蠶蛸腹瓊蛞不應乘几上有此鱗介物初疑是巧匠
青珉斲山骨摩挲認哥窯埏埴括蒼出火煨及水淬蟹形而玉質

青門別業卷三
三
殼攢鐵足四紋作龜焦裂仰臍刻中空貯水容掬溢用淮摺拈陳
烏皮提攜近縹帙柴汝舊齊名官定恐非匹剡溪藤株青端溪鶴
眼滑易水魚胞堅中山魏豪拔四友相攀追藉君得濡沫是中勺
水耳詎有蛟龍窟膚寸起滄然波瀾接溟渤

峩眉石

峩眉翠壓岷巫巔兩峯屏顏青巉天玉牀金鼎含紫煙躡空遊戲
佛與仙神燈瑞像縹緲閒丹砂真汞閱千年君不見一寸石亦吐
光怪扶桑朝暎射晶彩頗黎水淨搖蔚藍珊瑚枝瑩映珠琲五色
眩閃難強名璵璠琮瓊瑤瑤瑛

前題

馮景

峩眉山石小膚寸曜靈下射搖晶光如火無性出陽燧照之白
黑青紅黃又如五色爛卿喬牟尼珠在淵吐芒此豈恆星不見
夜實作璞韞球琳琅頗疑支機迸一角內含雲錦天孫裳不然
十二玉樓墜瓊玖天門蕩蕩飄西荒樵夫牧豎競拾取供人近

玩圖書笏或是女媧鍊時贖龍星不耀開農祥忽然亭于大船
北三旬春雨愁無陽我欲持此補天漏高渺難覓丹梯長總然
御風抵清關虎豹固拒關九閭飛廉豐隆雨師怒譙訶多事狂
夫狂蚤晚六龍馭羲轡會瞻朝旭升扶桑爾時杲杲煥光彩今
且韜晦藏巾箱

玉蘭餅刀鱗魚二子各賦律詩予得七古二章章十四句

漏天頽雲亂紅雨杏花臉泣天桃苦東風一夜開辛夷瓊葩玉藥
紛葳蕤採花意造作餅餌蔗霜乳酥凝寒脂微香小癖有真味嚙
脣一片甘如飴起溲牢丸僮父耳饑餽炬救差肩隨不見秋菊餐
英湘纍欬叶上聲梅花嚼雪愁冰齒何如玉蘭膏環登金杵吟箋細
擘澄心紙

右玉蘭餅

春江荻長萋篙齊河魚大上石首肥就中刀鱗最高格比玉珧柱
嬌西施罽麗罽爭春潮船頭潑刺冰花高礎几平鋪亂雪片晶

盤的饒堆銀刀纖鱗細骨不汝放豎儒大嚼真老饕我思猩脣熊
白那得致拘項爛蒸大少味但辦官廚十日買刀魚不羨金齏玉
膾秋風鱸

右刀鱗魚

永樂窯席帽盃詩山言先成予奉和

席帽瓷盃大難得席帽歌辭老無敵君言盃出永樂窯側釐比薄
堅瑠璃晶瑩若空冰一旬暗花映日雕鏤奇君歌欲闕我遂歌我
歌曼聲感槩多蒼狗白衣君不見世情好尙喜遷變貴人豪舉性
無常愛憎儻忽如轂轉大秦明月見不鮮扶餘火玉看亦賤金多
身閑可奈何爾來瓷器供清玩柴窯逕寸比瑤璵汝官哥定各矜
衍明朝第一成化窯高士雞瓊品最高蝴蝶盆草足標致點翠纍
纍垂蒲萄以上皆成化此皆珍重直論百購得不惜傾精鏤永窯席
帽其亞者價貴猶足爭琨瑤是物得時三十載不踴而走吁可怪
包裹或當商君鑽媚妒亦防季倫碎一貴一賤物豈知俛仰隨人

自軒輕噫吁噉荆山鑄鼎飛上天泗水經鼎沈深淵柏梁金盤辭
漢月茂陵玉盃出人閒瑤瑤塊蘇何足數六十小劫飛雲煙

前題

近代窯器首成化盆草蝴蝶雞缸亞高士亦成窯尤誇品格高

薦入朱門不惜價誰知永樂窯更工膩白如紙驚玲瓏腹中暗
花隱復見一捧冰雪清心胷我有嘉賓出侑酌琥珀光搖良不
惡好當箸笠贈山人九日風高防吹落

河南牡丹

戲效六一東坡咏雪詩體限不使花王貴客國色天香沈香亭
百寶欄等字及姚黃魏紫金樓玉盤一捻紅潛溪緋諸花名要

二山同賦

河南牡丹天下無天彭丹延產不如錢思公譜九十種麗冶一一
矜名姝廿二番風纔穀雨刺紅歷亂青蛟走叶子與切蒿薇一
青蛟走玉骨此時婪尾須名花紫皇乘雲作子賀花主迸裂天機五色

絲散作千花萬花藥流光吐豔嬌臨砌霞幘雲幕重重綺犢車細
馬爭春風季倫步障四十里後來新樣益紛拏標名別字誰能紀
江南此花無奇姿凡品蓓蕾大夥頤花小瓣硬少風韻譬如村妝
羞嬌施商邱巨公好事者香山贊皇乃其亞水郵陸遞馳筠籠奇
葩先到韋庵下公讀爾來種漸來江南滄浪亭子法螺庵二處花皆公分
遺稿如凝雪朱舍丹微頰卯酒玉奴酣我家東軒尋丈地十本也
自河南至惆悵開時不在家到處看花增歎噴與花神約不食言
明年花發相周旋裊露曉來巡百市惜殘把燭夜深看縱然零落
那忍弃玉搓寒具和酥煎

三月十二夜與山公步月池上

久雨得月佳澹煙猶冪歷百五寒食過芳草紛已積沿月遶清池
惜此履綦迹桃暝望欲無梅殘點餘白招攜有良友欣茲數晨夕
那知幕府寬偶似江湖適石上坐談詩城鐘夜寥寂
寄題李百藥漁川書屋

不識漁川景試吟漁川詩漁川祿何處璧社湖之滄湖涵遠天白
樹帶高城碧把卷復行吟想見茅齋客枕上聞擘音籬邊繫釣船
有時下雙鳥隔垞起孤煙王暈族工耳畫圖亦未似須我扁舟來
爲君作佳記

紀恩詩爲商邱公恭賦

皇帝三十有八載乘春出震巡南陲河菑衍溢齧淮泗自臨撻石
拯阻饑遂浮大江下吳會駕六蒼虬翳華芝吳有賢撫臣曰犖地
大物齋誠難治帝曰汝犖予汝嘉仁惠誠民有裒辭御書四字
字徑尺榮光休彩天昭回淵鑒齋帖放一束宸章駢羅尤瓌奇五
緯垂芒峙五岳賜書共五種龍騰天門鳳翽岐耕織繪圖詎游戲邠風
無逸塵民依傳詔又賜袍與帽帽珠煩黃光輝輝袍織蟠龍龍五
爪貴從聖躬親解衣鹿脯麋尾分玉饌上尊黃封苞縹盜奉聲上
擎稠纍恩數異跪拜九叩天顏怡是日百僚盡陪位虞廷肅穆班
皋夔帝念臣廉賜予渥煇煇天語臣聞之從官橐筆書諸冊得

賢臣頌千秋垂餼生幕下偶欣覲盛事得不傳歌詩如公十輩布
中外宣上德意普澤施賜租復繇歲屢穰 帝垂衣裳萬福來中
和樂職應有賦王褒筆札生能為
大駕南巡口號五首

龍舸乘春下九河天吳弭節聽撝訶 聖主自臨投璧馬十年沮
洳熟稷禾

馳道春風萬柳斜竹西歌吹古繁華 至尊自要勵清問不為替
釐觀裏花

連朝清雨灑輕埃曉日曛曛卿霽開百歲老翁勤拜跪萬年觴奉
上竹根盃

武林供張天下無龍船鼙鼓沸西湖那知 皇帝憂民意要聽樓
前于薦于

潞河冰解出龍旂歸及櫻桃薦廟時輦路經過聞好語蠶誇八繭
麥雙岐

用韻送山公秋試歸錢唐

黃雀風前暮雨來白蘋浪裏布帆開三秋應有西湖夢幾夜同傾
吳苑盃我曹意氣虬虬笑餘子功名蠻觸哀似爾致身仍未晚負
薪牧豕何人哉

御書護瑞堂詩爲工部臣曹寅恭賦

崑崙半夜天雞曉玉井輓轆聲宵宵王母呼龍耕紫煙不種瑤芝
種葳草種得移根北堂下朱榮綠葉紛嬌姪小人有母翳母娛鹿
蔥鵠背名都雅 帝乘翠蚪前長離伯僑羨門廝踰趨大人賦廝

南娛幸臨臣寅居春暉藹藹天顏舒綠玉榜題護瑞宇喬雲

垂天光燭地銀鉤金薤琳琅瓊棹棧岌業龍蚴蟻 兩宮懽豫寵
賚優寅拜稽首揚王休 皇帝陛下壽萬歲臣母期頤作人瑞

含清亭賞芍藥用梅聖俞楊樂道畱飲置芍藥韻漫堂先生馮山
公吳荆山同賦

中州盛牡丹邇又誇芍藥瑪瑙盈尺槃樓子十重萼紅白爭繽紛

一一標名各種詎止三十翻笑花譜略風雅得元公移根自宛洛
 種近含清亭疏畦藉鉏鑿立夏三日晴名葩披灼爍枝枝風嫵媚
 朵朵露娟媚亭空映紅闌樹密張翠幕公為文字飲餽釘開杯酌
 櫻桃筠籠寫鮮筍清泉淪甌香日注嘉釀淥玻瓈薄半酣徵故事
 高談展懽謔廣陵金帶圍魏公久寂寞東武玉盤孟髯蘇迹成昨
 高韻繼者誰公應躡前屨詩篇餘事耳雅音振韶濩大馮況詩豪
 解衣羸盤礴季重亦可人一鼓氣堪作笑拍都官肩君筆真可閣
思拙筆屢闕
 即聖前句

延熹華嶽碑歌同商邱公賦

華山作鎮帝所宮拔地削成三芙蓉明星玉女竝娟媿天神博處
 鈎梯通少昊金天幹元化虞巡周望秩祀崇茂陵劉郎斬不死集
 靈宮築山之趾松喬芝蓋紛往來子仙茅龍大憮愜亡新變亂迨
 東京文字磨滅餘荒祀此碑紀年延熹八四月維夏日廿九勒石
 者誰弘農守袁逢開先孫璆後郭香察書恐臆說洪适隸釋云郭香察書者察滄

他人之書小歐陽以為郭香察所書
 非也明楊文貞跋以為郭香書亦誤曰蔡中郎亦無考古述記為
 蔡中郎書或云漢魏存古碑例不著名書誰某紛云辨駁姑置之隸法
 第一真瓌奇公此石本得何所點畫完好無瑕疵圓方古匾體兼
 備挑拔勁如折刀鉞斯邈故是丈人行冰潮呼作大小兒光利以
 前得有此响嶠石鼓肩相隨我思桓靈稅政吁可詫歎息痛恨誰
 能那鈎黨橫填北寺獄債官更諧西園賈大學石經空駢填鴻都
 鳥篆資罍唾雒陽鐘簾俄銷燼飛廉銅馬亦椎破嶽碑曩屬獨歸
 然千五百年安帖妥明嘉靖閒始遭培有如嶧碑焚野火紅豆老
錢牧齋作長歌缺百廿字相矜夸何況此本缺僅十紙新墨古神
 不磨虎爪攫挈鐵如意蚪枝屈折青銅柯知公鑒賞有真識渠几
 一日三摩挲

前題 宋 萃

迢遙太華參金天虞周巡幸禋祀虔集靈宮建炎漢代飾闕載
 紀延熹年望仙門下聳曩屬隸書壯偉蛟螭纏經始者誰袁太

守遼市石者誰從事遷杜郭香察書義莫辨徐洪考究終茫然
端嚴自可配白帝奇古直欲追周宣無論史長與韓勅撤畫已
開光和先桓靈稅政令人恨斯文頗盛千秋傳片石不隨鐘篋
改精光奕奕射嶽蓮後來好事錄金石上絜斯邈邕隨肩有明
中葉遭培擊神物消滅同飛煙關中祕藏或一二剝落那得驪
珠全此本宋搨缺僅十一字可博一金錢河北金吾王文恭老
愛此摩挲珍比瓊琚璇何幸鴻寶入我篋虹光頓壓書畫船寄
語郭髯趙嶠二子道于今好古應讓西陂專錢牧齋詩云關中
汲古有二士郭髯

趙嶠俱
嗟賦

御書鶴栖堂詩為檢討臣尤侗恭賦

青田山高翠如削中有上古雙白鶴牝虛夜寂松風微露白煙空
清唳作年年生子東西飛老鶴只踟喬松枝緱山仙人呼鶴語月
明飛過胥江渚西堂老人玉京客胥江別有神仙宅天書招鶴栖
此堂緇緣深衣斂霜翮獨不見鶴栖玉勝蛟龍纏烏鳳青鳥紛翮

翽二室三花逸何處夜夜榮光起燭天

後玉帶生歌奉同商邱公作并引

玉帶生者宋文文山丞相所瑤研也生紫衣玉帶丞相素重之
呼召不以名故稱玉帶生云丞相殉國謝皋羽攜生哭之子陵
釣臺有西臺慟哭記又攜生尋宋諸陵哭之有冬青樹引謝歿
生流落人間後百年歸楊鐵崖列寮中七客之一張思廉憲作
玉帶生歌序中述其事頗詳距今又三百餘年矣硯今歸商邱
公公作後玉帶生歌公子山言賡之一時名流多有詩予亦繼
作

作

海翻日陷扶桑黑神鼇斲脛天柱仄劫火然空玉石焚端溪畱此
一尺璧景炎丞相起視師囊韃出入常相隨紫衣爛腰玉鞋錫
以嘉名呼曰生飛檄雷霆走精銳揮毫冰雪淨聰明少陵雷霆十
諸葛武侯足當之移五陂嶺上猿鶴散柴市西頭燐火青晞髮山
人丞相友世變攜生出狂走天寒酌酒登荒臺魂歸慟哭朱鳥味

桐江七里寒光碧古猿嘯煙斑竹裂蒼茫何處弔諸陵山南鬼戰
 驚礚礚謝翱冬青樹引七墨花蝕盡翡翠斑殷凝一片冬青血四
 百年閒誰識生今有韋庵前老鐵文采風流又一時巨軸聯廣黃
 絹辭我攝衣冠虔再拜重是文山正氣所馮依詩成研亦吐光怪
 化爲白虹紫蛻五結切霄騰暉

前題 宋 萃

有客有客端州生家住下崑之老阮質溫以栗靜以正紅光燭
 燭搖日星紫衣玉帶端人相聲價倏然來連城景炎丞相宿友
 善周旋几席儕墨卿虔州露布曾視草寶惜不數瓊瑤英柴市
 殉國客散走西臺血淚同吞聲冬青樹罷歸何處抱遺老鐵邀
 作朋幽寮七客數晨夕文章之職維汝承門人作歌寫遺烈隱
 然五岳方寸橫古心古貌儼舊服守玄那絢鵠鵠晴腰閒驪珠
 四十四煒煌丞相所賜銘予也師事寧敢友如圭如璧親典型
 安得七客忽邂逅得余而八重結盟

奉訓商邱公雨泊仙女廟示青門作次留字公時以振饑行部海
 陵

野廟泊官舟蕭條江上秋西風吹急雨木葉灑船頭枯葑芳用依
 扉落殘簪桂樹留元公憂國淚五載不曾收

原倡 宋 萃

芒稻河邊路寒雲竟日留荒祠問仙女疏雨滯行舟村隱敬斜
 竹童驅子母牛篷窗對詩老頓覺破離憂

題顧赤方遺照因憶舊遊成二截句
 驚心宿草又三年驥子相逢一惘然兜率海山何處是先生依舊
 擁書眠

回憶與君分手處玉河橋畔柳條青老輩卽今看欲盡廿年如夢
 話旗亭

題徐學人雲谿草堂圖

雲谿浦上樹含煙雲谿灣頭菱葉鮮雲谿主人何所作好讀書

懷古神脩然漆園久忘鵬鷁適石榻高話羲皇年昨夜橋西聯宿
槳賣魚船尾賣書船

商邱公雨中元墓探梅索和卽用其韻

八年前憶從公去今日因公逸興生小隊花間露溼過層湖林隙
密疏明千點萬點著枝重一株兩株壓橋橫我亦巡檐索梅笑池
邊牆腳支筇行

病起撥悶十二首老境病魔語無倫次都不計其工拙也辛巳相

月立秋日

老夫臥病九十日江鱉鱗魚都未嘗山僧勸我且蔬食一榻疏簾

簷蔔香

藥裏朝朝沸石鐺抽庚切也知無病亦無方造化小兒嬾人耳安心

自在偃匡牀

一孫覓紙彊塗鴉一孫投懷學嘔啞日引病翁開笑口午窗睡足

一甌茶

瘳軀兀兀凭烏皮無計銷閑悶不措彊引野人姑說鬼偶來俗客
亦譚詩

新涼高枕病全蘇穉稷柴門返照初夔夔遠邨歸犢子閑閑野水

立春鉏

釣磯驟漲豆花水高樹忽涼黃雀風前村作社不得去拄杖僮扶

立讓東

夢聞孤鶴唳青天露洗瓊樓月正圓拂裊逕乘鶴背去翩然同作

兩矐僊

秋夜紀夢

雅慕商邱宋夫子論文古處近今希三極藥物分官閣一日文章

拜布衣

藥物分官閣文章拜布衣卽公見懷句

陳髯其年麗藻世無雙宋派同時競長上雄謂竹垞孟誰許少陵廡

下坐一盃合酌顧黃公方赤

森羅武庫虞山叟卻扇嬌施讓太倉此日敦槃誰狎主懸津自足

埒漁洋

六經三史豈陳編日月星辰迴麗天
總堪憐近人有以依歸依艾名集者
君不見依歸依艾

小池新漲三尺強出沒游儻與淼茫
偶會漆園魚樂趣會心咫尺
是濠梁

奉商邱公見懷詩有文章拜布衣
句吟諷之餘以感以媿率成長
句誌謝

豈有文章堪下拜忽驚寵句及
荻茨梗枿梓杞撥羅久樗散輪困
偶及茲韓歐以後更無筆楊陸之閒
那有詩多謝元公鄭重意深

藏傲帚付熊兒熊兒宗文小字
東軒牡丹詩并序

衡讀先康節先生東軒添色牡丹詩
有天下惟洛十分春邵家
獨得七八分句吾家東軒牡丹喜與
暗合花時欲賦一詩紀盛

會疾作不果入秋養病草堂補成二
律徵和同人區區東軒之
名六百餘年閒後先映發亦此花僅
事云

橋上杜鵑嚶向北洛中名卉種移南
即用先康節地氣自北而南語
十分春色占

七八百歲得閑無二三我愛華鬢圍
丈室何妨彌勒與同龕子病後頗

奉東軒相望六百載偶爾名同亦美
譚
落英飄絮點蒼苔海燕飛時花正開
曉露紅酣微暈靨晚風香氣

細浮盃慚無秀句酬僊品亟覓良朋
撥舊醅恰有吾家故事在端
明宵為破忙來司馬溫公有酬堯夫
招看牡丹詩君家牡丹今盛
偷閑來又自注少選當與景仁上
謁亦東軒一段佳話並附識之

許傅舟唐若營兩君移居喜得鄰竝
以詩索和率爾有作次餘字
中表情親卅載餘離居何意得聯居
一牆樹色兩軒借三徑竹陰

分戶疏斲賦哦詩聲殷殷上品茶說
餅日于于為問宅年耆舊傳
風流二老許誰如

題說詩圖卷為宋穉佳
毛鄭久不作說詩誰專門喧喧五都
市珞珞肴瑣璠寥寥金奏缺

瓦釜溷編縣商賜或在寢魯韓已亡
傳起衰今商邱著論探詩原

根柢派風騷汎瀾逮宋元偽體一別裁轉覺風雅親夫子眉山老
門牆列鼂秦邴前授經者邁迨過亦均一門各有集詩教溫而醇
緯蕭洵秀出可竹亦難昂此卷出可竹圖成索我言老病詩亦落
蹇澀荒菅榛聊可署紙尾解頤未敢云況乃腕有鬼亂眼烏雅翻
稱佳必欲彊余
手書故結語云

舊製雲龍研歌研為繆湘芷沅貽贈

昌黎為雲東野龍龍作之而雲蓬蓬倒翻九河幕五岳天跳地踔
驚瀕洞平聲韓孟去久氣趨數誰磨巨刃開鴻濛雲歸膚寸龍折角
蒼狗變幻鱗鱗逐斯文元氣自不死遂入羅浮端溪之絕壑叶光
景燭幽獵狄吟寶氣錮泉鬼工哭誰何巧匠斲得之直下千尺截
丹梯扣之澹澹下天狀失足咫尺腥蛟螭冰夷使者出水獻雕刻
凹凸涵窪池一龍蚴蟉自吐珠霽雲朵朵瑩玄鑿製古非唐或云
宋研背鐫字銘倔奇茲研定非一代瑤我為考古心然疑帝鴻墨
海不可見孔子廟石今存否叶音普
悲切桑生鑄鐵大亡賴鄴城古瓦遭

欺給惟有下巖質第一鳳味龍尾差肩隨感君贈我意雖厚我抱
此研安所施不能兼筆史館誅姦諛又不能倚馬露布威邊陲區
區鉛槧今頭白文章小伎徒爾為報君恨乏驚人語拮據仍借昌
黎詩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殤孫三首有篋

僕年六十豫兒舉一孫名祖齡小字六十後三年京兒亦舉一
孫名祖榮小字六四齡性醇謹喜讀書五歲解懸筆作字授以
三唐詩即能背誦二百餘首榮巧慧雖襁褓善會老人意予尤
愛之去夏予抱病日撫弄二孫輒為解頤作撥悶十二絕有云
一孫覓紙彊塗鴉一孫投懷學嘔啞日引病翁開笑口午牕睡
足一甌茶當時情境實是爾爾今年夏忽患痘癩三日之間遽
斂我兩孫而去烏虜天邪人邪胡慘酷有如斯邪齡生以丙子
五月一日殤以壬午五月十四日榮生以庚辰十二月十八日
其死也廬後齡兩日哀哉情之所至率成古詩三章聊以當哭

竝識歲月云爾

午歲月建午怪徵大紛云訓狐夜嘯屋鼯鼠晝舞門瘡癩既蔓延
三日殤兩孫從以僮婢七豎曰童子瘟哭聲但殷屋迷南北東西
蕭前衰翁兀抱病何處容我身敝廬豈爲隘舉頭觸巽毘空除豈
爲仄舉足愁踏顛一日百坐起杙我如鍼氈天壽有正命天帝司
其權胡爲容癘鬼逞臆毒下民扣地詛地坼呼天丐天聞痛極反
無淚聲斷哽我咽

幼孫甫三歲長者歲週七聰慧自可兒馴謹亦無匹唐詩略成誦
豈止了憫瑟端坐弄朱墨學書解懸筆閒亦事嬉戲與弟必偕出
累棊至十二鳳凰採燭蠟力涉竹馬稱官人妮妮學秉笏我禰老
易怒覓渠輒歡悅渠會乃翁意嘻嘻日遶膝昨偶行東軒几上餘書
帙亦有敝篋存弄具靴管欽筐筥有衣裳牀第有絳韞遺物故依
然黃土已埋骨燒卻心不忍畱之增懊悒竟夕坐徬徨清淚涌沕
滴

凌晨自覽鏡鬢髻紛素絲馬齒雖未耄形神日就衰譬如遠遊客
歲暮行當歸孫子扳我棺哭我理則宜奈何事大繆我哭撫汝尸
兩兒苦念我忍痛解我悲我悲不可解聽之摧肝脾黃葉不落樹
青葉飄風吹風吹先辭條不落能幾時殤魂正矜孀兄弟相扶攜
欲歸不識路我昨夢見之拊枕忽一慟起坐衷自疑會當提抱汝
泉路以爲期

夜夢泊舟巴江得五言六句夢中極得意白帝十字醒遽索火足
成之巴江子遊迹未到不知何祥也

聞說巴江險巴江果此深隔江三十里到岸八千尋白帝餘興廢
黃牛自古今欲憑占夢訊衰老倦登臨

偶書樊南集後

樊南奇絕是韓碑排冢西郊百韻詩擣擗少年解讀不無題句底
乞殘脂

殤孫後出門悵然作

骨肉那無淚傷心況白頭思悲翁大苦漢樂府有思悲翁曲汗漫偶成遊雞

燕衝風弱汀鳧挾子浮扁舟清景好觸忤只生愁

夏夜黎樹園翫月與汜雲諸子論詩有作園廢今為菴

一雨洗眾綠自然生夕涼屋角上新月竹樹搖清光殘點時一滴

涇螢閃修廊我友三四人披襟此相羊論詩愛靜夜別裁析豪茫

芻狗踐已陳唐宋同麩糠斯道貴自得勿逐時趨芒繁卉逞朝豔

轉曠隨風颺不見庭隅桂孤根乃芬芳夜久羣響寂瑠璃照空堂

與荆溪諸子別二十六韻

義興古名郡曰佳山水處兩九澄雙臚兩湖夾城名東西九也俗訛沈千峯鬪肩

嫵罨畫與銅官夢遊神亦相錯莫偶此行況直三伏暑衰老畏嬰

疾遊興發復阻邑有賢主人投分比蛩駟寓居得僧房几榻陳帖

安叶二子數追陪儲沔雲謙挹撰杖屨每飯羅嘉羞隔日致魴鱖

知我不耆飲餽及粗妝尙言腐儒餐媿此意良厚叶所居絕四

鄰荒園亦楚楚叢篠過雨翠頰石疏花補小池數上游儵流泉曲

通圃地僻懶巾襪朋來半新故儲同人素田謝應雲皆人蔣起潛何成西諸子論文快鉗

鍾豎義互傾抒庶幾遣愁疾聊藉豁羈旅昨日得家書次兒欣舉

子叶失孫旋得孫老懷自姁姁忽思理歸棹延緣尋浦澈我友悵

言別恨恨河梁雨歸人已解纜送者久延伫揮手謝諸君無事重

觀縷九月我能來扁舟楓橋候叶銅官青巖巖罨畫溪娟媿山水

而有靈宵忘去聲老夫語

初秋蚤起東溪觀荷

秋氣涼始佳叢蘭泣晨露衰翁偶乘興扶筇東溪去繁荷四五花

亭亭立淺步水底澄輕霞初陽蔭高樹憩石忽已久翛然澹塵慮

商邱公分貺 御賜人葭半斤敬賦長篇識謝篇末故作豪語博

一笑粲也

聖世山瀆不愛瑤瑤光散精孕神草用春秋蓮斗樞語歲輦天府珍海腴

五芝八石總不如青陽布和 帝南巡格澤旬始慘髻紛江南中

承遠迎蹕叩首乞身稱老臣 上願微笑汝未老賜汝大藥盈三

青門別集卷三

斤驚分寵賚及賤士曰帝德惟中丞恩緘題拜賜詫夥頗攜歸敝
廬誇兒孫兔園陋儒喜訓詁考据欲窮禰與祖舊聞上黨產第一
百濟新羅乃其亞草木臭味有徙遷爾來種出遼東下或云荒圃
夜聞人諄聲斲土一尺宛具形千歲靈苗變小兒此最難得可長
生衰翁薄相敢望此靈魄靜喘大佳耳服之三月定奇效皺面衰
容轉韶采腰腳健即嗔人扶項腹肥亦澤膚理陽氣侵淫滿大宅
頽齡小駐或閱紀公如終惠數分貽陪公西陂撰杖履西陂公將歸老處
籃輦詩三十韻呈商邱公有序

予以病歸草堂三年今年夏偶訪商邱公使院公延入喜甚知
予不良于行傲陶淵明故事製一籃輦日遣兩力舉之周覽清
德新堂賜果園諸勝予笑語山公荆山日行御史臺號深嚴文
武吏以白事至者媿媿不敢仰視僕山笠布衣得凭輿徜徉此
中亦大異事當紀之以詩作使院一佳話也別去得籃輦詩三
十韻呈商邱公竝要馮吳共和之

淵明有腳疾籃輦凭兩兒放浪山澤遊意行無前期遇酒輒欣然
俄忘賓主誰而我媿拘攣未能略町畦久負幕府約扁舟來何遲
元公喜我至握手驚衰羸坐我虛館涼清簟張絺帷憐我足疲薶
曰是籃輦宜結構出新製遣力舉以隨新堂面弘廠丹雘麗桷椽
清德帝所裏鬱律蟠蛟螭清德堂為上御書賜額怪石突以峙階前伏熊
羸風廊五十步淪漣俯清池是時六月初菡萏芬萼披牽輦坐逆
風荷香四面吹滄浪仍昔構苔磴亦新移見種梧桐樹今來漸成
圍又開賜果園葡萄葉蕤蕤佳名翁領孫一果攢百枚異種自天
上凡卉孰敢齊會看上架後馬乳金盤堆元公實愛士公暇屢招
攜五日再開筵隔夕銜清卮露坐見新月論文喜故知謂馮小住
俄半月惜別重裘回當今節鉞貴禮賢有此否叶音昔聞孺子榻
豫章懸高齋志和泛一舟真卿為改為曰余慚譎劣迹忝二子偕
後來繼公者徵此籃輦詩

書青門先生籃輦詩後呈商邱公吳士玉

方客躡躡腰脚衰寸步愁隔金銀臺元公優賢禮數創載以竹
兜游官齋醴酒向為穆生設安車今坐申公來賜果園中葡萄
茂清德堂外芙蓉開繞池穿徑日幾回嘔啞疑傍溪山隈畫輪
通噓不足羨赤藤桃竹徒安排柴桑昔赴匡廬約籃輿不須費
輓脚門生兩兒昇自樂故人中道羅栲杓江州刺史前復卻詎
若此輿公所置用比懸榻待徐穉他年耆舊徵故事官齋竹兜
自翁始

中丞公以 御賜人稜分餉青門先生青門有作屬余和之

紫雲團團開黃封彰 君賜者中丞公上藥平分老賓客少微

正燭瑤光宮我公好士空前代歎息髯才世無輩藥物頻從官

閣分文章獨下布衣拜藥物分官閣文章拜布衣公贈青門句也藝林碩果願神扶

椴樹仙根推 帝賚小嚼已覺汗喘無飽飫即看腰脚快吾聞

青精作飯能駐顏黃精入口生羽翰石髓緣慳亦大難風實雲

子空欺謾未抵天家海腴灑天醴波及隱淪露泥泥

前題合作一首奉和 徐承宣

今之歐陽宋開府文章韓柳詩李杜句吳佳士挂齒牙直為憐
才貫心腑青門髯翁吟井梧太瘦多因作詩苦髯翁拈花開府
笑大似開堂行脚高僧作賓主年來行脚成退院入山三條篾
東肚小滄浪上菡萏開又學趙州聽粥鼓開堂老人見之喜竝
坐清陰碧桐樹陶家籃輿昇凭遊天府靈苗任分取寧魄靜喘
腰脚輕舊疴狂喜勿藥愈仰瞻清德御書名驚蛟蟠俯看賜果
吟馬乳小住歸來賦詩二逢人感歎相誇詡豫章之榻真卿舟
軒渠一棊奚足數寄聲首座馮與吳佳話急杖新詩譜公屬善畫者作
籃輿圖徵石湖千頃月茫茫我愛秋江下柔櫓打包敷具小滄
名流同和浪正及齋鐘日亭午

青門賸橐卷三

青門賸橐卷四

武進邵長蘅子湘

序

陳棻峰史論序

棻峰陳先生著史論成屬余敘余與棻峰居同邑里又同方同學烏容辭敘曰史之有論昉于馬班論贊而左氏所稱君子曰者已爲之濫觴後世議論愈多乃各自成書唐劉知幾有史通二十卷宋胡寅讀史管見三十卷孫甫唐史要論十卷范祖禹唐鑑二十卷而棻峰乃至百卷自邃古迄于明末具論之富矣哉古未有是也余嘗以謂近代士大夫無實經濟繇于無實史學蓋自春秋歷宋元二千餘年其治亂興亡之大禮樂刑政兵農學校典章制度因革之詳人之忠邪賢不肖之行事備載于史而其間變故之盤錯機事之猝乘後世智勇豪傑之傳或深思熟復而未當者而古人已一一具有法則學者覽其事則思其事之成者何以成敗者何以敗考其人則知其人之君子者可爲吾法小人者可爲吾鑒

而或君子而冒不韙小人而附于君子者又必推見至隱使無可遁而吾乃可出而斷天下之事辨天下之君子小人故史學亟也顧自科舉之學日陋士知讀史者少間有之矣而不善讀者又有二病俗士耳剽等之說鈴危言塵資譚助而小生儼子用意刻薄喜摘缺古人之瑕類刮已朽之骨而索其癥而取快一時之筆舌若者與不讀史等芟峰蚤成進士負盛名常官于朝會有忌之者遽歸益樵戶著書垂二十年未嘗手釋卷于六經百家之說靡不博綜而尤攻史學自言十餘年苦心在是凡前人已言者不更言或述其言而可否之則必載其人之姓氏大槩能不襲前人成說而是非好惡一出于正苟試之于用必有過人蓋嘗譬之弈然古今者局也史者弈之譜也國工舉棋固不泥譜而惟熟于譜者能變化于譜嗟虜士爲世用者每患無經世之才之識而才者識者或不必用而塵塵託諸議論以斬自見于後可惜也夫然而後世有志之士得芟峰之論而折衷之蓋于史學過半已芟峰著學文

堂集八十卷久行于世余嘗序之史論百餘卷今方板行又經解若干卷未卒業云

重刻前後漢紀序

蔣君重刻前後漢紀成予得而讀之欣然覲未見書彙晝夜卒業乃爲敘曰編年紀傳二者皆史之正體紀傳詳于人編年詳于代將綜其理亂興廢紀綱政治得失之故以爲後法戒則編年爲宜顧自史遷初爲紀傳作者相承荀悅撰漢紀乃倣左氏爲編年體而袁宏繼之撰後漢紀要可謂特立之士宜當時之重其書也是書前後各三十卷分代以紀年因年以繫月日而凡制度之沿革人之忠邪刑政賞罰之是非與夫日蝕星變災祥沴戾之作大略該載而亦時有論著以明已意悅紀奉詔作論多醕正宏紀其自所撰集故論猶放縱光武卽位于鄗而宏以爲更始尚存不宜自立論六家九流而曰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因陳紀之論而曰肉刑當復如此類頗不盡合于道顧其筆力蹀躞亦史家之雄也夫二

子之才其去班范尚遠顧能于左傳之後司馬通鑑之前卓然成一家言論者謂二紀與漢書不同使並傳于後未易以彼廢此知言哉余又嘗謂三代以下享國惟漢最長法戒亦至漢而略備人皆知西漢之亡以外戚東漢之亡以宦官姦臣愚不謂然夫木先朽而蠹生物先腐而蟲出今夫外戚宦官姦臣是蠹也蟲也而所以穴蠹與蟲者其原在上人主清明英斷進用忠賢屏斥讒邪則西東京之所以盛人主優柔昏回讒邪進而賢人退羣枉熾而正士消則西東京之所以衰迨夫國勢已移其時雖有忠義之士痛哭而陳發憤而圖難而卒無能措將傾之廈經既沈之鼎雖曰氣運良繇人事是可爲永監者也按荀紀後于班而班之前尚有賈逵劉歆諸家袁紀先于范而袁之前亦有東觀紀及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輩凡九家今大槩缺軼矣是書垂一千四百餘年自宋至今更六七剗而幸而得與范班二書並傳士之著書立說有賴于後人之表章者顧不亟哉然則蔣君之于荀袁厥功偉已憶

六年前予識君豫章醞藉有名士風卽之溫然蓋時時往來懷抱云君名國祥字嵩臣襄平人

三家文鈔序

論者謂文章與世遞降信夫六經不可以文論周秦而下文莫盛于西京漢氏之東稍衰矣沿至六朝文幾亡唐振之而唐之文不如漢唐末更五代之亂文又亡宋振之而宋之文不迨唐元訖明而元明之文不迨宋譬之大江然岷峨導源西東京則瞿唐灑灑也唐則蟠冢大別也宋則潯陽馬當也元明至今則金陵揚子而下流分派別而滌洄于吳會者也是故通二千年之源流論則後往往不及前蓋氣運爲之莫知其所以然畫代而論則一代有一代之文不相借亦不相掩不相借故能各自成其家不相掩故能各標勝于一代是故稱漢氏者必曰馬班賈董劉向揚雄矣稱唐氏者必曰韓李柳州矣稱宋氏者必曰歐曾蘇氏父子矣稱金元氏必曰元好問虞集黃潛諸家矣稱明氏必曰宋濂王守仁歸

唐諸家矣假而舉元明諸家上妃馬班韓愈不待識者知其不倫顧沿而及焉則孰有能遺之者哉 本朝文治之盛逾五十年而商邱公起而有三家文鈔之刻三家者何侯朝宗方域魏叔子禧汪鈍翁琬皆公友也蘅謬辱校讐既畢役承命序其末簡蘅惟三家之文侯氏以氣勝魏氏以力勝汪氏以法勝不必屑屑傳會其出唐宋某氏並元明某氏要之可謂作者後世稱 本朝之文吾知其無能遺三家也三家足以傳矣文章作者難知者尤難桓譚有云世人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昌黎文垂三百年得廬陵而後大重于世子雲退之且然矧下此者於戲古今工文之士搢擢心腎疲畢生之精力以斬附于立言何啻千萬而挂名編簡傳流至今者僅數十人耳其餘則已音塵寂滅真如飄風過耳忽焉澌盡彼其同時之人豈盡才氣相什伯幸而有人焉表章其後則傳不幸而不遇其人則速朽於戲其可惜哉于是歎商邱公之盛舉而又深致幸乎三君身後之遇也

周穀城遺藁序

常讀柳子果赫癰痔草木之說以爲人之生能攻穴天地之陰陽元氣而天地亦讐視之其說詭已而韓愈氏則以謂天之好惡與人異賢者恆不遇恆天恆窮餓困踣則旋而死不賢者恆比肩青紫恆志滿氣得恆詹壽子每疑其過激顧念亡友周穀城之死則又以爲信穀城負才名困童子試二十年逾壯始得列弟子員三舉于鄉輒報罷尋以新令絀籍家奇貧無儋石儲則時時客遊客太末客鄞踰仙霞嶺客閩又北客濟兗無所遇最後客都門以病死于逆旅同旅者殮以柩棺藪之黑窰廠龍爪槐下後十年其子爰諏匍匐往謀輦骼歸葬而匱已毀度無可如何痛哭三晝夜火其骨嬰盛之負以歸於虜天之阨才貧賤凍餓至于摧挫顛踣以死穀城甘之矣第令遂首邱蕤骨從先人後何害今夫三寸之棺一抔之土雖馬鬣夏畦之鬼皆得之其不能得此者百一耳而顧以吾穀城當之欲全其窾木緘藁之遺骸以返故邱而猶不可

得於虛可哀也已穀城刻苦嗜學好深沈之思工詩歌每有作輒引被蒙頭竟日臥起則振筆疾書出語多驚人齒長予十年以上予學詩在其後顧喜與予論詩穀城既旅死詩亦散逸所存者止此予每讀其感春雜詩髣髴陳子昂其北風行陳太僕五圖歌及贈予長歌諸作沈鬱蒼古必傳也於虛世之富貴躋壽考者何限臯某方號屋而其身名已與齒豁同朽如腐草溼螢奄然漸滅而穀城尚有不朽者存夫又奚憾穀城姓周氏名漢石宜興人籍吳郡諸生穀城字也

二家詩鈔序

今海內稱詩家並稱新城商邱兩先生無異辭蓋如室華之有太少禪宗之有南北矣兩先生各專集行世長蘅乃合鈔之錄之而爲序曰一代風雅之歸必有正宗宗之言主也尊也言其人能主持風雅而學者尊事之也夫其所以爲一代之宗者其才足以包孕餘子其學足以貫穿古今其識足以別裁僞體而又有其地

有其時夫才與學與識人也地與時則有天焉五者兼焉故難也今夫躋高位都通顯者其氣力能奔走一世而或不暇問風雅爲何語而古今詩人多窮而在下屈勢與位如孟郊張籍陸龜蒙梅詢蘇舜欽之徒往往能自不朽于身後而及其生存往往困踣湮鬱不能自振而世亦未有從而推之者阨于地也亡友汪鈍翁先生常舉元遺山語以爲金源之文如宇文吳蔡諸人皆宋儒之仕于金者大定明昌閒文派斷自蔡正甫党竹谿趙閑閑始因而推論本朝詩文若常熟太倉合肥諸公雖或爲文雄或爲詩伯亦皆前明之遺老蘅心韙其言竊疑正宗別當有屬何者軋于時也然則本朝五十年間能兼是五者而得之而爲風雅宗意在兩先生虛蘅奉教兩先生久數聞緒論因得以闕作者之旨新城天授既高變化逾出如遊賈胡之肆光怪瑰瑋而珊瑚火齊木難之錯陳也商邱含吐醞藉標格雋上如良玉之溫潤縝栗而精采肆映也其體製故不相襲而其淵源于風騷漢魏三唐以自成其家

大槩相同兩先生既遭際昌時受 天子特達之知為時名臣而
乃出其緒餘揚扈風雅天下士之趨之如波委雲合皆曰兩先生
一代之宗工也而遭逢加盛焉詎易得哉嗟嗟自祧唐禰宋之說
盛後生靡然且謂兩先生亦嘗云爾顧兩先生詩具在其所為源
源風騷斟酌漢魏三唐以自成其家者各有根柢雖閒亦取于宋
人第以資汎濶耳學者病不好學深思不能知前人根柢所在而
爭剽販于景響形模之間妄分畛畦前膚附唐人而履今膚附宋
人而亦履影掠李何王李諸家而失影掠蘇黃范陸尤楊諸家而
亦未為得沒人笑溺舉世滔滔自惟挽之無力庶幾尊兩先生以
挽之是則余鈔二家詩之指也夫新城王氏名士禛字貽上學者
稱阮亭先生商邱宋氏名犖字牧仲學者稱漫堂先生集各如干
卷掇其尤者次為王氏漁洋詩鈔十二卷宋氏縣津詩鈔八卷
澹園文集序

澹園集者故大司寇健菴徐公所著詩十卷奏疏記序雜文二十
四卷公子侍御君類而集之嗚呼公一代偉人也國家太平五十
餘年 今天子稽古右文儒學鄉用而公適際其盛以高第第三
人官侍從入備顧問出效編摩會詔修明史修一統志輯古文淵
鑒諸書悉以屬公于是公之著述在天府 上知公可大用欲試
以事命佐宗伯掌邦憲歷大司寇公屢有建白在禮言禮在刑言
刑侷侷不為唯阿而公之議論丰采在朝一一再枋文衡拔擢寒
峻收召名流海內之士波蕩雲會翕然以君宗推之窮鄉遐徼無
不熟公姓氏而公之名在寰宇嗚呼公固一代偉人也不待文章
以傳而公之文章又焯焯可傳非佔畢小儒可跂及者其故有二
曰讀書多曰聞見廣公家居構傳是樓貯書數萬卷視其鄉前輩
藏書家太倉虞山殆為過之公既稟資絕異又篤嗜學孜孜矻矻
寒暑疾病未嘗暫釋卷遂能博極羣書而所交多鴻生鉅儒益上
下其議論又身所歷朝章國故郊廟典禮沿革諸大政考据逾詳
諳練逾晰故其發而為文無意求工而自不能不工視豎儒挾兔

園殘帙習聞邱里之言而自侘工文者相去何止莛之與楹今夫
不邑小聚中人之家稍高其閑閱具闔扇飾塗墍自謂觀止矣與
京洛之馮闕王侯之邸第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
牖綺疏青瑣不覺瞠目自失蒙袂疾趨而反亡宅其規撫大小異
也文章猶是矣公遇事激昂每言人所不敢言其剛正邁往之氣
折而不回故當時愛敬公者多而忌公者亦眾以人言紮疏乞歸
上不得已聽公歸許以書局自隨既歸而忌者猶未已吏議斂
其官又撫它事文致其子姓公怵怵不自安乃避而之林屋之長
水又避而之鳳山邨舍艱脆房皇幾于投足無地賴天子仁聖
保全恩禮勿替未幾有詔起公將復用未及聞命而不幸以前一
昔棄賓客矣嗚呼抑命也夫然而詎指當代偉人必歸之公即忌
公者亦未嘗不以相推是足規公之大已公好士若飢渴士苟負
材藝不憚千里羅致而或去而畔公者亦不之怪子瞻有云翟公
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何古今一揆也故蘅竊以謂公好士篤

誠似宋歐陽修學問文章似明宋濂以儒臣際會盛朝榮寵優渥
與濂亦相似然濂垂老投荒羶骨夔峽而公得蒙恩終始其遭逢
之幸有非濂所及者嗚呼豈不難哉蘅衰老久棄于世獨嘗以文
字辱公獎藉謂可進于作者一言知己沒齒不忘又怪公歿且四
年謗燄亦熄而當代立言之士未見有焯然為公表章者何耶蘅
輒為此序貽侍御君非虛以挂名公集為幸後之論世者亦將有
取于余言也

耐軒遺稟序

予族兄耐軒先生蚤歲成進士宦遊幾三十年手未嘗去書生平
不欲以詩自名然興至輒濡毫落紙簸簸如風雨聲數十百言立
就其得意處往往有鵬舉海立可愕可喜之觀視世人所為儷花
鬪葉粉黛纂組奄奄無生氣者輒唾而笑之尤長賡韻每拈一韻
至數十賡不窮閒集唐句為古近體天然湊泊無斧鑿縫紉之迹
蓋其于古人詩自李杜昌黎以至歐梅蘇黃諸家靡所不好而出

之自爲耐軒之詩予評其詩似楊誠齋或疑不類予曰子不見誠齋自序乎始學江西既又學後山半山晚學唐人最後乃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斯則誠齋與耐軒所爲自得者矣子瞻稱江瑤似荔子又稱杜詩似太史公書賞其神味耳形焉乎哉先生沒且三年其次君鬻哀其遺詩如干卷屬子序將鏤梓以傳憶先生宦豫章予客其官舍每燹燭清談至夜分一夕偶論詩小屈則大聲曰今海內詞人易與耳僕行歸矣讀書三年且當拄諸君之齟因相與大噓而罷嗚呼笑言在耳而先生之墓宿草矣昌黎有言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如也可慨夫先生諱延齡字靜山耐軒其別號姓邵氏與予毗陵之邵同出康節公後今爲平湖人鬻字葵園績學攻詩世其家者也

遜菴集序

遜菴集者荆溪儲君廣期詩古文遺集也當今上改元三年詔廢八股用策論越一年爲康熙丙午君遂以策論舉省試第一明

年成進士是時君所爲文章重天下其對策纒纒四千餘言伉直明切論者方之董膠西鼂家令公孫嚴徐而下亡論也它文率雅健長于議論予常以謂文章之不朽貴于適用而文章所以能自不朽于世者係乎其人之立品今夫適用之文譬之黍稷稻粱菽麥可以療飢繒帛絲絮可以禦寒舟楫可以行水輿轎可以行陸金幣刀貝泉布之屬可以資有無百物在天壤間日出而日新而其用必不可一日廢而人品之係于文章則如毛之傅皮枝葉之傳根剝其皮撥其根雖彪炳之文干尋之杞枏勢不可以終日閒尋繹君所爲對策之文大指譽諤不肖唯阿能言人所不敢言其大者對用人則曰陛下有意得天下真才當論人才不當論滿漢滿人才不必參以漢人漢人才不必臨以滿人對止貪則曰下吏之貪由于上官而上官之誅求亦非無因當今止貪之治莫急于清其源直其表而源與表所在臣未敢深言也又言本朝嘗以一歲一易之巡方破督撫賄賂情面之弊以小臣馭重臣爲術甚微

今議撤未久宜復設此官佐人主耳目所不及對理財則曰從古節儉之外別無生財之法願陛下絕口不言財利先之以淡泊示之以節儉使百姓家給人足積之十年必有可觀當時病其言直抑真二甲君不為悔出令清源會三陲用兵清以小邑當孔道軍興旁午民重困君舉債補苴矢不加派閭左一錢久之以博學鴻詞徵一時文士應詔集闕下百有餘人往往亟聲譽事干謁君獨謝客蕭寺足不及公卿門公卿亦無汲引君者竟報罷君遽奔其縣令投劾歸遂用齟齬以終烏虜立品如是文章如是其集卽烏得而不傳也予常怪南宋至今垂五六百年文不逮古皆王安石腐爛八股壞之今上以天縱聰明毅然罷黜詎非曠世高識惜廷臣起八股者多耳目習熟尋議復故使良法中沮可慨也君歿且二十年其長君孝廉右文率諸弟排纂所為記序論議雜文八卷詩賦四卷鈔版行其季雄文尤厚予常欲以詩古文北面予予引柳子厚語堅卻之其請予序踏門至再三者雄文也君諱方慶

廣期其字世為常州宜興人學者稱遜菴先生

明文在序

代

文之有選始于梁昭明其所收雖未足盡秦漢魏晉之文之勝而後之言選者昉焉自是姚鉉有唐文粹一百卷呂祖謙有宋文鑑一百五十卷蘇天爵有元文類七十卷明文久未有成書薛子乃編次為文在一百卷既成以序請予讀之竟表為之序曰文章在天地間其用最廣三代六經之文予不敢輕論已後世稱文乃塵以鞞當之顧所係亦鉅矣哉上自朝廷郊廟詔誥冊祝非文不宣奏議牋啟非文不達史官之藏朝章國故之大非文不著名公卿大夫之勳伐行事非文不行不遠下至山川草木贈送遊覽器物之微非文無以徵古今抒意旨蓋天地無終窮文章之用亦與無終窮不能一日廢也自西京歷唐宋元之久為文者至多而為之而詣其至者遷固而下不過數十家其閒代有升降因之文章有洪纖高下深淺精媿蕪潔之殊或者疑其不盡同獨閒取是數

十家而按之大槩其出也有原其注也有委施之世可以裨用垂
之後可以不朽則未嘗不同夫其所爲不同者形模也句字也其
同者本原也嘗譬之水然河之渾淮濟之清江之洶湧湖波之演
漾其變不窮而其出于地而注于海則同豈惟是凡盈天地間之
水巨細不可以什伯計而苟其發之有原注之有委則皆得以水
名惟夫爲斷港爲潢汙斯無取焉耳近代之言文者吾惑焉六經
不可學學文當法遷固前人有爲是言者于是一二人力而爲之
舉世靡然從之顧遷固之本領不可得而闕而遷固之形模句字
易襲也識者乃從而詆其後曰贗史漢詆之則思掾之掾之道
舍歐曾奚從于是一二人力而爲之舉世靡然從之顧歐曾之本
領難闕其形模句字易襲猶之史漢也識者又將從而詆其後曰
贗八家嗚呼本之不探而徒相徇以貌此亦一贗彼亦一贗吾懼
相詆警無已時也是編所收未知足盡明文之勝與否而能斤斤
祖禰歐曾蓋將躋明一代之文與宋元諸名家並而由宋元以力

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如歸震川所云者庶幾近之已按文
鑑止于北宋文類成于元統皆其本朝之人爲之姚鉉以宋人纂
集唐文與是書頗類鉉書成藏于家其子嗣復始上之朝猶未卽
行世薛子以門人之力鈔諸梓得身見是書之流布則門人亦賢
矣薛子名熙字孝穆常熟人

井梧集小序

壬申杪冬今大中丞宋漫堂先生延予幕府先生雅知予讀書論
文外不以俗事相黷所居寓齋前高柳清池池上假山孱顏脩然
野趣吳門距子家二百里而近音問時至無越鄉之悲故予頗安
之先生稍暇輒課詩詩成互相彈射雜以朱墨脫略如布衣交三
年之間予得詩一百四十餘首經先生點定爲二卷而先生詩如
千首附焉題曰井梧集取子美清秋幕府句也嗟乎今之幕府視
古迥異唐時節度諸使得自辟置便登朝籍宋則皆朝士爲之如
尹師魯于范文正歐陽永叔謝希深諸君子錢思公是也今直寒

士筆備沿其名耳昌黎稱李杜文章光燄萬丈子何敢以燭火希
光于日月顧間按子美集所爲贈嚴中丞及幕府之作多至數十
首而鄭公詩見集中者寥寥未稱又嘗誦子美宿府詩曰已忍伶
俚十年事強移栖息一枝安遣悶詩曰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
立秋雨院中詩曰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蓋往往有抑鬱亡聊
之槩焉然則子詩不敢望子美而先生則遠勝鄭公矣夫後之視
今猶今視昔後世之士或亦有興感于茲編者夫

贈侯勇文序

叔向攜手巖明聞其言也趙景真追逐中散奇其貌也侯君家于
宋距余邑二千里平居無一言之介半面之雅忽焉慙慙寄聲歲
一再至蒙之區區竊亦未喻噫儻所謂神交者邪夫偶一相思千
里命駕古人有是今亦宜然雖然此猶有待也余將化尻以爲輪
神以爲馬遇君子寥廓之域亡何有之鄉泊焉相遭听然而笑君
與余不自此遠邪

金焦集序

稗海以內山水之挾奇而名者不可以數計而或山與水相遭則
大奇遭矣而山與水勢足相敵則益奇江以南故名山水處也其
水洶湧澎湃魚龍吟嘯犇折數千里而東注者曰大江環三州之
竟周五百里掀天浴日潏潏不見涯涘曰具區而隄大江而爭奇
者其山曰金曰焦踞具區而爭奇者曰洞庭七十二峰蓋相遭而
勢又足以相敵子行天下不數見是也俠君博雅瓌奇之士工詩
而家于吳門其視具區洞庭猶几案閒物也而客遊則于金焦當
其揚舲泝江登妙高尋瘞鶴馮弔北固南徐英雄之遺蹟訪三詔
之高蹤邈然興懷慨然而賦蓋山水擅奇于東南而詩又足爭奇
于山水遊如是詩安得而不工也俠君姓顧氏名嗣立遊以丁丑
八月往返未而月得詩凡四十首題曰金焦集刻既成毗陵邵某
爲之序

研堂詩彙序

子杪秋客遊歸肺病杜門三徑闌如忽長須持名紙入視之則楊子地臣也予夙耳地臣名久聞其工詩又工舉業家言欣然屣履出攝相見一揖外楊子出所爲研堂詩彙示余余受而陳之几未暇讀而與楊子論詩楊子之言曰今天下稱詩慮亡不祧唐而禰宋者予曰然詩之不得不趨于宋勢也蓋宋人實學唐而能豐逸唐軌大放厥辭唐人尚醞藉宋人喜逕露唐人情與景涵才爲法斂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鬯之情故負奇之士不趨宋不足以泄其縱橫馳驟之氣而逞其瞻博雄悍之才故曰勢也第學之有善有不善耳顧近來吾吳詩派則往往喜輕俊婉麗宗玉溪而稍近元人譬如吳趨少年輕衫細唾又如新婦子妝梳粉白黛綠百態呈新而于少陵所謂前輩飛騰鯨魚碧海者或未見焉予心嘗之而未知所以救也楊子聞予言而是之是日卮酒細論予病亦良已抵暮別去乃剪燭讀研堂詩大槩生新韻折不屑屑規撫唐宋亦不隨近今習氣而能自擴胸臆所欲吐今代詩人雖多如

楊子者豈易得哉楊子故世家子能自刻苦無綺紈膏粱之者弱冠補諸生有聲屢蹶場屋而氣逾銳而伎逾工子友陳子道柔稱其文珠光玉潔識者欽爲特達之器而其欽崎厯落侘傺感槩不平之鳴亦時時于詩發之然則楊子之詩又自有日進益工者而子序尚非定論也楊子別後爲古詩一章寄子有曰一見能盡言避席實悚聽勿愛西崑詞勿學工餽飮滔滔看波靡矯矯回風勁又曰飲我松醪醑飯我雲子淨夕陽趣人行月舸乘逸興記爾日情事可念予每吟諷不自己云

東坡先生生日倡和詩序

商邱公注蘇詩成以庚辰十二月十九先生生日縣笠屐小像設肴醴率諸生觴先生于小滄浪之深淨軒再拜爲先生壽告成事也聞考年譜先生以宋仁宗景祐丙子下距今庚辰七百二十有五年凡閱十二丙子矣古來巨公名垂天壤者不少顧第文人學士能稱說之耳至于田夫野叟童稚稗販夫婦之愚或百不能

舉一焉獨先生更四代垂七百二十餘年之後試舉其姓氏詢之田夫野叟以至童稚稗販夫婦無不知有東坡先生者此何以故蓋先生浩然之氣清剛不撓之節與夫光風霽月之襟期能自葆持其姓名于千百年之久而其神之所在如水行地中隨拍隨見蓋不僅以文章也公之于先生尤有獨契幼即貌先生像侍已其側迨筮仕風節文采大略追蹤夜夢屢見晝思微茫孟稱尚友諒如是耳嗟虜當先生生存謫居黃州放歸陽羨及乎垂老投荒崎嶇嶺表再謫儋耳至無屋可居偃息桄榔林中而花豬薯蕷一飽無時當時之阨先生可謂至已詎意七百二十餘年後尚友如公爲之羅吳羨拏黃梁華酌既陳新詞更奏先生有靈能不乘驂翳鳳翩然胥蠻于茲軒之中爲公舉一觴也邪公既倡爲七言歌詩記其勝同時和者如干人哀然盈卷軸慕而爲之者猶未已也公輒彙爲一編命衡序憶是日也檐暈拄地堅冰塞川予家塵二百里而近悵不得與今得以蕪辭挂名簡端屬有厚幸乃不辭而序

之

紅橋集序

淮以南州郡存離河患至煩 聖天子自沈璧馬公卿以下爭捷

石負薪猶慮饑黎或失其所詔撫臣歲一躬歷其地振貸而拊循

之俾毗無轉徙故自丙子訖今大中丞商邱宋公凡五至矣庚辰

秋某適以客遊從親見公駐節空祠脩然如寓公每出行部則駕

輕舸卻騎從跋涉波濤沮洳間窮簷蔀屋巡歷殆徧而能以劇

自困稍暇輒課詩自秋徂冬得詩如干首別爲一卷公子山言詩

及諸名士倡和之什亦附焉題曰紅橋集聞考郡志紅橋在廣陵

鎮淮門外顧其名不甚顯自新城王阮亭先生司李揚州與海內

名流數觴詠于此一時施愚山劉公猷陳其年鄒程邨諸君皆有

紅橋唱和詩詞行世而紅橋之名乃大著阮亭得一絕曰鎮淮門

有春酒船雙槳劃波晴日前解識紅橋好風景遊人齊向郭西邊

蓋紀實云嗟虜廣陵東南大都會也亡論雷塘隋苑勝蹟銷沈懷

古之士徒襄徇憑弔于平蕪斜照閒尋其遺阯不可復得即所稱
二十四橋以唐杜牧之詩最著而今亦無考而紅橋以尋丈地自
新城始見于詩公今繼以名集行將與平山堂文選樓竝垂天壤
然則地無大小因人而重信夫若夫公詩所詣論者謂鎔杜蘇于
鑪鞫為斯道之總持海內讀公詩者皆見之固無埃愚之卮言也
已

吹劍集序

吳子荆山操數寸不律歲丹鉛海內舉業之文有盛名故海內佔
畢士無不知有荆山先生者今大中丞商邱宋公延致之為經師
與子邂逅吳門使院一見輒定交蓋子雅重荆山溫潤以清品如
良璧又不以舉業也顧未知荆山能詩憶庚辰首夏公招諸子集
含清亭賞芍藥用梅聖俞韻倡五言古體一章諸子各有詩公乃
酌荆山強之詩荆山亦欣然詩詩輒工予讀之駭已又和公延熹
華嶽碑歌予讀之益駭乃不覺伏膺而俛自是數喜與荆山論詩

而荆山亦喜親予贈詩有曰青門先生吾所師詩筆兩絕真瑰奇
予重媿已子問語荆山爾來海內作者不乏詩派總雜輕雋之徒
宗西岷而近織魁傑之才學蘇陸而好盡下者趨流易于長慶蹈
淺俗于誠齋通患在學尠根柢隨習成病非古人過學古人者過
也荆山天授既高承派亦正略不染近今習氣不懈而及于古焉
得不傳漫堂先生評荆山詩則曰氣清格穩唐人正派又曰原本
昌黎而沈鬱頓挫直入少陵之室其欽歎也至矣荆山顧挹乎不
自信有詩一卷取蒙莊語題曰吹劍集蓋謙言也予請為吳子說
劍今夫吳子之劍銛矣利矣其光溢矣方且鍊質于三百篇楚騷
之冶淬銚于子史之爐蘇李為室魏晉為鍊李杜以為鐔韓蘇以
為鏐三唐宋元諸家以為脊為韜為鹿盧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
之無下運之無旁曹子桓樂府不云乎吳子辟閭越之步光楚之
龍泉韓有墨陽苗山之鋌羊頭之鋼知名當代會不如君劍良塵
塵一映云乎哉

賀徐學人成進士序

徐子學人今年成進士三月而過歸侍其母太夫人意不欲遽出曰吾將鍵戶讀書更十年而後仕未晚其友青門山人颺言曰吾聞古之學者九年而大成徐子意蓋在是曰十年舉成數也徐子成進士不足賀若是乃可賀也矣國家之制三年一貢士士試禮部而第者率百五十人今年邀 聖天子曠典乃得三百人通十年計之當得九百人卽半是亦得四百五十人何其盛也願其閒或以政事或以文章能表表自拔于輩流者僅十一焉其政事偉如其文章焯如異日可望爲當代名臣者蓋百一焉若其事業垂于史冊文章不朽于後世庚千百乃得一焉或庚千百未必得一焉嘻何其難也願世俗方以進士爲榮與是選者門以內榮之門以外宗戚士友榮之下至閭巷愚夫婦臧獲榮之夫夫也未必不栩栩然自榮之曰吾畢吾讀書願矣嗟嗟上所願于士與士所以自願望者塵止此乎抑不止此乎夫舉世以進士爲讀書之終而

徐子獨以進士爲讀書之始其于流俗也卓矣余聞先儒言讀書非記誦之謂蓄諸躬必有根柢見諸文足資世用蓋德與言兼焉故楊子曰君子德名爲幾若立功則視乎其時耳徐子之歸也不汲汲于祿養而汲汲于志養其根植矣浚其流而導其歸華實茂矣今夫和之璧晉之垂棘宋之結綠兒而欽爲寶也而毋遽焉雕之琢之合肉好焉南山之松柏龍門之桐吳楚之豫章榎相望而知爲材也而毋遽焉度之繩之中尺度焉然後出爲世用其不以爲珪璋爲梁棟也有是理哉無有也徐子爲學亦若是耳矣予于徐子非世俗執利之交也故于往賀也不以文而以質

水榭詩序

荆溪環邑饒名山水其巖壑嶽峯而竄窳其湖谿泮渫而灤洄其產多杞梓篔簹千章十尋之材葍茗蘭蕙之香草其鍾爲人物往往負奇氣能以節義功名見于世按之史籍代不乏人願求其焯乎立言自命者相望寥寥前明三百年閒偶得一二遺集大率李

青門勝覽卷四
蔡輩耳古人以立言當第三宜其較易而顧稀闊乃爾意者荆溪士君子崇尚實學故所重在彼不在此與或山川靈秀之氣尚鬱而有待與 本朝文治垂六十年以予所見荆溪人士其文章足自不朽者靡得吾亡友陳君其年其年學博而才瞻熟精文選能以古文法行其俳儷弁州所稱用修有六朝之學而無其才昌穀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者庶幾兼之詩始學漢魏進而跳盪于李杜韓蘇閒當者辟易工詩餘長短句後生尤宗之其年歿且久今其所著檢討集方盛行則信乎其足不朽也已儲子汜雲生其年同邑而喜從予論詩與上下其議論每稱其年文集爲荆溪數百年所未有見與予合汜雲爲名父之子年少績學攻吟詠自漢魏三唐洎宋元明諸家皆能瀏覽而研究其得失其自爲詩蒼秀古雅以唐人爲宗亦時出入放翁遺山斐然成裘矣將刻所爲水榭詩三卷請予序予語汜雲子才與學皆不逮其年顧其詩自足傳遠力而爲之使後世稱荆溪詩人其年之後當爲儲子首屈一指

則今日平子之目不虛矣憶曩時客京邸其年過從尤數同時竝稱兩髯有兩髯行長歌傳于世而新城王阮亭先生題其卷曰士龍能笑不吾髯幸無恙故或亦稱三髯追維笑語恍如昨夢而其年遊道山且廿載矣因序儲子詩觸緒紛來其能無向秀山陽之感也夫

大中丞商邱公七十壽序

今大中丞商邱宋公以癸未正月廿六日爲七十壽辰海內能文之士爭欲以言壽蘄辱公久故又有文章知己之感客幕下者十年忘分相於如一日不敢自同輩流乃先期豫爲之敘輒先推海內士所以頌公者而徐申以已說以自附于古人頌禱之誼士所以祝公者三一曰張世閱二曰颺政績三曰頌文章張公之世閱者曰商邑翼翼發祥孔長惟莊敏公開其先惟文康公大其世惟公方際其盛行陟台衡贊謨弼與漢之韋平唐之李吉甫德裕宋之范仲淹純仁後先踵美敬藉舉公一觴颺公政績者曰行省巡

撫之設實始宣德終明世撫江南者周文襄公忱王端毅公恕稱最而忱在江南二十二年恕不二年久暫殊也 本朝設巡撫仍明制六十年閒撫江南者獨推睢州湯公斌與公首稱湯廬滿二載而公已十一年久暫亦殊也公之撫吳所爲美政不勝書大指尚廉靜與吏民相安無事不欲峙赫赫名論者以公方文襄謂適相埒云而文襄距今垂二百五十年而遺愛在人畏壘之俎豆至今不衰敢藉更舉一觴頌公文章者曰造物富貴之枋與文章之枋相爲畸勝往往以卿相之尊求一言之傳而不可得誠靳之也故歷漢唐來二千年以公卿操文枋代不數人公束髮操觚蚤負盛名洎乎文望日崇而道日益廣著述之富沾溉海內加之一門之內人各有集入其室者觸目琳琅盛矣哉請爲公勉醕三爵祝已蘅乃揚解而前曰諸君言是也顧蘅所以壽公則有進禮七十曰老而傳解之者曰其人事業文章可傳于後而可無事事也故莊子曰逸我以老自後世仕宦者以官爲家耄及而不肯自逸于

是一二止足之士著之史冊夸爲美譚漢二疏之歸道路觀者歎息共言其賢薛廣德爲御史大夫歸縣其安車傳子孫以視榮幸公恬澹夙高易退之操常錄歐公前後思頴詩而自爲長歌書其後有曰我官于南將二紀清夢往往落西陂縛橋結屋埜岸闌撈蝦打鴨扁舟宜又曰會須請急賦歸去者英幾輩相追隨其標尚乃爾一旦 聖天子優禮老臣獲賦遂初公將徜徉泉石追逐漁釣而神日益充而貌日益童不服食而羨期不導引而喬松區區人世大耋期頤詎可齊量哉于是乃可祝公引滿無算爵矣夫爲元公介壽而慙愚以引年自世俗之論非迂則妄抑韓愈有曰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于執事也可以此言進長蘅亦云

積善錄序

代

積善錄者平江老儒朱翁排纘吳舍人孟舉所爲賑饑救菑已責助喪諸善事成帙而名之者也孟舉博雅以詩文名又精書畫賞鑒雅不樂仕宦予擬其品當在楊鐵崖倪雲林閒詎以是編重朱

翁之意亦以風乎世之擁貲自封財生而心死者耳爲之序者五六家皆文章鉅公也毋論予不文卽文奚辭于贅顧錄中有一事可補史傳之闕而論世之士亦或有取于斯者余特表而出之孟舉有疏戚曰費君名彥芳明萬厯間舉于鄉崇禎五年補平涼隆德令未幾流寇薄城守弁某先遁君登陴扞賊中流矢城陷賊執君掠署舍蕭然無長物詫曰窮如是其好官邪縛不殺先是君以丸書乞援于固原道陸公夢龍報曰第堅守旦日自提兵來而書爲賊所得設覆六盤山以待陸至陷伏中力戰被重創死全軍殲焉賊怒君之乞援也乃害君君挺立受刃腰頸皆穿穴以死事聞當優卹而逃弁某賄樞部卸罪于君謂城守謀疏故僅贈奉直大夫靜寧州知州喪歸貧不能葬二子又相繼死孟舉慨然爲舉三喪屬呂雷良銘其幽蓋距君之死四十九年矣呂文最感槩可誦大略謂明季仕宦獨尊進士而其中又有門戶之黨出必由進士仕必入門戶則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絳誤易復失職敗節可飾

罪爲功其力至于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而不以爲難公特以不由進士不入門戶以迂拙守官死封疆而無聞焉予讀之不禁掩卷歎歎蓋明白熹宗時閹禍蔓延正人刳屠略盡思陵之世僅存者一二斬刈糜爛之餘也而門戶愈堅朋黨之禍愈熾黨同伐異賢者不免卒之君子不勝小人勝而明祚亦移矣二百八十年無恙之金甌破碎于千百庸進士之手相傾相軋至土崩瓦解而原諸臣之心則宗社可覆君父可亡而進士門戶之局必不可破百世而下讀史者有餘痛焉嗚呼費君以老孝廉身殉城社而事往世移史書旣未必錄而鄉里亦鮮有能記其事者向微孟舉則忠臣姓名幾何不爲獐狢噉盡而羈魂之泣青燐而嘔宵露者且求一抔之安而不得也然則孟舉豈不誠高義哉予序積善錄而于君之死特詳者欲令後世知有君名因茲錄而逾著或者亦孟舉意也

青門賸橐卷四

青門賸橐卷五

武進邵長蘅子湘

記

元墓探梅記

環元墓而山者以十數環山而村者以百數環村而梅者無隙壤也花時平望三十里如雪故元墓之名以梅著元墓相傳晉郁泰元葬此得名亦名萬峯山一日卽鄧尉山冬煥無雪今歲梅特蚤中丞公以正月初十日戒行會風雨不果十一日雨止放舟三十里木瀆又三十里虎山橋公舍舟肩輿行同遊者皆竹兜從出沒湖光嵐翠間遊興躍躍五里抵元墓聖恩寺主席仁公肅入坐四宜堂堂前古桂六七株離奇欹倚數百年物也堂之右稍南小軒爲今上駐蹕所御書松風水月字嵌壁間前仍設御榻瞻視而出飯于還元閣閣面湖環山松風謾謾然飯罷循修廊出寺後山麓觀真假山石玲瓏類人工鏤鑿故名凡物往往以假冒真茲石獨以真冒假爲之一笑已乃取徑萬峰院登鐘樓樓前多壽藤

長松牆外巨竹萬箇爭擎雲鬣翳蒙密幽清淒寒未夕而暗出竹
閒循石級南下半里許地漸平衍回望四面皆梅萼勃香氣花光
合帀夕霞如燕支紅返射之益奇麗還坐石橋欄徙倚久之則林
壑暝色煙雲幕岫澹月在松杪矣返寺茗話僧定後公興猶劇攜
蒲團跏趺御榻旁聽仁公談禪說莊子予問一訓荅覺有理趣夜
且半子返閣中宿籟響谷鳴松濤颼颼逾激幾不能成寐中丞公
字牧仲姓宋氏學者稱漫堂先生同遊六人公子筠孫吉金羣從
之學鎮遵化戴生日宣子則毗陵邵長蘅

彈山吾家山遊記

彈山在元墓西南六里山故有七十二峰閣公耳其名久銳欲往
十二日晨行二里過董潯陽墓至此徑益狹花益密低枝觸帽絰
衣遊者時時側脰過之閣踞彈山巔圯不可登有李西涯篆書題
額亦破碎山爲顧文康公丙舍公名鼎臣明嘉靖閒人闢後稍東
百餘步正面太湖湖中山近而最大者曰西洞庭稍南益東而大

者曰東洞庭馬蹟山則翠屏隱隱在百里外其它如龜如龍如龍
舌如梭如蛇如貓如鼠如鳳凰如錢堆如大玦小玦大雷小雷如
石公如謝姑如南烏北烏東鴨西鴨如琴如杵如筆格如翦帽遠
者近者浮者沈者峙者蓋七十二峰若可數云按志彈山亦名潭
山故土人呼潭東潭西也潭西小山曰茶山曰石壁梅爛熳望之
如殘雪滿山與湖光相映下山飯邨莊行三四里登吾家山山高
僅廿仞其上少花多巨石薛駁下視則千頃一白目混漾銀海中
幽麗殆不可名狀月夜登此不知奇更何似公欲題以香海予曰
極佳可作漢隸鐫崖石上也循舊徑下至虎山橋入舟解維歸爲
記遊詩若干首命某同賦今夫探幽勝嗜吟咏此山林之士之所
擅而樂也公以中丞提節鉞撫七郡五十三州縣吏民顧不撓于
劇澹然有以自足而又汲汲與山林士爭一日之樂非賢者能與
爲之記歎公之賢不可及也

靈巖山遊記

歸舟至木瀆日未晡故韓蘄王墓在靈巖西麓公艤舟往觀登岸不一里豐碑兀峙高可三丈闊當高五之一額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爲宋孝宗御書文則趙雄讓周必大書公徘徊求王家不得向碑石再拜蓋冢在碑西北里許榛莽翳之嗚呼當王之葬時玄甲列陳起家象山極一時壯麗高峻雄傑之觀距今五百五十年而一坏寂寞斜日蒼涼貍驚鼠欲求當年石馬翁仲之遺蹟而剝泐頽什僅有存者嗚呼如王之赫赫功蓋天壤猶若是下此者何恃與然幸而王功在史書雖童穉婦女識王之名固知北山石椁紉絮陳漆要歸速朽而名垂簡冊者爲可久與公屬有公事先返予與同遊者從微徑上百步街捫石鼓望醉羅漢石龜極肖獨西施迹未免唐突循寺門西折而北上石磴至響屨廊山雨忽來琴臺咫尺不得上踉蹌入舟覺遊興頓盡舟抵胥門昏黑久門者猶啟牡以待入署予疲極就枕夜漏下十刻矣後三日記成蓋甲戌正月望日

深淨軒記

使院來鶴樓之左有池規可廿弓相傳明萬厯間巡撫某公鑿池上故有軒吳郡志稱鑿池栽竹極幽邃之勝是也軒之廢不知何時池西老屋三楹廢爲庖廚爨煙突煤楹桷黝剝刀俎腥穢之棄以池爲壑巨石頽斷或臥或踣弗草翳之窪然者塗污而已商邱宋公來撫之二年政簡俗誠理甚無事暇日行池上延伫久之曰是中大佳如委之草莽何于是醜之而神漢出蒔之而芙蕖華已乃徒竈遠庖因舊屋而新之以甃以堊以整闢東向面池繚以朱檻波光日景滉漾動搖環池植竹幽蔭蒼蔚旣成與賓從觴詠于是凭檻四顧則芙蕖之娟靚翠篠之蔥蒨怪石之嶽峯與夫嘉花叢卉疏梧高柳之掩映若前日未有是池而一旦開闢疏鑿而出而萃勝于軒之中也公樂之名其軒曰深淨命長蘅爲之記客曰公之名軒蓋取少陵竹深荷淨句也予曰固然然可以觀政焉蓋公言治道貴清淨曹參師之而齊國大治其人爲漢相大指如奉

教于蓋公者故其時歌之曰載其清淨民以寧壹深淨猶曰清淨
莊子曰息之深深息深則神清淵深則波清故深清皆從水理相
因也然則公之撫吳其卽參之治齊乎後此繼公而來者凭茲軒
而思所以命名之意則吳民有厚幸焉記之作豈徒垂茲軒于有
永公曰予志也乃鐫石寘之壁康熙甲戌閏五月九日
傳是樓記

大司寇徐公健菴先生名其藏書之樓曰傳是吳門汪鈍翁甬東
黃黎洲皆爲之記鈍翁之言曰先生召諸子登樓而詔之曰吾先
世故清白起家吾無媿田宅園池臺榭金玉玩好之物以傳後所
傳者惟是耳矣遂名其樓曰傳是而黎洲則以謂世之藏書者未
必能讀讀者未必能文章而先生兼是三者而有之非近代藏書
家可及其說美已顧蘅竊疑先生名樓之意不在此常誦昌黎文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乃喟然曰先生所

以名樓意在斯夫傳是者何傳道也蓋昌黎自言之矣斯道何道
吾所謂道也嘗試博觀天地古今之故微而性命道德仁義顯而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精則卦象圖書其迹則紀綱政事禮
樂大則皇帝王霸之所以相嬗細則鳥獸草木蠕蠢肖翹之所以
咸若皆是道也六經載是者也子史百家羽翼是者也善乎先儒
之言曰昔聖人之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
之積其子孫或至于遺忘散失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
世守故六經者道之記籍也聖賢所以相傳傳是而已或曰茲樓
所貯不特六經子史已也凡山經野乘以至浮屠神僊醫藥卜筮
種植之書靡所不收合乎道者離乎道者甚而披猖滅裂顯畔夫
道者皆在焉循子之說如偏而不該何蘅則以爲是未聞道者夫
道有相因而相爲用者質文損益舟車裘葛之類是也有相反而
實相成者水火東西黑白之類是也不相因不見道之全不相反
不見道之大故曰稊稗瓦甓無乎不在且夫道術之裂久矣舉世

賢賢沒溺于訓詁辭章之學而莫知所採必當有鉅儒者出淪流而濬源上闕鄒魯下守洛閩息異同之喙而倡明一代之絕學如姚樞許衡其人者乎是則先生傳是意也而顧謂塵塵以錦標牙籤與藏書家相爲勝豈知先生衡氣機者哉蘅愚陋又有所大惑者近來一二振奇之士厭常喜新于六經子史之書讀焉未必能徧也而務按求斷編僻簡七略四庫所不列前賢所擯斥而不能以觀者偶得一二傳相鈔寫詫爲祕函智者不免今夫稻粱蔬肉以爲食繒絮布帛以爲衣古今莫之易也有人焉曰吾食必龍之腊麟之脯吾衣必鮫人之杼火浣阿錫之布不則寧凍餓以死吾惜其人自蹈于凍餓瀕死而不知悔也悲夫苟得先生之意而深思之其亦可廢然返已夫

西陂魚麥圖記

商邱公命廣陵禹生圖小照科頭野服坐柳樹下面清溪溪荷如錢岸麥新熟如黃雲釣艇魚罾與夫瓜舍牛宮參差映帶題曰西

陂魚麥圖屬長蘅爲記公之言曰吾邑西門爲古埵澤之門距城闔三里有埵巋然高十仞削立如卓錫志稱關伯墓云又西南行十里有澤演漾而滌紆澤多菱芡蒲葦荷尤盛聯縣隋堤南湖淼然勝觀予別業在焉先是其地史氏常居之名史家河予乃更名之曰西陂以在邑西也詩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孔安國曰澤障曰陂也予常欲移家而居焉此願懷之十年而宦遊南北卒卒未遂乃僅託之圖畫形之篇什且纍纍盈卷軸矣今又作是圖自惟固陋遭逢 聖天子知遇之隆再擁節旄更巨鎮寵榮逾涯大懼無以報稱臣子之誼豈敢言乞身然而故鄉之思寤寐不忘是圖蓋取元次山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之句而名之可以見予之惓惓于西陂也長蘅曰公不可以次山竝次山刺道州遭亂時政迫促不行其志退而思自放于江湖故其言如此公際盛世道能獲于上澤能及于民中外想望將大用公固不當于次山竝第所爲守官靜以安人偶相似耳歐陽永叔續思穎詩序自言南都至

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七篇以爲年益加老心亦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公儻類是乎然聞按歐公年譜皇祐二年畱守南都卽思買田頴上其致政歸老在熙寧四年中間相距廿有二年而歸頴之願始遂公素澹榮利嗜山水其難進易退不殊歐公吾知公之引竿刺船于西陂固當有日而今非其時也則聊以是圖寄臥遊焉可也商邱公姓宋氏

香草菴記

予友胡君以香草名菴惲正叔爲之圖顧赤方江翁瞻龔仲震賀剡川爲之詩方樓岡爲之序諸君皆一時知名士樓岡序引王元美所爲葉文莊菴竹堂記及梵書化城事蓋君之菴固無有也憶戊辰春遇君闔閭揖而請予記予客遊忽忽八九年比詢君近狀則菴仍無有也予笑曰君之菴虛也予請爲君實之君之名菴非有取于屈原香草之思乎按離騷所引喻香草不一而足其首章曰扈江離與辟芷紉秋蘭以爲珮離離也生于江曰江離一曰卽

蘼蕪一曰楚謂之離晉謂之薺齊謂之茝也辟芷芷生幽僻也蘭闌也以闌不祥也傳曰德芬芳者珮蘭荀子曰蘭茝橐本漸于蜜醴一珮易之也連類而及者凡十有二曰蕙蕙惠也或謂之薰氣薰則惠和也曰荃卽蓀也原借以喻君故曰荃不揆予之衷情也畱夷者畱畦也揭車爾雅曰藹車芑輿是也杜土鹵也杜蘅葉似馬蹏俗呼馬蹏香也菊全鞠爾雅鞠治藩今之秋華菊也或曰鞠窮也草有華至此而窮焉故謂之鞠薛山斬也薜荔緣木而生藥荔荔然也胡繩葉纏纏可繩也芟蔭也荷芙蓉亦名芙蓉也因草而及木凡三曰木蘭曰椒曰桂惡草之類曰蒼葢施曰茅曰蕭艾曰檄以喻佞嬖上官大夫靳尚子蘭鄭袖之徒也原意若曰謂幽蘭不可珮謂申椒其不芳猶別之曰是椒也蘭也至于蘭芷變芳荃艾化茅則與之俱化矣蓋世之盛也君子道長小人樂爲君子用或化而爲君子者有之洎君子道消則中材皆驅爲小人用甚而君子而化爲小人者亦有之宋明黨禍之末流可觀已若乃獨

立而不懼瀕九死而不悔如原者何可及哉何可及哉太史公稱之謂可與日月爭光信矣其曰志潔故稱物芳則香草之謂也夫原之于香草特寓言耳君以名菴又寓原之所寓耳君試以予記張之壁閒士友入君室誦予之記則江離蘭芷蕙荃之屬若蔚然紛披于除翳然苾勃于几于榻也則君之菴竟可不作也君名某號芋莊嗜書工詩喜與名人遊康熙丙子八月邵某記

客山園記

上虞治之東北三十里有山竦拔而挺峙儼如賓客者曰客山對面有山類橫琴者曰琴山形類鳳者曰鳳皇山池西一峰離立高及客山半若俛而拱揖然曰主山羣山迴合隱然如環中有居人數百家其里名五大夫鎮相傳昔焦媪居此五子皆爲大夫因以名而王梅溪會稽賦則又稱五松云地多水田平疇宜秔秫其東有湖曰新湖淪漣十里漁莊蟹舍映帶如畫是姚虞之界矣予友尹君迂夫居其地數爲予言之如此君又言曰客山距舍下僅百

武舍旁故有隙地一畝而羸中有池有梧柳予將鑿池種荷環池益植巨竹梅花叢桂之屬又將構屋五楹于池北中爲天放軒虛其左右以度書籍貯茶器酒具而榜其扉曰客山園予故倦遊將歸老于是矣敢以記請予笑曰吾記易耳須子園成記之未晚也尹君曰不然吾園旣成則園娛心也吾園未成則心造園也久矣夫吾心之有一客山園也而奚不可記且夫造物者有亡成毀之數相循亡端遠而金谷平泉履道之勝亡論已近而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周公謹吳興亭館記更近而遺老所親覩記弁山紅豆諸園其吞若吾園什伯而不蒂芥者何限而今有存者乎亡有也嘗試曠覽古今當已毀之後視吾園未成之前孰有邪孰亡邪抑吾園浸假自亡而之有浸假又自有而歸亡有果成邪亡果毀邪吾不能知也夫旣已銷沈剗滅矣而區區之名仍存天壤則豈非文章之垂後者差能久與予喜其言類聞道者乃次第之作客山園記君名鏗能詩工臨池亦豪于酒迂夫其自號也

靖江縣鶴祥菴記

靖之爲邑四面環大江洲嶼芊緜孤山兀峙與海潮相迎距望之
洪波灑漾疑若海外員嶠然而中具城郭闐闐墟落亦一奇也鶴
祥菴在邑之元山距郭十里而近菴之建蓋以劉處女云女故世
家子幼卽蔬食有出世想稍長虔奉大士梵典不經指授皆能成
誦一夕夢神語曰汝算止十九齡亟祝髮女私念父母必不從乃
自製僧衣帽潛出投尼菴比曉其家人覺邀之歸而一二惡少年
驟有謠詠語父聞譙讓女女曰吾世緣行盡吾視去來脩然耳奚
辨爲後四日忽端坐自繫死死之時風吼鬼嘯異聲殷空先是鄰
人見火毬二騰擲女所居樓脊上而家人婦夜聞僊樂自遠而近
者三及引樁有白鶴十二導至葬所盤旋空中久之見者駭歎其
父武南君思女不置爲建丙舍三楹安木主而邛翁里媪皆稱僊
姑往往有膜拜者君乃肖女像傍室而中楹供大士像令尼某者
偕其徒居之此鶴祥菴所以名也君來具道前事請予爲之記予

嘗覽續僊傳女僊謝自然每云登玉霄峰卽見滄海蓬萊亦應不
遠于是入海求師後竟得僊去而韓昌黎作謝自然詩則云繁華
榮慕絕父母慈愛捐凝心感魑魅恍惚難具言又云如聆笙竽韻
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肅肅風景寒其詩指卒歸之于正而事
適有相類者顧未聞致白鶴之異如劉女也或曰鶴陽鳥而遊于
陰爲僊人之騏驎劉女疑果以尸解得僊故有白鶴之異或曰鶴
靈禽皓潔不受汚女以死自明皦然不欺其志故鶴類之其來非
異也以表潔也邵子曰信夫鶴之來以表潔則謂之祥也固宜菴
成以康熙壬申某月爲之記以己卯某月

菱溪草堂記

菱溪在毗陵郭東五里爲漕在到渠南注之支流按邑志曰采菱
港或曰菱港而無菱溪爾雅曰水注川曰溪則茲水名溪固宜曰
港或從俗也漕渠自京口來東西互郡境入吳越界史稱隋煬穿
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今漕渠是

也而溪旁則相傳隋離宮故址云予族子龍文居濱漕渠門外邪直菱溪塵十數武乃于所居堂之東偏稍南別構三楹爲讀書之所而名曰菱溪草堂中貯書千餘卷其前隙地廣袤各及尋而三之壘石爲峰者及尋環以小池如峭壁巉巖峙澄潭中旁植雜花木十餘株常欲請子記鏡石壁閒未就也今年閏夏予舟行自吳閫歸信宿草堂會暑甚侵曉獨坐池上市聲未囂露氣晨流游儵百餘頭皆唼喁水面如霞駭遠聞行舟欵乃聲與漁歌相互答窅然移情者久之閒攷隋史大業十二年春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于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按之圖記與郡邑志所載皆可信不虛度其時聚斂之繁急督趣之峻酷與夫臺殿樓閣窮極壯麗之觀大概可想見而宮成而盜起竟未及一臨幸莽爲邱墟然則侈汰者速亡而富貴之不可恃如是哉而菱溪一勺隋至今且千一百餘年而韋布之士猶得私而有之以名其堂試與子凭河遠眺

其所當訢然而賦慨然而興今昔盛衰之感者蓋百端交集矣龍文恬淡不攖心俗務養親讀書之暇將課耕東皋以自娛亦時喜從予論詩初字九儀今別字東耕以見志卽其人可知康熙壬午七月廿日青門長蘓記蓋堂成之歲也

研堂記

予嘗爲楊子序所爲研堂詩堂時無有也第以名其詩耳今年以書來曰研堂成敢以記請且述所以名堂之意曰茲研先王父大參公諸生時常珥用之臨歿手授不肖某命以世守不敢褻也問其堂之規制則曰屋三楹不陋不華虛其中貯書數千卷木榻棊几取具堂後通舊齋稍位置卷石花木宅鼎彝書畫珍玩之供無有也又曰研雖微先澤馮依在是韞之以文匱襲之以古錦而意終未釋也乃謀作是堂以居之蓋規度三年而始成先儒有言凡事不患于無成而常患于易壞某竊怍怍焉願乞記以垂永也予乃喟然曰是孝子慈孫之用心也可以書矣予每行闐闐閒見吾

鄉世家巨室高閣相望間亦有不類者親存亡恙而祛篋摸金耗其室中之厚藏坏土或未乾而平泉之石履道之宅儵焉易主如傳舍甚者出其先手評經史諸書朱墨猶殷一旦粥之駟僧阜隸之手前代之朝服賜貂改爲優伶登場之飾無所恡惜就予所偶覩記可慨有如是夫而何有于區區一研之微然則如楊子誠賢矣哉爲之記抑可以風也

蓼莪禪寺新建大悲閣記

蓼莪禪寺舊名蓼莪菴相傳菴以晉孝子王哀得名訛也又傳菴左荒塚爲王哀墓邇年或立碑其上尤誕妄按史哀字偉元祖修父儀家世北海營陵人晉文王爲安東儀爲司馬東關之敗文王問近日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文王怒遽殺儀哀痛父非命絕世不仕立屋墓側旦夕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一柏常所攀援涕泣所著色與凡樹異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又按王隱晉書王哀亦作哀當洛都傾

覆寇賊蠶起衰宗親悉欲移江東襄戀墳墓不肖去賊害之哀事見正史者如此夫哀以孝稱當其生存不肖離墳墓一宿于外遭亂猶戀戀首邱寧以身徇哀旣死安得踰淮涉江跋涉二千餘里而營葬于此此事理所必無者閒覽武進邑志載新塘鄉有嶺曰黃婆嶺俗亦呼王哀嶺蓋音近而訛云或者因嶺而及菴因菴而及墓俗儒不說學往往傳會古蹟疑誤後人如此類者何可勝道哉余又心疑蓼莪名菴其來頗久明杭雙溪淮家半江珪皆有遊宿蓼莪菴詩二公皆成弘間人有文名詩無一語及哀事今年八月子籃輿藤杖信宿山中徧詢老衲欲求成弘以前殘碑斷碣無一存者乃慨然以謂古人之傳疑者事必考之史理必證諸經哀墓旣徵史而訛矣蓼莪之詩則經也嘗誦詩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追而爲恨又深哀之一則曰哀哀父母再則曰哀哀父母語極深痛校陟岵鳴羽諸詩其感人尤切然則昔人名菴之意蓋教孝也夫孝道至大通神明貫儒釋聖賢以此教

人慈氏亦以此度世後之遊是菴者顧名而繹詩而惻然念顧復之深恩動銜恤之隱痛則是菴之裨益于世道人心甚鉅而世俗顧斷斷然欲牽附以王哀廢詩事其說非也菴創建不詳所始其廢而復興在 國朝順治閒開山僧曰瑞雲自龍池來把葑蓋頭斲石枹土者幾三十年而恆一繼之康熙己酉立石紀月日乃額曰蓼莪禪寺近益構傑閣五楹供大悲觀世音像閣成而寺益勝面湖環山凭閣而古桂虬松若益而蔥鬱會予至山中寺僧述其師遺命請予記甚力既念寺拒余家五十里而近事有當辨謬正論者亦吾輩責也乃不辭而記之閣鳩工以戊寅十一月訖工以癸未三月必欲得予記者僧道林也出力以佐其成者某某得附書

青門賸橐卷五

青門賸橐卷六

傳

房景春阮之鈿合傳

武進邵長蘅子湘

房景春字和滿江都人萬曆壬子舉人崇禎閒官房縣令阮之鈿不詳其邑里以薦舉官穀城令與景春同時當是時流賊在鄖襄間者號十五家亦稱十三家張獻忠羅汝才爲渠率獻忠尤桀黠怵于新敗乞降總理熊某承制命監軍道張大經受其降獻忠入據穀城不宥放兵謾言曰予我十萬人餉爲三郡扞圍三郡鄖襄荆也熊某者故多易好大言且貪立奇功遽信之疏爲請銜給以六月餉獻忠具軍狀備調遣然竟不應而汝才諸家賊蹂躪黃光隨閒僵尸千里會總兵左良玉龍在田大破賊于雙溝斬二千餘級汝才懼叩太和山提督太監乞降熊某疏言臣于射革順徇四股主勦其餘九股主撫今汝才已輸誠請赦罪授游擊將軍詔許之率所部分屯房竹上保四邑時鄖屬列城灌莽房縣以景春故

稍稍剪荆棘集流移完保聚汝才依之解甲耕屯是歲崇禎十一年也明年五月獻忠反穀城先是獻忠部賊數標掠之鈿執以告獻忠始猶稍懲以法既而掠愈甚之鈿數言之曰縣官自不與餉耳得餉當自止穀城下有河當漢沔匯處獻忠立關徵稅月榷數千金軍士于草間得義勇營關防制府卽以給之獻忠寢驕制府又檄張大經入穀城護獻忠軍大經客某得出入幕府諛獻忠于支當極貴獻忠心動反益亟之鈿屢開視禍福獻忠銜之之鈿度無可如何憂憤成疾累月不視事及是遂毀城篡囚徒劫庫兵殺傷吏民之鈿聞變遽飲鴆未絕賊突入索印之鈿搖手不與賊怒揮刀刃之奪印去縱火燔官舍骸骨爲燼獻忠未反時之鈿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蓋自知不免云景春聞獻忠反度賊必犯房縣呼其子鳴鸞往覘汝才爲之備鳴鸞諸生負忠勇多方而健鬪賊素憚之是日馳入汝才營握手語曰君不念香火盟乎口血未乾亡從亂初汝才之

乞降也景春以制府檄單騎往撫汝才及其黨白貴黑雲祥啜血盟故鳴鸞云然汝才唯唯鳴鸞見其目數曠曰是賊叵測亟入城與守備楊道選授兵登陴景春遣閒使縋城求援制府凡十四反最後以寸跡蹶刺血書告急終不報既而賊大至獻忠兵白幟汝才兵素幟俄白與赤交麾其眾四面環城攻之白貴黑雲祥策馬呼曰亟以城讓我一曹保亡它景春厲聲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賊又持張大經檄諭降景春怒大罵碎其檄鳴鸞戰且守相持五晝夜發大礮擊賊多死賊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鸞積薪焚鑊油下灌之又斬賊前鋒上天龍于城下巴又擊獻忠傷足士氣益奮而指揮張某故與賊通開門延之入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景春被執脅之降不應賊先殺同縛者數人漉血滿前景春不爲動引頸受刃鳴鸞伏父尸且哭且罵賊又刃之至死罵益厲僕陳宜亦死同時有主簿朱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之鈿死以五月六日景春後之鈿二十五日死事聞贈太僕寺卿建祠鳴鸞與陳宜並得祔祀

總理熊某以受賊給大辱國緹騎逮至都論棄市論曰明季寇禍烈已原其所由失策在撫一誤于楊鶴有耀州之撫再誤于陳奇瑜有車箱峽之撫三誤于熊某有穀房之撫而賊燄燎原明事卒不可爲已善乎卽撫戴東旻疏略曰羅汝才詭占屯部帶刃以耘一有勃稽奮挺而起張獻忠據邑弄兵其人豺狼萬一兩部俱動則荆襄之禍不知所終矣以臣愚計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奔獸周隄二三百里內乞命理臣率鄆郢之卒督臣掃關隴之兵出其不意可以滅此朝食不報嗚呼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誰職其咎哉予悲二公之死乃具論焉又按綏寇紀略載景春父子事頗詳特以房姓爲郝或別有據姑並著之

明少司馬葉公家傳

公諱廷桂字青來七世祖諱受自江西太和徙河南之商邱爲商邱人考諱呈春以貢授訓導後贈如公官公少有文武大志喜論兵負膽略中天啟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遷郎中歷郎署四年大

著聲蹟出爲陝西分巡道以內艱歸服除補陝西督糧道當此之時流寇起秦中延綏南北所在充斥渠魁則王左挂點燈子王嘉穎神一元又有不沾泥可天飛紅軍友李老柴上天猴獨行狼一條龍之徒蠶屯蛾聚大者二三萬小者數千人奔突飄忽郡縣不能制中外方亟邊才秦撫練公國事疏薦公有將略可倚一面調分巡關內道特敕監軍是歲崇禎四年二月也公首條議用兵十三事皆中機宜練公韙之以公督諸將趙大胤張全昌艾穆等三月從擊賊于中部四月從擊賊于郃陽又從急擊賊于韓城于柳村于上峪口每戰公被甲先登鏖急叱咤大呼眾皆應聲騰赴因馳騎合擊賊輒大潰十日五捷凡斬級七百有奇鹵獲器甲輜畜無算點燈子跳而免乘夜渡河去公長軀偉要腹高七尺餘面方皙垂耳戟髯警欬如洪鍾臨陣儼若神人敵望之氣懾戰勝諸將上首功擲級滿前血淋漓積馘突兀如邱冢公踞上座引卮浮滿意氣慷慨諸將功多者自起酌卮酒醕之一日將士追賊暮歸營

公已寢未及驗級相率挽結賊首髮寘公牀下公勦寢達曙嘗夜起擷檐楸閒有物纍纍然燭之則所割賊鼻耳也宿將悍卒皆咋舌竊語曰不意文官中有此人先是文臣爲監軍者不親行陣從容坐莫府治文書而已遇賊嘗躡諸將後問離賊遠近諸將亦以書生心輕之及見公所爲乃大警服故爭樂爲之用七月賊李老柴等陷中部練公以公督諸將合總兵王承恩軍攻圍之城堅久不下公親率騎薄城流矢中胷飛礮及左股不爲卻夜大雨賊突圍犯營軍中亂公手斬一校以徇又自礮擊殺數十人賊乃退明日攻益力榆林道張福臻總兵曹文詔亦提軍至軍聲大振百道並登克其城生得李老柴一條龍艦致之京師磔都市是役也攻圍逾三閱月公之功爲最總督楊鶴方堅主撫議公爭之力且引段熲語以謂狼子野心難以恩結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今日事勢正與相同不聽因與制府邠公退歎曰所謂治疾而必遺種者也後當思吾言矣旣而受撫者多畔去

上怒其誣飾楊逮訊論戍練公亦戴罪益服公先識云靖遠盜劉瘤子本衛弁倡亂外連猓囉詔書名捕數年不能得會公以副使移駐靖遠公曰吾未抵任盜不吾備可禽也密授計遣壯士縛以來猓囉氣斂五年二月鄜州亂初楊鶴所撫賊上天猴其部二千人散處鄜至是突發劫庫兵殺一監司總督洪公承疇念戢亂非公不可請于朝移分守河東道駐鄜州始至居民裁三百家蒿萊滿城狼白晝行市上城半壁下臨流沙築輒圮公爲文禱于神脫所著緋衣覆地承土築之城遂成已乃招流移設方略禽斬賊渠六十七人上天猴誅死鄜延復平八月從督師追殺賊于鐵角城獨行狼可天飛伏誅明年二月以晉寇故調山西河東道移鎮甫十日賊突犯垣曲絳夏閒力戰卻之七月賊大至援軍亦麇集公晝夜竿芻粟飭樓櫓又厚養閒諜詢賊動靜悉知之出奇邀擊多斬獲賊遂遁去公策曰賊雖卻窟穴如故難未艾也乃躬厲將士轢河津剷稷山掬標聞喜大柎其柎柎賊在公境者鞭門抵壁

爬梳略盡會冬防河難民擁河干求渡者數萬公悉令結衣渡有司慮賊雜其中力陳不可狀公笑曰吾在此脫有變吾自當之是歲河竟不冰父老詫以爲異始至歲苦旱斗米直白金七錢公出步禱泣下雨亦下又多方振貸所稟活甚眾尋擢本省按察使大同巡撫缺廷議難其人部擬推公上命改推京堂召對平臺部臣頓首言葉某智勇兼贍五年監軍身踐戎馬廷臣無出其右者七年五月命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爲沿邊重鎮公至適有寧恩之警乃大閱諸軍汰罷伍完聚稽起亭障謹燧燧一鎮屹雄中外遂請開馬市歲獲馬十萬匹籍馬價之贏六萬金上于朝詔褒之自後以獲級功再賜銀幣又以敘捷功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又以入衛京師賜銀幣飛魚服而武陵相方枋中樞數齟齬公猶以其父鶴督秦時郟也公力乞休前後疏十三上得予告歸甫謝鎮營卒以缺餉夜半撞監司門將爲亂公聞變遽躡履出遣一卒傳呼曰中丞來亂卒問公安在公命舉燭火大聲慰遣之

卒投戈伏地請死戮其首亂一人餘還伍公定變于臨去不動聲色由威信素著也歸一年召起戶部右侍郎督理邊餉改兵部右侍郎總督諸軍務公生平耿介孤立不植黨不旁門戶故其再出也益齟齬屢有奏請輒不報以病再予告歸而中州陷賊公歸已無家矣嗚虜思陵末年黨禍益烈其時非乏才也不入其門戶雖才不必用用亦必不盡其才責之愈重則肘之也愈力使必無成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人所爲太息也甲申三月公浮家江南時已病聞燕都之變慟哭數日幾不欲生自是公益病明年五月王師渡江破金陵公由杭入閩欲卜居東甌航海遇盜乃泊台州趨黃巖又從溫陵再航海久之還至衢州以順治三年十月日歿于逆旅年六十二是時本朝定鼎公固知天命有歸閩越相繼建號者皆庸才必無濟蓋決之蚤矣自以逋播老臣旣不忍爲再醮之孀嫠又不欲向小朝廷苟延旦夕而乃踣躡轉徙漂泊經年幾幸速死且以謂客死勝于家死嗚虜夫獨非人情哉公固大不

忍于此也蓋至易竄逆旅公于是乎爲全人矣此論世者所以悲其志而惜其遭逢之不辰也歿且五十年公子金吾君元滋孫增英函公行狀及孝廉計東所爲誌銘走千餘里請爲之傳子故掇拾其大者傳之其它治行尚多略不書公在娠時母任淑人夢緋衣秉笏者曰我居汝家俄火光燭室驚寤而公生爲諸生受知郡守鄭公壬子榜發置騎馳賢書至鄭公曰姑勿言解元其葉生乎已而果然則大喜二事其鄉人至今豔稱之乃附著云
論曰公生于明神宗之世海內晏安又起家儒生一旦當劇寇顧慷慨自奮功名可謂奇士方官戶部郎奉命理御馬監三草場張奄者魏忠賢黨也乘閒達忠賢指欲交公公峻拒一日餽以內庖公愕曰使者誤矣吾不識魏公曷餉我揮之去明日遽謝草場篆鳴序其時義子乾兒蒲伏呼九千歲者接迹也彼其人堪辱公唾否邪嗚序豈易及哉

參考事蹟件繫如左

一中部邵陽韓城諸捷在四年三月公初任監軍時綏寇紀略專繫之秦撫練公國事無公名當是練公以開府專征公以監軍親履行陣有功而紀略止據塘報功歸主將耳此處敘戰功例用以字從字似爲得之

一流寇名目如神一元點燈子類不下數十各自分股蹂躪非一地授首亦非一時三月諸捷獨係點燈子一股行狀概稱前後殺賊某某等非今正

一中部攻圍三月餘決非公獨將行狀于諸將名一切抹撥紀略并不載公名均非信史今據行狀爲主參考當日情形似已得七八覽者庶不駭其互異也

一行狀公以四年八月陞副使移駐靖遠按中部陷賊在是年七月攻圍凡三閱月城始下八月正在攻城時不知何以移鎮大盜劉疇子又實有某人不敢刪姑略其年月係之鄜州以前未審是否

一公以議撫不合與總督楊鶴忤楊卽武陵之父也後武陵枋中樞與公修郅尚以此此事最有關係自應大書不一書又行狀有願假精兵三千可永絕寇患語當時賊勢已成燎原談何容易公老成謀國必不輕作此語行實亦不載刪之又鐵角城訛鐵甕城可天飛獨行狼伏誅亦非四年事今正它無從考据者並依行實長蘅附識

侯方域魏禧傳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開官戶部尚書方域旣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于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鍼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鍼愧且恚然無可如何詞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于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權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鍼家有伶一部以聲

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它奴詞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鍼驟枋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募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肖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之阨能不恡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劔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于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于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方域旣負才名以明經彙舉于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

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眾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訖于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于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橐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歿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鉞敗脫歸後十餘年卒于家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又遺橐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竝名于時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寧都人其生以天啟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蚤歿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擘畫理勢修幹微髭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縣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

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峰居焉翠微峰距寧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寘閘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閒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絮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爲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樵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槩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垞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遊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于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胤午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毗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槁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

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禧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祥字善伯弟禮字和公竝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踔弛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歿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于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旣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而皜然不肖少污其志賢已嗚虜禧儻自謂與

楊隱君家傳

隱君諱湛露字燕侯世爲宜興人學者稱西山先生予論次其事爲之傳始稱楊隱君云子瞻有言凡人相與號呼者賢之則曰君繫以隱從其志也父諱萬春以孝友載邑志生二子次卽隱君幼奇慧兒時嬉戲拾炭畫地作張桓侯像絕肖及長通五經笈及子史釋老星厯陰陽卜筮之書靡所不究弱冠餼于庠弟子自遠至者凡數十百人年四十以次當貢京師會遭甲申之變棄諸生絕意進取葛巾白布袍隱居教授從學者益眾忌者或爲危語撼之隱君慨然曰教我矣遂散遣生徒絕學捐書危坐一室灑掃潔不容唾每踽踽獨行荒野中遇意有感觸則慟哭返歲時拜先墓必伏地長號失聲閒亦蒔菊種花興至酌酒清吟以爲樂康熙間中丞趙公檄郡縣講學令欲得隱君主講席博士徒步造請至再隱君仰天歎曰士故有志何至相迫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豈遂無法高卿邪言已涕泗交頤令知不可強乃已晚頗好導引五禽之術亦喜堪輿言然家益貧或日晏未炊子孫至并日而食處之怡然會詔賜民年八十以上者米帛縣首及隱君隱君堅辭不受後以壽終年九十嗚呼申酉之變予所聞吳中士大夫都巍科負海

內重望學者仰之爲文山疊山者當其時亦往往高肥遯之操勵泉石之志未幾而中道回車不復吟老客婦謠矣而守死固窮至五十年不悔者乃一諸生何與豈富貴重者名節輕莊子所謂金注者婚與抑誠僞異歟先是明崇禎閒宜興相再召勢燄翕熱公卿爭奔走其門顧獨重隱君名欲延致之遣所親道意隱君終不一詣楊機部廷麟以盧司馬喪至宜興奇隱君文欲一見不可機部死難隱君泣然曰士重知己吾極不忘耳爲位哭之極哀邑人李三綱以諸生赴義湖南歿于郴隱君撫其子如己子至成立其立名節多類此休寧汪寶舉同邑史夏隆皆遺民與隱君相友善年皆八十餘乞予傳者其從孫懷遠以能文名諸生閒

論曰予聞隱君喜吟咏然不以示人橐亦隨散失故鮮傳者宋末鄭所南翁名思肖故太學生宋亡遂隱不仕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聞時人語掩耳急走坐臥必南向所爲詩有曰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此世但知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又咏菊曰寧

可杖頭抱香死不曾吹落朔風中彼其視畱夢炎趙孟頫諸人眇然曾足當其涕唾哉嗚呼隱君似之矣

左副都御史徐公家傳

公諱元珙字輯五別字荆山徐之先出自伯翳爲嬴姓其後分封徐以國爲氏徐後有偃王當周穆王時走死失國子孫散之徐揚二州閒故昌黎云徐氏十望其九皆本偃王系遠而譜牒不明公先世家江陰不知于徐何望也明景泰閒有諱泰者南京兆解元官荆門知州泰子元菽官鴻臚寺序班始徙武進占名籍爲武進人鴻臚君四傳至夔州別駕秉忠者公之祖邑諸生暘者公考也順治乙未成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爲福建建寧道僉事移山西參議以內艱歸服除補口北道駐宣府康熙甲寅乙卯閒滇黔亂猝起閩粵東粵相繼煽動朝議大出兵四征不庭而太僕見馬不足以給軍公首輸家財買馬資戰騎上嘉之詔從優議敘徵入爲光祿寺少卿歷太僕通政使太常寺卿凡四遷康

熙廿五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為人質厚有識器當官不務表曝聲迹填以安靜在建寧弭山藪窟穴之姦在口北撫防秋潰卒具有方略及歷位九卿益飭奮周密勤力于職非休沐不出有所建白鑿鑿傅經義可見施行在太常以北郊配位未愜上封事略曰 本朝稽古典禮分祭南北郊園邱南鄉奉 三聖並配甚鉅典也獨于方澤配位臣不能無議者謹按昭穆之位分左右不分東西園邱南鄉則東爲左爲昭西爲右爲穆地祇旣北鄉則以西爲左爲昭東爲右爲穆蓋東西有定方而左右無定位從正位所鄉而分攷漢唐南北郊或分或合而地祇皆南鄉至宋政和四年引北牖答陰之義始改地祇北鄉配位從之而改宋太祖位西設東鄉其明證也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因宋制地祇北鄉而配位仍設于東不應古禮 本朝因之未遑更定蓋嘉靖議禮諸臣原知以左爲尊而禮官誤執以東爲左乃相沿至今耳然明配位止一太祖或左或右尚無越次之嫌 本朝 三聖並配左右易

位因之昭穆失序況配位誤則從壇皆誤而 陵山之從祀于岳鎮者亦誤揆諸典禮實有未安是宜有待于 聖明之釐正也疏入 上諭儒臣考論古禮學士徐公乾學韓公夔皆是公議而廷臣有持地道上右之說者議遂寢而公疏亦畱中顧有識者趨之爲都御史有請正北海祀典疏略曰臣按歷代北海祀典唐望祭洛州卽今河南府宋望祭孟州卽今懷慶府明亦望祭于懷慶說者謂懷屬之濟源潛通北海故就濟瀆廟望祭焉 本朝典禮東海祀萊州南海祀廣州西海望祀蒲州要爲允愜北海沿宋明之舊仍祀懷慶臣愚以爲岳鎮方位當以天子所都爲準往南而祭北海義竊未安謹按北鎮暨巫閭山在今奉天府境山旣爲北鎮川卽可爲北海請更定北海之祭就北鎮暨巫閭便若謂歷時已久不可輒更臣又按北岳祀于恒山上曲陽歷二千餘年 本朝用科臣言改之渾源州矣岳祭可改何獨疑于祭海下其章令廷臣集議皆以爲宜詔報可公奏疏尚多退輒削其橐雖子弟不得

青門應集卷六
聞故傳于人者止此公念太公春秋高力請告歸歸而太公已前卒公持喪甫市月會 孝昭文皇后崩匍匐三千里赴闕哭臨尋遭疾卒于邸是歲康熙廿七年三月也年六十歲 天子憫之詔給置傳歸其喪祭葬恩禮有加蓋異數云公里居以孝友聞遇人嘔啣謙謹親故雖疏賤必鈞禮教子姓有家法臧獲數百指皆有執業儉約素積纖微太公之訓也然好行其德里閭稱之其尤厚者為座主陳公事陳名彩字美公廣東順德人官翰林外遷常鎮道康熙元年嘗輕刑全活逮杖諸生千餘人諸生德之以裁缺歸嶺南遽卒而家屬寓維揚妻妾相繼病歿僮僕散去有一子二女子甫一歲公攜以歸撫其一子一女為營昏嫁成立當析櫬隘產悉與已子均同年生某撫其一女公即聘為子婦烏虜足風末俗矣子永寧舉人官大理評事永宣貢生候補中書力學攻詩文與子厚婦陳女者永寧也
論曰東漢尚氣節故最重師門之誼桓榮為朱普奔喪九江李膺

為荀淑自表師喪蓋比比而有桂陽胡騰少師事實武武被禍獨殞斂行喪孤孫輔年二歲騰以為已子使聘娶焉輔既長還實姓以事列上事與此相類世往往言今人不如古者妄耳如公行義豈讓騰哉兩疏髦髦幾釐祀典或從或不子采其文辭略著于篇令後世議禮者有考云

湖廣提學道僉事郇公家傳

明季詩學榛蕪歷下竟陵爭傑互熾寢淫五六十餘年 國初猶沿餘習江北七子出然後詩道寢昌長垣郇公其一人也公既以聲詩鳴河朔聞海內知與不知皆曰郇公今詩伯也迹公生平弱冠通籍逾壯懸車家食垂四十年士論之重公者謂公澹榮利難進易退高于世所稱名士一等而不知公固具文武才饒幹濟塵一試而歸未究其用而竟優遊泉石以老有識者所以歎公之難及而不能不為當代用人者惜也公歿之明年公子驥遜走使三千里來請予為之傳公諱煥元字凌玉學者稱雪嵐先生先世自山

西長治縣徒大名府之長垣遂占籍爲長垣人曾祖永春明嘉靖
壬戌進士累官按察使祖和鳳蚤物父獻珂崇禎庚辰進士官吏
部主事予告不仕晚更號潛菴公幼穎敏崇禎己卯登賢書年甫
十七爲實林劉公所拔劉公才士每語人曰吾得一小門生髮方
覆睂蓋自謂得人也由是小門生之號籍籍京師入本朝丁亥
成進士謁選得山西太原令太原故土城庫不及尋而地當汾潞
衝公至議增築甃以甗石眾迂之公不爲阻未幾有姜襄之亂城
西南隅未完者尚三百丈時值嚴冬公捐俸三百金命熾火糞炭
于俾閒烘甗炬灰由凍堅以沸湯沃之晝夜趣工三日而城成當
是時大同告變寧武應朔相繼陷遠近震驚公嚴飭守禦申條約
練丁壯三百人可以戰烏銃三百杆可以擊俄有傳僞檄至縣揚
言招安公大怒立命索賊斬以徇賊逸去乃手碎其檄焚之詰朝
集眾關壯繆祠下封羊啣血自誓與城俱存亡詞氣激昂吏民感
奮公乃奏記撫軍曰職按今日賊勢以西山爲盤踞之窟開色諸

口爲出掠之門萬山崎嶇紆迴五七百里官兵進剿實難爲今日
計惟于開色諸口屯勁卒數千建大將旗鼓聲足以奪其魄實足
以扼其衝原太汾潞俱可恃以無恐若如今日倏去倏來兵疲于
調發民受其騷非策矣是歲順治五年十二月也明年正月忻
州定襄陷巡道王公死之未幾交城陷未幾清源又陷徐溝祈縣
太谷相繼陷原益孤立公再奏記撫軍請援兵略曰原距省四十
里爲省會門戶無原是無省會也今清徐祈太盡爲賊有孤城危
如累卵且賊游騎薄城者職輒奮擊遁去賊憤必謀大舉乞速發
滿兵球援背城借一事猶可爲不則職死不足惜如封疆何撫軍
見事亟先遣三百騎馳至將軍羅某率滿兵三千繼至與賊遇戰
于花答村互有殺傷大軍入城賊亦偪城下夜半攻西南隅城上
礮矢如雨賊不得登五鼓復焚南門門燬堞亦圯公急調西門精
騎五百引滿外向張兩翼待之賊逡巡不敢入又身率烏銃手從
城隙擊斃數賊賊稍卻乃運木石撤門扉窒隙塞瑕誓死守諸將

見賊勢張甚議棄城走公爭之力又以乏芻辭公曰城外青麥足供芻秣脫慮病民吾請于臺以貯麥易之諸將語塞會端重王統兵至忻口公遣使告急王率師日馳二百里賊嚴陳以待王躍馬麾兵從山巔馳下大呼陷陳賊披靡刈其眾數萬遂解太原之圍餘賊遁晉祠王命刊木豎柵環賊壘列營困之公募寨民數百穴其墉傅以火藥震迅如疾雷從地中發當者糜碎血攻三晝夜拔之盡殲其眾積尸滿山谷晉水爲之不流王師尋下清原交城汶水諸郡縣漸次告復自去冬至是年五月公城守凡六閱月不解甲併日而食者動累旬日是役也微公捍孤城以當賊衝全晉幾殆王呼勞曰封疆危而復安紓天子西顧憂實公功爲多隨列上功狀得行取會新罷巡方改補刑部貴州司主事久之以考選出視學湖廣公至則釐正文體蒐拔寒畯絕苞苴竿牘所賞識多知名士前後成進士爲名臣不可枚數今大冢宰熊公賜履宮贊張君希良其著也撫軍某以童子百名屬公公拒不應曰以朝廷

名器媚當道吾義不敢撫軍銜之造蜚語中公罪且不測臺諫交章訟公冤上敕廷臣會勘事得白撫軍以言事不實鐫九級謫外而公亦竟投劾歸矣今上初追錄晉中城守功樞部以公名上公歎曰二人春秋高吾奈何以三公易一日邪堅辭不起家居以著述自娛閒出遊訪名山水秦晉齊魯以及大梁吳越閒足迹幾徧後若干年卒于家年七十三嗚呼使公得竟其用其功名豈僅著一邑與世言文士虛聲鮮實濟如公者豈塵塵文士乎哉初與公竝稱七子者多一時偉人尤著者彭禹峯而述中州人宋荔裳琬山左人申鳧盟涵光與公同畿輔人皆崛起大江以北故稱江北七子云

論曰憶庚申予客青社與公邂逅逆旅論詩投契辱與公爲忘年交常竝轡登雲門山踞崖石把醜賦詩甚樂也屈指十六七年予幸後死乃爲公作傳可感也夫公事吏部公篤孝迨老孺慕不衰吏部公捐館公年六十六矣躡踊哭泣水漿不入口或援家禮六

十酒食如常以勸公涕泣不應嗚呼非純孝能乎哉狀又稱公令太原時親王嘉公功賜以一女子趙氏公詢知爲士人婦訪其夫還之是亦足傳者

黃烈婦傳

烈婦姓周氏其先華亭人徙居梁溪年十九歸江陰縣諸生黃晞爲繼室不數年而黃氏家難作先是晞父毓祺字介子前明啟禎閒以文章道德爲諸生祭酒甲申聞變仰天痛哭擗踊嘔血已乃類中風狂走者嘗結客蹈海不死作詩有可憐上帝如泥醉自笑遺民與石頑之句自是變易姓名轉側江淮閒數年所至皆親其豪傑爲怨家所告捕繫金陵按察司獄後竟死獄中而禍猶未解晞兄弟四人同坐收籍其門沒入縣官周氏名在籍中當行初毓祺亡命時晞挈氏轉匿窮山偶出爲邏者所得繫縣獄晞自分不免手書與氏訣氏大驚是夕引練帶就牀第自縊死婢覺救之得不死然傷甚頸面殷紫逾月旣念夫在獄餽粥縫浣匪妻孰職乃

潛返故居日挑野菜屑糠覈爲餅餌以誑口充腹而餽獄食必謹家居夏月不施帷帳蚊蚋聲營營撲緣達旦曰吾遙與獄中人共苦耳繫獄十閱月會事小解得釋歸及是晞再就逮烈婦撫膺歎曰吾不免矣時方避地董氏屋後有深池烈婦潛夜出投水中死比覺之蹤迹至池上則尸已浮水面昇入室久之嘔出水斗許又不死而董西來者亦義士語其妻曰吾聞服金屑能殺人烈婦聞喜甚曰何不昨語我西來晞之姑子家故貧其妻釵環俱質錢亟取歸屑而服之三錢盤旋腸胃閒如剗刃然又不死俄伍伯驅之人舟抵郡晞有友某者來視烈婦或言金不赤不能殺人友疾趨歸脫其妻約指雙環屑以遺烈婦服之又不卽死然烈婦已陰挾利刃藏衣縫中矣是日詣府當僉解太守出坐聽事左右吏卒竄立按籍呼烈婦名不應亦不跪直趨上階右手引袂障面左手抽刃自刺喉茹刃者再垂欲斷血衝涌什地太守怛然失色左右皆大驚是日也日食旣陰風怒號正晝如晦星見或謂烈婦所感云

府前人嘖嘖傳說一時好事者遽釀金治木爲烈婦發喪及夜半
喉間稍作聲漸活又不死太守旣心動又直天變見輿情涓沸暫
釋歸而上其狀于按察烈婦歸創甚臥淨土菴菴主涵輝晞姊也
爲言鴨血解金毒強烈婦飲烈婦終不甯飲曰家門禍深孽重何
意求生亡何頸創漸合金亦竟亡恙按察某者故嘗求賄于毓祺
不應心銜之及得太守所上文書爲烈婦申揀請免逮者則大怒
追逮愈急縣卒及里鄰十餘人入菴索周氏聲匆匆烈婦故徐行
出應曰我在也奚索命老僕呼巾車來邁其家顧語卒曰我不累
若輩徐之伺我氣絕若輩第持片紙去卽官事易了也又手檢單
衫一付老僕曰主人出門久無裏衣備浣濯汝持此寄之已乃入
室闔戶自經死烏虜烈婦求死者五矣死縊不得死溺不得再死
于毒不得死于刃又不得至是乃得死烏虜烈已頃之卒踴戶入
見烈婦帶纏項神色如生皆羅拜歎息去烈婦死以順治庚寅十
一月十二日年二十有八是時晞尚頌繫按察司獄董西來走金

陵具說前事晞曰吾固知吾妻必死不意其能從容乃爾晞乃就
獄神廟下倚牀泚筆作黃烈婦事述頗詳晰而系于其末曰烏虜
伯夷餓死屈原沈淵王蠋雉經豫讓伏劍彼所謂成仁取義之士
也所以趨死之道不一由其一皆可得死天子烈婦獨使多途徧
歷靡苦不嘗然後予之死焉若是者何也余聞國家甲申之難學
士大夫慷慨赴死者多有往往一發不中不復能自舉其身始于
偷生卒于塗面亡它志節不堅而力怯于再振也若夫術愈窮而
志愈勵烈婦蓋當其難矣語有云婦人不下堂下堂羞殺我烈婦
常誦言之不得已而至暴骸浮尸非其本意幸而顛跌頓撼卒死
于家一以顯百折不回之苦節一以遂正命內寢之初心天子烈
婦之死不可謂無意也蓋晞之持論云爾晞竟坐沒入輸旗下爲
奴後年餘同鄉人斂金贖出之乞食南歸而骨肉喪亡略盡晞子
身授徒毗陵大室爭延致爲子弟師晞學有原委對客議論經經
緯史上下貫穿千餘年斐亶不倦幅巾白布袍終其身晞字仔薪

壽七十餘卒所著詩文百餘篇毗陵士友家多有其鈔本
論曰晞父子蓋忠孝人也予讀晞所爲先府君行略未常不哀其
志願語多觸諱文亦不能大傳而遺老行盡漸無有能舉其姓氏
者悲夫子傳黃烈婦乃牽聯書之欲令後世知有毓祺晞名韓退
之有云濟逢父子自吾人發願未知予文遂足傳毓祺晞父子不
耶

閻典史傳

閻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
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史官京倉大使崇禎
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闌入內地將
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愞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韃
出躍馬大呼于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
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
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

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微巡縣尉得
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為榮久之僅循資
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
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本朝定鼎
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弘光帝尋被執分
遣貝勒及它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旅距攻
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閒下名城
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
之謀計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閻六月朔縣明太祖
御容明倫堂率眾拜且哭士民蛾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
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
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
戶裁及萬又饑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
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

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它物者聽國子土
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于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
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它酒醋
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
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
時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叩射頗
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眾乃架大礮擊
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
隕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于城內更築堅壘
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東藁爲人人竿一燈立俾隄開市
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城斫營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
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
死者數千大軍卻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
與閣君雅故爲我語閣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

弘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 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弘光已
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尚知大
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
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慙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
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貴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
裹創死者厚棺斂醢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
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
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貝勒統軍略地蘇松者旣連破大郡濟
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
被禽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
應元厲聲曰盍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
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
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旣覘知城中無
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鑕鐵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

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
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
直射城西城俄陷大軍從煙燄霧雨中蠡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
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啟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
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
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
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脛折
踣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
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
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
萬屍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
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
門投火死

論曰尚書序曰成周旣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于周則頑民

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鄰女詈人彼固各爲其主子童時則聞人
嘖嘖談閻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
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
樹立乃卓卓如是烏虜可感也哉

青門贍稟卷六

武進邵長蘅子湘

青門贍稟卷七

武進邵長蘅子湘

碑

宋氏先賢祠碑

商邱宋氏有賢而克大其世者三人其一為莊敏公公諱纁明嘉靖閒成進士歷官大冢宰逮事穆宗神宗方正嚴毅以天下風俗為已任與海忠介瑞陸莊簡光祖耿恭簡定向趙忠毅南星鄒忠介元標相善數公皆一代名臣江陵枋國時公不肖俯仰請告歸時為之語曰南出海瑞北出宋纁其見重如此起撫保定歷戶部尚書改吏部萬歷十九年薨于邸賜諡莊敏其功名具載國史公從子諱沾萬歷閒以孝廉令福山故稱福山公令三年卒官貧不能殮福民斂錢為治棺喪歸男女負香幣晝夜哭送者數千人給事孫善伯作墮淚碑記其事後三十年其追贈制書有曰循吏之德更十世不忘又曰汝陰神父和寧慈君方斯茂出即其人可知公位止邑今年未躋下壽宜達而蹇乃大昌于厥子曰文康公公

諱權八歲而孤二十八成進士崇禎初歷吏兵工給事中伉直敢言事忤柄臣意出爲山西副使乞終養歸久之起三遷至順天巡撫受命甫三日闖賊李自成陷京師賊將略地至遵化公倉卒走白羊峪與故總兵唐鈺夜勒兵還襲斬其將黃錠盡復太平喜峰松棚三屯諸險攻入遵化誅僞官十餘人會王師入關賊遁公籍所部來歸詔巡撫如故公曰國讐復吾願畢矣力請解官不許乃抗疏陳三事其一首請議崇禎廟號疏入得報可士論韙之是歲順治元年也後二年入爲大學士贊密勿時國家草創公處滿漢間一切持大體用清淨和平調劑內外海內馴致父安公有力焉相六年致政歸歸年餘薨賜諡文康它事行官闕已上狀史館太常及詳碑誌中故不具列列其槩宋子姓後以國氏歷漢唐宋以來名公鉅卿相望史書而商邱故闕伯之墟得姓之宗碩大且蕃實逾他望而推宋氏之賢者必稱三公故其尸祝在畏壘俎豆在鄉校其家宜有特祠願闕焉者四十年于茲今中丞公愨然曰

是惟予疚乃倡其弟之子起壘共捐宅一區直可千餘金撤朽易新斥其前爲門爲廡工費視直而減其半則中丞公獨肩之倣古同堂異室之制中祀莊敏公左福山公右文康公遣次君至過歸董其役已乃進門下士邵長蘅命文其牲石蘅按古禮諸侯始封與始爲大夫者得爲太祖廟皆百世不遷鄭氏註曰雖非別子始爵者壘然是宗法所由立也後世宗法雖廢唐宋大臣三品以上皆得立家廟視官之崇庠而差次其廟數宋司馬溫公爲文潞公作先廟碑記規制具可考又仁宗時因宰臣宋庠言下兩制集議凡始得立廟者不祧比始封其子歿別祭于寢惟身當立廟者乃祔其主議最宜于今亦不悖古明太祖于品官廟制未遑釐定弘治末修明會典僅撫朱子祠堂誌當之闕略甚矣故終明之世大臣鮮有家廟而望實崇隆者子孫往往卽其家立祠蓋今之特祠卽古家廟也中丞公是舉可謂合禮唐宰相袁滋旣立廟京師元和閒以荆南節度使入朝將作廟碑曰必屬篤古而達于詞者乃

以屬昌黎韓愈今宋氏家世振于袁而衡文不逮昌黎遠甚何敢
 辱中丞公諉還辟辭讓者再中丞公顧執謙循禮滋益堅若忘衡
 之為一介者乃拜手而係以詩中丞公名舉于莊敏公為族曾孫
 于福山公為冢孫于文康公為宗子今方撫吾吳卓然為時名臣
 祠經始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月日其詩曰微子之裔宅是邑商
 始晦不顯三世乃昌暨暨莊敏晉斧畿袞迨持入枋黜陟維允福
 山旅喪孤嫠有愴叶歷屯而亨發祥文康文康祇濟險出否楚
 材晉用鈞衡是倚懿哉三賢遺庥委祉集于中丞以續以似闕伯
 之墟垤澤之陂稽古廟制迺作新祠筵楹閑闕之龔之黜聖有
 耀唐陳砥而祠成肆祀敢薦嘉篚孝孫之來孝孫之濟濟濟慟慟
 拜壓以肘掄膚實鼎飽饕羞豆魚腊羊胖鉗俎則有尊疊勺罍益
 齊玄酒惟是新祠中丞所考叶藉承庥嘉大燾厥後垤澤之陂闕
 伯之墟有碑業業奠于龜趺千百其世勿泐勿渝公
 奉政大夫提調江西學政按察使司僉事加一級邵公墓碑代

故奉政大夫提學江西按察司僉事邵公諱延齡字靜山別號耐
 軒宋大儒康節先生後也世籍姚江六世祖某自姚江徙平湖故
 公為平湖人曾祖某祖某考贈奉政大夫某世有隱德皆不仕公
 以順治庚子舉于鄉辛丑成進士久之除內閣中書舍人康熙甲
 寅吳逆反滇黔隴蜀騷動朝議遣安西將軍統太軍入蜀董格貝
 子繼之公以中書自請從征歷蠶叢鳥道戈頭矢簇間瀕死者屢
 矣屬有天幸得不死董格貝子聞公知兵請參其軍事公縣決勝
 負往往奇中偶一不用公策軍困于蟠龍山絕糧月餘將士飢疲
 無人色公意氣自如采野蒿以食苦不得鹽作澹蒿詩紀其事有
 餉羊肉者笑曰人肉也死生有命吾不忍噉此會援至得出靖逆
 侯張勇填鞏昌召飲帳中詢平蜀方略公左手引卮右手以箸畫
 地談戰守機宜水陸險要阨塞如指掌侯詫曰經生中有此真邊
 才也將薦補隴右道或尼之不果公伉爽直中無崖洫而外近于
 慙視朋友有急傾身赴之不擇利害為趨避與人語衝臆而吐然

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或雜以談調俳諧爲刺譏雖權要人不避也人以此諒公然亦以此嫉公從軍三年還仍故官稍遷戶部山東司主事監寶泉局以外艱歸服除補戶部雲南司主事遷河南司員外郎又遷刑部福建司郎中讞請多所平反與司寇爭獄事至項頰發赤不爲詘榜其署曰常思于定國門何以高當知張釋之法如是足蔚州魏公象樞爲司寇最器重公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按部所至有公明聲吉輶俗以佃爲僕子孫無得與童子試公爲按版籍勒石永禁破數百年陋俗比自拔出就試者眾諸生爭尸祝之滿三載最當詣闕道浙江過家省墳墓未幾遘疾卒于里第康熙辛未閏七月某日也距其生明崇禎乙亥年五十七先是公以中書從征也同官錢芳標當行已銜命矣而錢有老母在京邸不忍旦夕離又懦不任騎日夜憂恐不知所爲公遇之朝門語及流涕公曰吾代君行可乎錢遽下拜謝明日遂首于朝毅然請行吳越官京師者高其義釀金爲贖錢亦贖公直可

數百金公笑曰王事也奚以贖爲力卻之絲毫無所受嗟乎今士大夫號砥行立名節者視其跬步閒遇小利則疾趨小害則卻足甚者擠人于危以自安者比比也視公行事可易能乎哉公是舉較桺子厚以桺易播殆爲過之使昌黎握管子不知其系歆感慨于斯人者又當何如惜予文不逮昌黎也茲事行狀不載予聞之朱檢討彝尊云錢亦知名士華亭人字葆勳與檢討雅故故檢討之言信公讀書喜博涉強記凡星緯方輿兵法樂律句股切韻諸書皆手纂鈔盈巾笥詩文不名專家興至揮灑千百言立就橐亦隨手散去或爲之惜曰吾詎以此爭文士名邪僅存詩三卷文二卷今鏤版以傳配王氏封宜人子男三濂太學生嵩貢生候補教職翼太學生有雋才後公兩月死女一適孝廉陸煥元孫男四某年月日濂嵩葬公于吳縣華山之祖塋旣窆來請文其墓道之碑往予與公同宦江右稱知公乃掇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世患偪仄相刃相靡投隙抵巇公剴崖谷而以天遊忘其栝機世

尚委蛇睨顏眴色側肩語耳公獨任臆詎調噓諧不擇怒喜利則赴之害則避之世乃謂黠公坦而趨劔閣砥如孰云块比位不竟用壽不配德乃止于斯茂苑之西華山之麓有豐者碑以詔來世以永厥慶視茲刻辭

福山縣重建宋公祠碑代

福山古黃腫地自金源寘縣更今名距今垂六百年邑令祀名宦者僅三人其一則商邱宋公也公令福山在明萬厯間有惠政居三年以疾卒官遺孤甫八歲扶匱歸邑人相率持香幣走送男婦耄倪奔走相屬于道號哭聲滄沸至數百里不忍去東萊孫給事善吉爲作墮淚碑紀其事邑人相率聚哭碑下久之相與謀曰是未足報公也則相率詣縣請祠公名宦扶服蛾伏者將千人縣爲上之于府于督學道核實祀公如著令已又相與謀曰是猶未足報公也則又相率詣縣言願贖私錢建專祠祀公旣得請建祠東關外嶽廟之右昇給事所撰碑植之南榮歲時朔望邑人則相率

持香幣扶筇曳屣奔走伏謁祠下如初益虔于是屈指公之歿蓋九十餘年矣歲久祠漸圯丹堊漫漶蠹垣墉父老皆以爲歉先是祠在嶽廟垣外墻地主守無人風雨不戒乃謀改卜今址直廟垣內稍東得隙地廣袤若干丈尺爲堂爲門爲廡易故而新翼翼枚枚旣訖功廟之黃冠某守之爲之司鑰牡共灑埽父老謀鑿石紀重建月日則以屬予予嘗讀漢史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民果其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祀祭不絕由公挈之可謂一轍顧邑之後未聞有顯者漢宣詔賜邑子黃金百斤而史不著其名又邑之言曰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竊疑邑之子孫或未必賢公子文康公起家進士國初爲名宰相卽曩八歲孤也冢孫中丞公犖以任子厯官今開府江南清節重朝野孫曾數十人家門鼎盛蓋賢于邑多矣嗚呼方公之以喪歸也一孤童侍孃孃兩嫠上奉白首之王父蹒跚二千餘里路人實涕幾疑天道無知豈意其後日乃至是哉然則天之報

言門勝卷十
五
施廉吏顧不厚與而天下後世之爲吏而廉者不益有勸與于是
作迎享送神辭三章刻之石俾歌以祀焉公諱沾號復宇世爲河
南之商邱人萬厯辛卯舉人其德政惠愛孫給事碑著之詳已故
不具論云祠成之歲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也其辭曰
之采青兮屢屢祠宇屹兮鬼壤公神來遊兮晏娛靈風颯兮翻兩
旗願弭節兮徘徊華堂孔安兮歆享祀叶鏗華鯨兮鼉鼓竽瑟繁
會兮芭舞酌羽觴兮耐齊臙蠅廬兮羹鮪魚叶公顧予兮色笑前
召父兮後杜母叶回風激兮滄海波雲冥冥兮日又斜公不久畱
兮奈何福我老穉兮婆娑菰藿黍兮滿篝車我子兮我孫永俎
豆兮無佗

誌銘

太學生宋君墓誌銘

宋有孝子曰宋君廣生歿以康熙庚戌距今二十八年矣其族黨
猶能言之當君之葬也子之塾狀君而不乞銘曰吾謀不朽吾父

者將必求世之立言者而託焉寧慎之毋遽後二十二年之塾繼
歿其明年君配劉孺人亦歿又五年爲康熙丁丑諸子之壘等將
以是年某月日啟君窆奉孺人匱合乃介予友微峰持之塾曩所
爲狀來請銘予受狀讀而歎曰微獨君孝子應銘法其子亦孝子
也知求文章以不朽其親而志迄未遂可哀也已蓋遲之廿有八
年而乃屬予銘予其敢辭按狀君諱曠廣生其字宋之商邱人曾
祖諱纁明神宗朝歷官吏部尚書諡莊敏宋故有三報祠祀包孝
肅海忠介與莊敏而三云莊敏公生治廕生官刑部郎治生柯太
學生柯四子君其仲也君幼有摯性年十二喪父哀戚如成人事
母武太君步不忍離奉甘膳必腆既娶生子矣猶依依如孺子然
明崇禎十五年流賊再圍汴決河灌城賊兵搜牢四出宋城亦陷
君鹵入賊營與母相失晝夜號哭不食賊厭且怒脅以刃君泣陳
幼孤奉母狀曰母死生不可知願一見母死不憾賊惻然曰孝子
也哉孝子不義釋之遣導之城中尋訪兩晝夜與母遇長跪相抱

持大慟賊騎縱橫馳過者皆環駐歎息君扶母匿尼菴後數日賊去竟闔門無恙尋草寇起宋不可居將避地河北念母春秋高欲自負母度氣力不勝涕泣語其僕曰患難見人心吾母卽若母也僕泣應曰惟命乃縛木爲兜子與僕同昇母行日百里足爲之繭君體故豐疲極喘汗被踵欣然也亂後奉母歸故居後十餘年以壽終予讀唐史孝童楊牢父遇軍亂被害牢走二千里往求父尸號伏賊壘委髮羸骸爲可憐狀賊意感憫以屍還之烏虜牢求父于死而君求母于生匍匐呼號身試豺虎之吻而至誠所動事適相類而世往往謂古今人不相及何歟豈非持論者薄歟君讀書通大義年十八補邑諸生後以例入太學性剛直遇所不可輒憤發面斥人已則懽然待諸子如嚴師稍失意則庭立譙讓久之乃已治家精心計課僮奴耕畜拓產至三百頃遂以貴豪然慷慨樂施與能振人之急人亦以此多之生于明萬曆乙巳距其卒年六十六劉孺人明舉人金鄉縣知縣諱廣譽女淑慤識大體能佐君

孝事其姑家居不御紈綺操作勤勤及耄猶筋力不衰後君廿三年卒年八十有七子男五長卽之塾前卒次之璽與塾俱貢生候選州同知次之坎之型之堡俱太學生之堡亦前卒女三諸生宋瓚周士璧常世焜其壻也孫男十四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墓在三陵臺西南距莊敏賜塋百餘步微峰名譽君之從子讀書質厚人也徵其言信銘曰

奄卅年銘石缺今得之錮以鐵孝子有後徵茲碣

誥授奉直大夫保定府同知宋君墓誌銘

君姓宋氏諱基字維德別號似齋世爲商邱人諸生貢入太學以候補中書外遷保定府同知尋攝南宮博野二令攝博野再閱月以疾卒官年四十有五君精練敏于吏事保定當三輔緊望號難治君至甫數月名實爆耀自天子大臣皆許以國器上官知其能檄赴密雲督建廩倉數百楹料木石估工直纖鉅悉當不而月而工竣其攝南宮也披姦發伏吏民驚以爲神邑故有宥費千金

令藉入私橐踵以爲常君至盡革除之吏以例告曰吾知洗手奉法耳邑西八村罹水災君躬自檢勘計畝代償逋賦民賴不困有某甲牒訟乙于官其理直及庭鞠覺其辭遁呼詰曰汝得乙六貫錢欲爲脫罪邪甲叩頭服因答而遣之是日邑御史鄭公延君飲笑謂君曰乙懼罪實賄甲錢四貫耳明府有神君稱乃誤斷兩貫其善撻發多此類博野闕令臺復檄君往以疾辭不許至博野治聲如南宮疾寢劇遂歿老幼相扶攜哭縣門者日千人而南宮人奔君喪奠醢亦以干計旣而兩邑並請祀君名宦蓋君之試于事者小而惠利之及人亦近故事迹可紀者止此宋氏得姓久遠于商邱爲巨閥君以明福山令諱沾爲曾王父以大學士文康公諱權爲王父而今大中丞開府江南名某之冢子也君旣家世貴顯顧能自刻苦居官補衣糲食有寒士所不堪者妻子不令至官舍男如金往省君怒罵曰汝來何爲汝視吾牀第閒有尺縑半緡長物爲汝曹計邪遽遣之歸故其歿也肱篋不贏十金童僕一二輩

視含殮嗚呼可悲也生以順治辛卯五月卒以康熙乙亥八月元配狄氏封宜人壬辰進士官兵部主事諱某女與君同年生以哭君致羸疾後一年卒子男子二長卽如金次岐金俱庠生岐金連遭兩喪哀悴過毀一慟輒咯血數升未幾亦卒人或謂死孝云卒時年二十未娶君仲弟至奉中丞公命撰次君行述使來告窆期曰康熙丁丑十月某日告窆所曰文康公賜塋東南隅將以宜人耐請銘曰子爲我銘予聞宋氏之先有莊敏公諱纁者于君爲族高祖祖父明嘉隆閒名臣時爲之語曰南有海瑞北有宋纁蓋稱其廉介云嗚呼儻假君以年其樹立寧渠出莊敏下哉而用未竟才中道摧折果命制之邪予見世之闖茸而尊顯且壽考者比比也所謂命果孰軒輊之邪然而生有榮名歿而俎豆視世之尊顯且壽考者所得孰多邪亦可爲賢者慰矣銘曰孰卑其才孰阨其施乃止于斯以永其傳窆石有辭文學宋君墓誌銘

君諱陸字海叔一字鴻儀世爲商邱人姓宋氏今大中丞某第三子十五歲舉子十六補邑諸生有聲年二十一而卒娶夏邑崔氏生子男一曰吉金女一許字劉孫男曰齊萬幼君卒以康熙戊午二月某日卽以是年某月日祔葬文康公賜塋之西南葬後十七年吉金奉中丞公命徵銘于毗陵邵長蘅且以中丞公所書行略來涕泣再拜固請長蘅再拜受而讀之曰陸性孝謹數歲母葉淑人病晝夜省視如成人每進藥與兄弟爭嘗母假寐則時時穴窗紙含淚闕之家人爲之感動常遣弔鄰邑會深秋風雨寒甚予解裘衣之期以三日返次日遽歸問之對曰恐大人需裘耳方就傅時予宦遊未常親督課顧所爲制義輒能工陳太史介眉見之大激賞有清疏蒼莽之目予驚喜始知其能文里人徐孝廉恭士以詩名亦善書其題東園詩有乾葉閑中落虛堂冷色侵之句兒輩相傳誦以熟一日竊書二語于壁不署名頗疑恭士筆旣詢知之益驚喜予又訝其能書方期以大成而遽得瘵疾以死悲夫子所

爲閱十七年而痛割如新不自知老淚之潄淫也蓋中丞公之言如是予忍不銘銘曰

木生而材則槎則枿則剝則霜雪而摧則斤斧而踣而百圍十仞而不中道天者乃在液樞軸解之散木噫噉乎宋君謂君不宜然而胡以然或曰非人也其惟天吾烏知夫所謂天者果好惡與人相反平聲抑自死自生自壽自夭亦芸芸而聽其適然而漆園氏則云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噫噉乎宋君嗇厥躬羸厥後昆以詔來世徵予文

葉淑人墓誌銘

嘗誦詩序鵲巢夫人之德也羔羊鵲巢之功致也詩疏謂在位之卿大夫居身節儉爲行正直德如羔羊然而顧推原于鵲巢之功所致心竊疑其迂顧三代以後士往往以家自累貪冒苟得或外藩節取名譽而內牽帷廡之私而不能自克蓋非必中材以下而後然然後歎風人之旨深矣而後之論世者亦以謂惟周士大夫

侯公之妃修身飭行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有以也
夫子誌葉淑人墓徵其說益信葉氏于商邱爲望族淑人者明兵
部左侍郎諱廷桂之子貢士官訓導諱呈春之孫年十 歸同邑
宋氏 本朝相國文康公諱某之冢婦今大中丞公某夫人也中
丞公嶽嶽峙名節以廉介聞 今上稱之有宋舉不要錢語公歷
官四十餘年不孰何家事迨官邸署卽不以家隨家事一以任淑
人淑人性儉覈能勞勩凡鍼紉澣濯酒醢饔饍賓祭之事未常不
親執每歲田租所入菽粟稷黍穀糴薪橐細至雞豚米鹽凌雜具
有簿籍握算鉤校熾悉雖黠奴不能銖黍欺躬自節嗇而用其贏
餘益市田宅持筦籥者二十年視中丞公家居時拓產以倍然識
大體歲時中外姻黨餽遺必腆其尤難及者每家郵達中丞公數
以廉謹相勸曰我黽勉耕紆足爲兒孫計不願公寄一錢歸也故
中丞公二十年亦無一衣一簪珥貽淑人烏嚀中丞公之爲廉吏
爲名公卿固不待夾輔而成而或國事墀于外摧謫交于內雖在

賢者不能無幾微帶芥欲確然行其意難宜中丞公之自言也曰
室人交謫自古已然余何幸得此于淑人哉烏嚀可哀也已抑可
傳也已公所讓行述又稱淑人事尊章以孝接先後以和教子女
慈而嚴子曰婦德固然然士庶家之淑嫵者或能之故略弗論初
封安人再封恭人三封至淑人而所爲翟冠翠翹揚帔曳帟之飾
未嘗被體歿之前二歲來吳門官舍始一服卽什襲藏之曰是
天子所以寵榮大臣而建其家者何敢褻嫁時故有金臂環已失
其一攜至吳欲令工更造猶與久之曰無乃累官聲不竟不果二
事中丞公云然淑人生明崇禎乙亥四月十二日以康熙丁丑四
月二日終于中丞公使院之寢年六十有三子男子六人長基保
定府同知先卒于官次至副榜貢生好古以詩文名次陸次著皆
庠生先卒次致貢生並淑人出次筠庠生副室薛出生七日喪母
淑人撫愛之過所生云女六人皆適望族孫男六人如金候選中
書吉金臨穎教諭岐金庠生前卒韋金庠生畢金禹金幼孫女二

會孫男一人齊萬幼也其婚嫁姻戚具詳行述中至等卽以是月某日奉淑人匱歸商邱將營兆于邑某鄉某原以某月日窆而奉中丞公命先期來請銘先是保定君基之喪予爲之銘又嘗追銘文學君陸故知公家世宜詳不敢以賤辭方治淑人喪也四方士大夫郡縣吏賻送綵數千金中丞公峻卻之曰吾不忍負我淑人銘曰

岱岳出雲厥妃維瀆矯矯中丞素絲純緘淑人贊之救身省穡一衣十年狐裘儷德維儉成廉岷受恩福有歸者封有幽者安後其克綿蕤蕤繹繹勿泐勿磷視茲瑛玠

宋室劉孺人墓誌銘
予友商邱宋君穉佳來吳閩省其家大人中丞公與予相見于幕府居數日嗚嗚而語予曰吾妻亡矣吾妻年十六歸吾家歸四年而天得年僅十九歲嗚呼已矣死者不復生而吾之哀有時而旣而惟託于文辭者爲無窮敢以坎石屬吾子矣則又抱其子再拜

嗚嗚而言曰吾妻柔淑無它才能可稱顧三四年來不見其疾言忤色家大人故宦遊未及事而事吾母孝吾母奇愛之曰吾新婦賢吾叔母愛之如吾母曰吾新婦賢吾諸嫂愛而敬之曰吾娣賢于其病而歿也吾母撫之哭極哀吾叔母吾嫂哭之則又哀下至臧獲童婢家之老稚哭之無不哀觀于生者如是則死者可知方疾革前一日吾母來視疾猶蹙然起坐曰新婦體中幸小愈毋芥老人懷臨歿神氣如平時執吾手曰妾死妾有兒猶之不死也君慎毋念妾蓋其能自力于死生之際者如此邵長蘅曰予聞太上忘情下者不及情故晉人之論以爲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予亦抱喪偶之戚除喪未久語曰悲者不可爲縻歛思者不可爲歎息聞君言予心怆怆然蓋不自知涕涔涔下也乃泫然序而銘之序曰孺人姓劉氏世爲祥符人故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諱昌王父也階文林郎官靈臺縣知縣諱士冠其父也而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諡文康公諱某

青門賡稟卷七
為諸孫婦今巡撫江南大中丞公名某為介婦歲貢進士致為配
康熙丙辰七月十日距甲戌九月四日其生卒年月也直文康公
賜塋之西數百步其葬之所是年十二月某日則窆之日也子男
一人禹金甫二歲初文康公與尚書公同舉進士又同朝為大官
相厚善故子孫講姻媾云兩家並貴顯家門鼎盛而孺人能淑順
婉嫕執婦道固當應銘法銘曰
穀有子曰不死銘之壽斯不朽墨卜云吉窆于此闍茂之歲月厄
紐有崇者封突而峙有錮者藏庀爾後

李母陳孺人墓誌銘

高郵李子必恆績學工文子識之儔人中與定交知其大母陳以
節聞語具載郡志必恆則持其家先生所撰陳孺人狀與書來丐
予銘再至請益勤乃按狀而著其世與配著其節著其卒葬子姓
而系以銘其世與配曰孺人姓陳氏世為州大姓號樓兒陳父諱
某諸生年十八歸李為文學君配君諱品王字廣生祖父世以貲

雄于州君生長紈綺又獨子顧脊筋翦翦孝謹嗜讀書弱冠餽諸
生有聲未三十而歿戚友哀之私諡質孝知君者皆曰然著其節
曰文學君之歿也孺人年二十有七遺孤僅三月而家故饒于貲
中外眈眈伺孺人則以婦代子以母代父以弱嫠持門戶其賢且
才不可及孺人之舅曰瑤泉翁姑簡太君皆耄矣養則七櫛甘膳
滫瀡之共必腆比歿則喪葬備禮凡附身附棺者必誠人曰孺人
能子其孤震稍長出就傅督之逾嚴有不愜令長跪文學君像前
提以大杖已則投杖大慟震亦感泣故學有成立孺人年五十震
能致大江南北文人學士頌節之言斐然盈兩表人曰孺人能父
是孺人之賢也家故有僮數百指陂田數千畝宅穀糶釀酤米鹽
凌雜稱是其用物多則綜理難會甲申乙酉閒天下初定時時有
大繇役又畝稅踐更諸費數倍承平而墨吏縱告密為微文蜚語
以撼富室而出其橐金比屋而是李氏一再中禍以故家亦落孺
人左指右拄如操葉舟顛撼頓踣于波濤中幸而獲全人曰是孺

人才而後世儒者之論謂才非婦人所尚嗟嗚此第語其常耳不幸而直其變非才曷濟與太史公稱寡婦清能用財自衛秦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清窮鄉寡婦見禮于萬乘其自衛易視孺人所遭不較難與其卒葬子姓曰孺人卒康熙丁卯五月距其生明萬曆辛亥年七十又七其墓在某鄉某村其窆以某年月日與文學君合子男子一卽震州庠生曩九十日孤今自爲狀遣其子請銘以不朽孺人者也女子一適庠生王履祥孫男子二長必豫太學生次必恆州廩生文譽方蒸蒸起人謂李氏于是有後孫女四皆適望族曾孫男二簡箴曾孫女三系以銘曰
噫孺人邁厥芑集也蓼荼也餐蓄其飴昇後昆垂永久徵予文

墓表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馮公墓表

代

臨海馮永年述其考刑部左侍郎諱甦字再來之行治閱世次以來請曰惟馮氏之先自宋觀察公諱安國者始家台世爲台之

臨海人明河東鹽運使諱學易公會王父也庠生皇贈刑部左侍郎諱元鼎公王父也皇贈刑部左侍郎諱繼祖公考也旌表貞節封太宜人加贈太淑人戴氏公之母也公生數月而孤太淑人苦節鞠育之幼奇慧目有重瞳子以順治丁酉舉于鄉戊戌成進士辛丑除永昌司李奉太淑人之官會歲饑請于督撫發騰越積餉分賑之所全活無算郡遭賊蹂躪後子女多陷身彝島公出數百金賂彝目得縱遣各歸其父母以最遷澂江守又調繁楚雄兼攝大理雲南及臨沅道按察司諸篆所至治有聲迹未幾而逆藩之變作先是逆藩吳三桂專制滇黔久生殺自恣所爲多不法公策其必反以終養請格于例不果乃謀遣家屬奉母歸逆藩偵知之執公至會城環甲以守而馳騎邀還家屬母驚恚疾遂革旣卒視不受舍公號踊曰吾母慮不得與父同穴邪兒所不力圖吾母歸先壟者死無相見目乃瞑是歲康熙甲寅十二月也逆藩欲降公拘之僞都督署防守甚嚴公求死不得或說曰公徒死無益古人

達權之義云何聞粵藩雖變與逆通然勢不相下方議遣使往公
盍乘此機謀脫虎口事尚可爲也公然之請以妻子爲質往使粵
逆藩不疑遽遣之公至則與粵東諸公共謀歸國聞道達蠟書上
嘉其忠悃詔優敘廷議以知府推陞廣東布政上特命超遷廣東
巡撫撫廣十餘月前後條上軍民利便積八十餘疏多見施行內
陞刑部右侍郎尋遷左康熙十九年王師入滇公念母匱異域方
具疏陳情而會永年亦投謁軍前得知闔門安全狀公再疏請假
歸葬詔許之抵蕪湖則永年侍母奉太淑人匱適至遂歸合窆于
贈公墓焚黃封鬣卒踐同穴之願公之苦心蓋至是始大慰也已
公自是亦優遊林泉不復言仕後若干年爲康熙壬申十一月某
日以疾卒于里第距其生明崇禎戊辰得年六十有五配侯氏封
宜人加封淑人前公四月卒壽六十一歲其生卒皆壬申子男二
人長慰殤次則永年也候補四部主事女三人諸生何文弼楊永
清洪熙揆女夫也初侯淑人與永年陷賊凡八年瀕死者再闔門

張皇淑人神色不變曰吾蚤知有此我輩死忠死節奚懼爲旣以
癸酉十二月某日合葬公與淑人于臨海湧泉鄉蟠龍山之原而
未有以碣諸墓敢再拜以請蓋永年狀云爾予按宋史吳曦反蜀
中以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丙稱疾不視事卒與楊巨源李好
義諸人密謀誅曦公之功雖不逮丙而閒關自拔挈全粵以歸朝
廷且毅然棄骨肉妻子亡稍顧戀其所爲有難者當是時吳逆以
鴟張跋扈之雄白首舉事郡縣吏望風瓦解計惟有降與死耳降
則身敗名隕君子羞之卽死而無濟于國論者未嘗不悲其忠而
惜其志之未遂若公者委蛇觀變以圖濟國事卒之身名俱泰室
家無恙儻孔氏所稱可與權者或近似歟予乃按其大者而論次
之使表之墓上其它誌狀中可互見者皆不書

青門賸彙卷七

青門賸彙卷八

雜著

君子鑿說

武進邵長蘅子湘

吳君允成儒而以鑿名今大中丞商邱公雅重君扁其廬曰君子鑿而君又欲得余一言以張之乃爲說曰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有德者通謂之君子宋儒蓋嘗云爾今夫鑿之爲道其理甚深其視疾有切脈望色聽聲表形之微其治有湯液醴灑鏡石擣引毒熨之方其得失係人之生死而其人君子有小人案繩墨調陰陽守診籍之效者而變通之治其本不急其標寧使已無旦夕功而不肯以人命試君子也小人則不然滅裂古法矜智徇臆苟一時之效貽終身之患而不恤其尤者未疾也藥之而疾焉疾未甚也藥之而甚焉而因而乘之以邀利諺曰學鑿人費僕謂若輩邪余觀昔之爲國者莫急于辨君子小人君子用則寬大和平與世休養以無事其時卽有水旱兵革世未大治也而

必不至于亂小人用則好事喜功用一切苛碎刻覈培克之術而任之以鷹擊之夫施之庸有小效而及其敗也執如潰癰決瘡而喪亡隨之閒覽宋史熙寧之初天下無病也王安石新法行而病始生繼之呂惠卿章蔡之徒興利開邊黨禍大獄相尋而病乃百出雖有元祐諸君子不能揅也卒釀成靖康之禍宋幾以亡顧愚以謂宋之亂安石諸人釀之而亂而不遽亡猶得延南渡一百五十餘年之國脈者蓋元祐諸君子不爲無功烏乎士大夫多君子則國治安鑿多君子則疾可已人可活君子所係重矣哉吳君謹厚長者與人無貴賤必以誠試其藥皆精良多驗人翕然信之余夙有肺病氣逆上壅而爲喘遇秋輒作作則馮几危坐瞠目攢肩撼膺呀吸索晝夜不能就枕少閒輒復作冬至乃已今年君治之護其元氣補以茯苓屏去疏快耗削之齊而疾漸減未涉冬而愈所爲治其本不急其標也其謂之君子鑿也固宜唐時有宋清者長安藥市人也居善藥疾病疔瘍者皆樂就清雖不持錢來必與

善藥人謂清類有道者語在柳子厚所爲傳夫清市人耳得子厚傳之而名至今不朽余文雖不逮子厚願如吳君詎能已于言耶君名某允誠其字世爲吳門人

侯稹字說

子友侯君蓴文名其子曰稹而屬子字之按稹字見于經者周官考工記曰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註曰稹緻也陽木文理稹緻而堅也陰木曰柔則堅之反也說文曰稹種概也種種全概言密也史記曰深耕概種是也爾雅曰苞稹也郭璞注今人呼物叢致者曰稹故稹有二義曰堅曰密今夫玉不堅則磷石不堅則泐金不堅則缺則折則蛸器不堅則監惡而苦窳木不堅則速腐則蠹則液樞軸解是故志不堅則業或作輟也氣不堅則傳物靡也力不堅則行百里而蹶五十也守不堅則臨利害而斂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也固也皆堅義也如是可以濟乎未也天下事往往以密成以疏敗故易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此其疏以致敗也聖人戒之是故惟堅也
可以植體惟密也可以善用其體固其用臧然後可以濟天下事
而稱丈夫矣予與侯君友欲以遠且大者期積也故字曰濟夫而
推其義以爲之說

逆旅說

形骸逆旅也吾心逆旅之主人也吾生貴賤榮悴逆旅中之過客
儵去而儵來者也來則欣然接之去而不復省憶貴者自貴也賤
者自賤也蓋一宿而同爲陳迹矣何庸主人之係戀邪浸假日落
墟空闐無過客主人且反鎖逆旅歸矣主邪客邪歸者將安之邪
某君達者也書以問之

答葉荃伯書

欽遲道範積日累歲山川修阻良用惘然比辱以司馬公傳見諉
承命驚悸懼非其任寄視誌銘行狀要屬作手後來更難涉筆某
經營十日僅能脫橐既成乃了不異人意如何某因作傳參考明

未紀事及綏寇紀略諸書事蹟閒有牴牾僭輒改政數條具別紙
司馬公自是明季偉人傳當徵信史冊一事傳疑後人將併其傳
信者而疑之故不敢草草每見時賢作鉅公誌傳于理學文章事
功節義孝友樂施事事缺一不可一人之身諸美畢備子孫得之
以爲榮蒙不敢謂然人苟大賢以下自賢智豪傑以至一才一藝
之士其生平必有一二端獨到處如火燥水溼性不可移而其人
畢生精神亦全注于此所以可傳作者從此摹畫乃與其人肖事
事籠統反掩其真曾見市肆鬻行樂圖黔者哲者髯者少須者妍
者媿者與夫老少肥瘠長短一一張之壁閒聽人自擇文章籠統
何以異是司馬公大概是豪傑一流耿介孤立乃其自信處故特
畱拒璫一事入贊以見公功名如是氣節卓卓又如足不朽矣
其餘小節無妨從略卽得力王文成不動心一語姑聽誌銘見之
蒙所爲不敢求全也甲申以後事誌狀至此頓爾氣索某文頗極
意闡幽雖委宛出之覺司馬公幽憂孤憤之氣隱隱勃率行閒此

處似不虛孝子賢孫千里外誣諉盛意耳嘗覽六一論尹師魯墓誌半山答錢公輔學士書古人于文章得失不嫌自述某文何敢跋古人藩籬然亦小有用意處甘苦自知信筆翫縷至此主臣主臣潤筆過腆本不敢當遠引持正福先寺近援文長酬字堂例又不敢堅卻拜賜赧然未占參侍幸惟強飯自愛

奉答王阮亭先生書

春閒伏蒙賜青門集序重以誨言獎借隆厚狂喜欣踊捧函叩頭如獲瓊瑤某五年前小札有云敝帚不得先生一言亦此生大缺陷事幸而得之誠感誠忭久宜鳴謝時會疾作惛惛歸里徂夏涉秋病肺病痞百疾交攻藥餌沈綿筆研都廢顧雖枕席呻吟中來書出入懷袖紙毛盡生亦足見某感激之誠矣中冬望前過吳門始見先生致商邱公札讀之汗流被趾悸不自定伏念某雖世故脫略而于文字小有宿緣寧當疏慢加于所天區區想蒙照察也奉讀來序謬以荆川相況荆川爲敝鄉前輩其學問之淵該經濟

之恢拓某何敢仰跂獨古文辭庶幾驂驪亦未知果能至不也此最心折來序所云博學未知視荆川何如其于文章洮汰鍛鍊則已至矣語如秦越人視病洞見隔垣某三十年苦心于此頗沾沾意得今得元晏一言遂爲身後定評虞仲翔云一人知己死不恨倘某今日謂邪先生又謂荆川之文渾茫演迤使與少游無咎文潛輩馳騁後先可以無媿竊意少游古文辭自策論五十篇外寥寥未稱尚非鼉張比葉石林嘗稱無咎雄健俊拔筆力欲挽千鈞又稱文潛雍容而不迫紆裕而有餘二君皆文豪也假令竝生今世某遇之當側足讓畔願區區願學實不在是某于斯道麤闕堂廡心竊知其所以然嘗以謂自南宋至元明五百餘年其閒文章之士慙慙踰躄而起奮然思以立言自命者蓋幾千百人得列名作者流傳至今亦且數十百人試發其集而讀之卽亡論龍門扶風也上視韓歐大家或爲別子或爲旁支固代不乏人而大宗之傳竟未有屬下此則強者標斂弱者裨販丐貨矣某才力遲頓又

媿讀書不多縱畢力赴之未識可備小宗支庶之一人不遙遙于百年竟當埃之來者此語似非謬悠然已重爲不知者詬病矣既念海內雖大知我如先生輩者屈指不過三數人輒不能自嚙聯一及之序書俱刻成以冠拙集今裝潢一部馳奉久病手顛不能作楷口占屬友人削牘竝乞宥原月日某再拜

與徐藝初書

前歲冬杪力疾會葬山中卒望見顏色牽于俗禮未能握手一慟吐胃臆所欲言至今邑快春中來吳門得見尊公先生遺集及慕廬先生所誤行狀讀之竟帙涕淚沈瀾私念尊公先生立身立朝自有本末其得謗之由亦有因起此事異日當傳信青史苟晦諱其實大懼無以揚幽光想足下于誌銘碑表類都未請乞或亦是此意不愚意文章第當求其可傳不必定屬顯人且姑遲之勿遽蓋歲月尚近則瞻顧必多頭銜太大則忌諱益甚偶憶鼂公武作東坡祠堂記有云崇寧閒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

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今之情事想將無同慕廬先生狀具見古誼其所摹畫亦塵什之七八耳然已大難得矧敢望之它人邪弟怪世儒臨文每每囁嚅喉吻閉噤不敢吐心竊非之僭不自量輒奮筆作憺園集後序繕寫一通是正倘有避忌不妨遲遲出之幸勿改竄弟自信此文小有意致似足仰酬知己萬一也又曾誤傳是樓記脫橐于甲戌三月竟未及致今竝寫寄似與黎洲鈍翁作未知堪娣奴不邪今往拙集一部新刻韻略一部聊識相憶敬思令弟竝以此札寄聲適酬應膠葛中信筆都無詮次不一與吳荆山論韻略書

昨友人傳浙中某公言僕所纂古今韻略謬誤無一是者僕素不喜與人辨論以口舌求勝又詩韻特小學之一端歐陽氏所謂儒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者其得失本不足深論僕媿學識謏陋生平偶有誤著引繩循墨求不畔于古而已從不敢特標一僻解特闢一畸徑創爲驚世駭俗之說以斬勝古人竊謂差賢于

世之不知而作者年來客商邱公莫府安坐飽嬉無所事事會承公命薈萃編緝成是一書聊同博奕非冀傳遠顧中間所援引皆有据依要非鑿空古韻通轉則依少陵昌黎叶韻依吳才老朱紫陽今韻閒有增字依廣韻及宋毛晃氏劉淵氏說見是書例言頗詳若云誤在通轉則子美退之先誤矣誤在叶韻則才老誤于前紫陽踵誤于後矣誤不自僕始也或者責僕以胷無特識乃錄錄隨杜韓諸先生後亦步亦趨則僕無所逃責嗟虜才老且勿論學如杜韓如紫陽才與識如杜韓如紫陽其所稱引似亦未必謬誤矣不意猶復云云僕不知今時所爲自標一見解自闢一涂徑而盡斥唐宋諸儒爲妄者其學其才與識視杜韓紫陽竟何如也嗟虜著書良難以俟後世知者賞耳韻學區區猶且紛云如是矧有進乎此者置之不足道也足下愛我而具別裁之識者聊一言之幸勿出以視人重來呶呶者之口也切切不一

答謝應雲孝廉

僕之知有足下非今日始憶癸酉客吳門見足下與儲子大文所爲東林書院記陽羨采茶歌便相欽賞自此願交之誠怛怛于衷荏苒十載合并無由頃辱手書詞旨款悃以欣以慰循覽三四不能自休顧足下于僕詩文揚誦過盛赧不敢當僕于古文辭爲之頗久寵得闕其堂廡私念元明以來作者相望假令僕驂驪其間縱不能絕塵超乘而勝負之數足力度不大相遠至于稱詩尚不逮文當今風雅大盛遠勝僕者不一二遽數與僕輩者何止什百傳之與否未敢自必矧如足下所稱說何敢當何敢當顧足下豈肯諛人者或者見僕稍能自立不隨俗沈浮乃不覺揄揚浮實耳足下西堂詩骨秀而神臞獨追唐音迥異時好皆人近體格韻清矯亦復朗秀二謝並傳何疑見蕭序盛稱足下樂府五古而刻中未之及得寄似幸甚僕衰老矣儻辱扁舟枉訪草堂尊酒細論相與訂聲詩之正變泝古文之源流苟僕所得不靳爲足下傾筐倒庋也承索拙集客冬重加編次比舊增什二苦紙貴僅印五十部

爲書估盡攜之江北茲先往贍橐一種全集容續奉儲子想時把
晤幸道相思不一

題舊本施注蘇詩

施氏注東坡詩四十二卷鏤版于宋嘉泰閒世之學者往往知有
其書而流傳絕少商邱公購之數年從江南藏書家得此本又殘
闕僅存三十卷是書卷端題吳興施氏吳郡顧氏而不著名而序
文目錄又闕故覽者莫得其詳也其後得陸放翁所作施注蘇詩
序有云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編屬某序又云
助之以顧子景繁之該洽又按文獻經籍考載司諫名元之字德
初其注詩本末與序合又參考郡邑志及它書而三君之名字乃
灼然亡疑商邱公幸是書之存而惜其殘闕也乃進毗陵邵長蘅
屬以訂補爲之綴闕正譌芟蕪省複而所爲四十二卷者犁然復
完可版行聞之昌黎言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故夫文章之士仰
面屋梁指擢心腎幾幸得自表見使有身後名耳及觀施氏父子

萃數十年心力成是編其用功不爲不深而垂四百餘年若滅若
沒其姓名亦且從狐狸獠狗吻中抉而出之而塵塵不泯蓋其傳
之之難如是而注蘇之割裂紕繆如世所傳永嘉王氏本其出施
氏下遠甚而顧得行世豈亦有幸不幸與然而書之不足傳者雖
幸而見稱于人譬之秋潦汪洋儵歸烏有而其必傳者或忽于近
而貴于遠或晦于昔而大顯于今雖經蟲齧蠹蝕之餘而若有物
焉馮之不可磨滅注一家詩之興廢其微焉耳然亦有可感者是
編出吾知其必將焯然與東坡詩竝垂久遠無有能起而蓋之者
矣

題廬山詩刻

廬山之勝至淵明慧遠始著遠常倡蓮社于山中好事者圖之世
傳匡廬十八賢圖是也鮑照陰冰實夏結炎樹信冬榮謝靈運晝
夜閉日月冬夏共霜雪要是廬山警語唐宋以來詩文爲廬山重
者李太白白樂天周茂叔蘇子瞻朱元晦明則王伯安李獻吉六

七君子耳嗟乎自淵明至今山遊者日千百人亡論已其閒文章之士作爲詩歌深鑄大刻欲與茲山爭不朽者何限而千三百年閒剝泐頽仆于樵斤牧礪風霜野火之餘亡一二存者梁蕭統南唐李景且不能有是山也矧下此者與然而六七君子之名特重者詎不以其人與壬申秋漫堂先生自江右移撫吳泛舟彭蠡攜納子宿應超淵山人羅牧訪白鹿洞尋栖賢三峽開先諸勝得古體詩六章既刻石開先寺復命蘅題蘅以謂公之名垂廬山者當與六七君子同不朽蓋不獨以詩重也羅山人故善畫惜未能爲之圖與蓮社竝傳然而後世誦公詩一時文采風流具可想見畫之有無亡足論云

題學詩圖卷

學詩圖橫卷絹本高八寸長可三尺許桐蔭蕉林蕙篁蘚石綠天無罅空翠欲流桐下大石案一陳卷帙古研一人坐石榻斜倚案上左手舒一指右睇而微笑者漫堂先生也旁坐一人魁梧微髭

鬢執卷請益者先生仲君山言也卷當是少陵或東坡詩不可知帽類古席帽淺藍寬衫束帶微露鞋脩然晉人風味偶思東坡斜川相對時不無此好景惜當時無好事者圖之寂寂六七百年遂獨讓宋家父子寫者禹慎齋之鼎補圖者王石谷輩皆好手康熙丁丑花朝後一日

跋廬雲詩話圖卷

漫堂宋先生著說詩一卷海內譚藝家宗之卷末一則云庚申虞州返命舟泊鄱湖月夜望匡廬與兒至論詩達曙忽有所得又云足見此道自有實證而引陸放翁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句以實之微乎先生之言詩所謂悟後境也詩至是難言哉子常謂詩貴到家過與不及均謂之未到今時稱詩最陋者鈔撮僻書組織儷語新字譬臆富人之篋而盜其碎金縷錦出而傳相夸視甚則蟲魚皆署別號花鳥必更新名其病在不及而似過未解之前有如嚼蠟索解以後彌如嚼蠟耳其一二豪者則如西域

眩人吞刀吐火漫延魚龍詭麗龐雜而以為新奇也或如生駒駮
韉不就羈勒至于破轅馱駕而以為褻駿也兩者病在過而病尤
中于古體放翁云世閒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蓋其證入
處已誤也予按先生年譜庚申年四十有七先生束髮稱詩乃遲
至三十年後始有證入鳥虬詩難言哉先生似君山言能以詩世
其家此卷則山言命鳥目山人王翬寫廿年前泊舟鄱湖月夜望
匡廬侍老先生論詩景也衰池成屬予跋其後予不解論畫第推
原先生之指而仍與山言論詩

題西堂偶存彙

荆溪二謝竝以能詩名長公應雲古近體清麗秀迥標風格于岑
王稍下亦是樊川下卯境地大概以唐人為宗不肖追逐時好次
君皆人偏工五言予最愛其宿山園一絕云小雨松徑寒人歸夜
深火宿鳥棲未安驚飛落山果置之左司愚溪閒幾不復辨可吟
諷也應雲方迫計偕梓西堂彙偶存一卷將攜之都門屬予引其

端予衰病畏寒久謝筆研不能為序聊識數語還之京師名流所
聚賞音必多不待碎射洪之琴始一日而名滿都下也壬午臘八
前一日

鐘形研銘

石女質金女形旋蟲篆枚文庚庚扣而發之聲呖嘈

黃虬天然研銘

璞不琢藎時目滄淪糜藏蛟螭

七星研銘

攜龍角枕參首端巖石中涵斗六丁下遣雷斧培追之琢之永為
寶

杓衡之精化為鴈鴒墨池半規日沐月浴

筆筒銘

神過用則疲鋒屢試則禿吾常謂君中書乃休以管城之湯沐
風字研銘

風水淪漣自然成文

端研銘

斲青玉髓蛟鼉窟砥之淬之大文發

周翁像贊

冠兮簪鬢兮髮手數珠百有八翁師竺乾氏邪師猶龍氏邪乃默然而不吾荅吾笑謂翁不荅是荅

漫堂先生像贊

匡廬峭嶮笠澤淼茫公來于南握節兩邦一以爲定變之新建一以爲撫吳之文襄而挹公道貌乃翛然列僊之儒山澤之臞清吟晏坐簾閣闐如是當位公于蘇州香山之間而與古爲徒

青門贖稟卷八

邵氏家錄卷上

重建邵康節先生祠堂碑

毘陵曷爲有先生祠蓋先生之後有分支于是者按邵氏譜系先生之孫徽猷閣待制溥從宋南渡始家杭五傳至平江教授宏教授生重七公失其諱爲江陰邱忠定公密贅壻始占籍毘陵歷四百餘年始克建祠祀先生爲始祖創之者廿一世孫鄉飲君文燦也拓而新之者鄉飲之子州同君長蘅也歲以春秋遣有司承祭則今大司空前督學江南李公振裕始也置奉祠生一人襄祀事則今大鴻臚卿前督學江南高公裔始也余惟先王大宗之法亡二千餘年卒不可復而世家巨族往往建始祖祠歲時聚其族人獻饗合食則長幼以序遠近戚疏以聯尊祖敬宗收族之道以寓蓋宗法雖廢而意屢有存焉而邵氏以先生之賢者當之尤得禮意祠更建于康熙廿八年八月顧麗牲未有碑犖奉命撫吳之再葺爲三十有三年八月長蘅來再拜請犖竊仰止先生之道德

乃條次邵氏派別所自與祠所由建而綴以辭俾刻之石辭曰
先生之道苞絡天地列方圓圖洩義文秘陰陽剛柔元會運世太
少變化垠崖孰際先生之德既安且成富司馬公事之以兄鯨鯢
矜式僮豎驩迎江河行地先生之神譬源星宿而醴九川伊洛吳
越派衍支分毘陵之南具區之滸有溪涵涵有原膺膺先生有祠
枚枚訐訐疇經厥始聞孫曰燦厥子纘之迺虔匪謾瓴甃礎碱迺
陶迺礧恢度舊制几筵孔奐春秋釋奠有司克龔鼎俎邊豆有踐
茲堂叶膺膺骨鱗益緹是從僮僮粥粥奠獻登降駿奔者裔子矜
雍容有原膺膺有溪涵涵有祠枚枚毘陵之南爰鑿牲繫爰詔百
世 誥授通議大夫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甯等處地方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商邱後學宋萃撰
重建邵康節先生祠堂記
常州武進縣之漳滄里邵氏世族居于此蓋康節先生分支也裔
孫同知君長蘅以其父鄉飲賓海鷗公遺命割宅東北隅數楹為

祠堂祀先生其中是為邵氏始祖祠歲己巳復改建于宅西偏宗
人提學僉事嘉興延齡宮詹侍講學士杭州遠平各出白金助之
經始于八月至十一月落成後三年而謁余請記其事自宗法不
立而收族之道衰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此所
謂係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也然自總祖免至于六世
服窮于上而戚單于下矣于是有同居闔閭邈不相顧者而況四
海九州之異處有不秦越視者乎故欲收族則必敬宗敬宗則必
自尊祖始或疑士祭僅及祖禰不當立始祖祠然是禮也伊川已
行之報本反始人孰無情可以義起者也又按古者惟天子之子
與公子始為大夫者而後得為大宗百世宗之自秦漢以來天下
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行于今故今世士大夫家無百世不遷之
宗而有志合族者乃推其遠祖之賢而有功德者率族人世祀之
以存大宗之意雖變古而得宜識者以為合禮然則邵氏所宜俎
豆者孰如康節乎鄉賓公能以治命勅前此久墜之典而長蘅能

力成之抑可謂賢矣至于漳滏族姓與夫僉事宮詹之居易地譜異籍者莫不聞風感慕而樂事勸功之恐後惟其動于一本之誠有油然不能自己者蓋祠之建所以訓情廣孝收族者備矣而世之人往往謂親盡則情盡其可信哉某特因長蘅之請而推本言之者如此若夫康節之學載之史氏傳之諸儒某固不敢贅述而以爲邵氏之先祠則于例亦不必述云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崑山後學徐乾學撰

毘陵新建邵康節先生祠堂碑記

古者鄉先生歿而祭于社有道德者祀于瞽宗釋經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後之講學者築精舍建書院以祀其師或于其鄉或于其寓或于仕宦之邦其或因先世所居而祀焉者博望之于二程子掖縣之於呂成公是也或因所生之地而祀焉者涑水之于司馬公黃岡之于二程子是也又或因其曾經遊歷而祀焉者萬安之于周元公趙清獻是

也蓋道德在一國則一國祀之道德在天下則天下通得祀至于卿大夫士建私廟以祀其祖則又祀典所不限也武進邵君長蘅請于官立康節先生祠于漳滏里定爲儀節于是有司春秋奉牲幣致祭琢貞石請余文勒之余惟聖人之道莫著于六經而易爲之原易有聖人之道四而變象占居其三王輔嗣去三而存一學者往往得其偏易于是乎晦矣自先生出探蹟索隱布爲圖演爲皇極經世大而古今世變微而飛潛動植曲暢其義而易之用始備論者或反以筮占象數近于算術讖緯之學以是爲先生咎是未探易之原者也夫易之言數不一矣傳曰大衍之數五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參天兩地而倚數錯綜其數極數知來之謂占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然則成變化行鬼神者非極數之謂乎子張問十世孔子告以百世可知故曰神以知來先生內得于心陰陽消息之機貫融內外故能畢天下之事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善乎魏華父之言曰眾人以易觀易而滯于易先生以易觀心而

得乎心推先生爲洙泗後絕學非過論已宋之羣儒合祀于祠者其初先生或與或不與而司馬遊揚張呂得並祀焉迨百世之後論定于是合周陳張朱五子特表爲先賢而 聖天子褒崇之典惟六子祠宇親書 宸翰以賜蓋先生之道久而益尊先生之子孫亦久而益蕃衍宜先生之祠迄于今而祀典益崇也祠之設有堂有廡有庖有滷有牲有帛有穀有核有爵有鬯有史有祝長蘅祀事孔虔鄉黨于是乎觀禮焉先生平居與物無忤行窩三十五隨所寓而安之矧江南先生嘗遊歷于是矣極數知來之學寧必不知今日之舉則先生之靈有不妥于是者乎祠建于康熙二十八年八月至十有一月日訖工長蘅字子湘先生二十二世孫以善古文辭鳴于時余嘉先生之有後又獲拜先生祠下遂爲之文復系之以詩曰易始蒼牙成于素王其道有四而用無方學者紛綸非滯則蒙叶或得其偏舍彼周行維伊川丈人先生之父著書天叟也克授先生繼之兼綜象數叶圖以圓方天分先後數往知來未有

絀漏行則有窩壤則有歌氣有寒燠先生太和木有華實先生含叶蘄叶如玉之韞如鑑之磨六子之稱百世乃定先生庶幾可以睇聖秩祀攸宜不限于竟凡民則然況夫子姓毘陵之里先生所遨蘄也孝思版築是操既新祠宇粟主罔祧惟涿惟洛將以則倣叶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秀水後學朱彝尊撰

邵康節先生祠堂記

儒者之爲學也必折衷于六經六經以易爲本嗚呼畫始伏羲而孔子贊之難言哉自孔子沒易失其傳迨宋而邵康節先生起焉由今思之秦漢以來知易者其惟先生一人乎司馬遷稱商瞿受易于孔子六傳而至漢之田何其時則又有焦延壽之易費直之易爲三家京房出于延壽者也故其說推卦氣而長于陰陽災變鄭玄王弼皆出費氏弼主理而略象數孔穎達獨取之以作正義嗟乎易之失傳非言之者少也患在不究其原而諸儒各以其私學爭勝夫理非象數不著象數非理不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

象參互錯綜以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而總之不外吾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吾心之太極也卦者掛此也象者像此也數者數此也聖人假名以示人豈得已邪知其所以然則知其無不然康節先生作皇極經世書總元會運世之數列世數與歲甲子紀帝堯至于五代以見天時人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窮律呂聲音本剛柔太少之相交而有翕闢清濁上而日月星辰下而水火土石飛走動植之類靡不變化于其間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之無爲帝之德王之功伯之力辨四民之俗士農工商因其氣稟不齊仁義禮智之各有等差以昭大中至正之道則內聖外王之學于斯備矣史載北海李之才嘗授卦圖于先生然其妙悟神契探蹟索隱汪洋浩博多所自得者故易之傳由羲而孔而先生皆以闡心心得曠古相承學者知此而後可以觀易嗚呼難言哉宋咸淳中詔先生從祀孔子廟廷京師郡縣學宮之廡皆祀之垂五百年至今不絕也其廿二世孫曰長蘅好學能文章與藥善

因得閱其家乘邵氏故有專祠祀先生爲始祖云祠建于長蘅之父文燦世居毘陵之漳滄能施予里中稱長者邵守再延致爲鄉飲賓其祀先生則文燦意也祠創于順治辛丑新于康熙庚戌語具長蘅自爲記中若夫先生之學天下萬世師之豈獨其子孫之俎豆毘陵後學龔百藥記

跋康節先生祠堂記後

君子莫大乎敬始毘陵漳滄邵氏裔出康節先生其宗望海鷗聘君割田宅建先生祠海鷗卒子長蘅能終其事此敬始之道收族厚德之本也海鷗父子于是乎知務矣蓋南豐祀曾子由子固新安祀二程由篁墩是以鄉鄴州黨貴有賢者之後也毘陵有邵氏其子孫又賢豈非其地之幸乎讀琅霞子所撰碑記推論先生易學而歸本于吾心之太極竊謂太極之理何在蔑有邵氏子孫其敬始也若是謂不知太極者可乎世有學先生之學者能引而近之登其堂藹然見孝子慈孫之心焉所謂吾

心太極莫顯于是必待易象而後見先生之學也抑遠矣玉峰
後學邱鍾仁題

邵氏家錄卷上

邵氏家錄卷下

冠帶鄉飲賓海鷗邵公墓誌銘

有宋大儒康節先生之苗裔曰文學邵君長蘅世居毘陵之漳滏
能守其家學又以詩古文辭名世學者所稱青門先生也與寬從
叔父天山君友善寬因得其青門集讀之既慕其文辭慨然願交
其人一旦君過吾家坐未定離席再拜曰蘅先考之葬速不及銘
其幽今以形家言將改卜向也願以為請私念寬既不文名位又
不足以稱禮辭不獲乃按狀而書之公諱文燦字明甫別號海鷗
姓邵氏系出召公後始祖康節公諱雍字堯夫河南人宋嘉祐熙
寧間再徵不赴卒贈著作郎從祀孔子廟廷雍生伯溫歷官利路
轉運副使贈祕閣修撰伯溫生溥紹興中歷官戶部侍郎徽猷閣
待制因家于杭五世孫宏官平江教授宏生重七公為江陰邱忠
定公密贊堦始著籍毘陵自重七公十一傳至詵號守泉公即公
父也公生四歲而母卜卒哭泣如成人既就外傳縣母小像于帳

中陳飲食已輒哭後母伺而扶之曰是兒乃不以我爲母守泉公聞之潛然憐其有至性也乃公事後母如母卒以孝聞守泉公既家世業農雖知其子穎敏然不聽竟學公不忍重違之與後母弟文煒謀治生兄弟肩隨蚤作晏息其家先不踰中人自是日益起稍稍比中上矣公素儉樸嗇食織衣然公事必先辦能赴縣官之急尤喜施予于鄉黨宗族貧人調護之特厚明季時江南白糧爲重役先期長吏籍諸富人名富人名在籍者爭衣繼縷匍匐祈哀而私用金錢賄脫移籍于窶人窶人不勝任往往鬻田宅妻子終以身殉邑令平湖馬侯稔其弊至期悉呼富人來前公獨偉衣冠立墀下侯心奇之好語問曰若知里中富人誰何具以實對公從容誦指曰首王鐸某卽其次也侯離席謝曰長者長者自是折節爲布衣交一邑興革必咨公後行歲大旱公請令饑民捕蝗以石斗給錢而自持私錢若干緡助給侯上其事于臺爲建棹楔予冠帶旌之里中知公爲令重客爭相依附拒不內也里有不平事詣

公片言立罷或貸公金負之後有急復貸如初不以前事爲阻一時人望相屬故年僅五十以布衣裒然飲于鄉士大夫皆以爲宜鼎革後家稍中落而好施益甚辛卯壬辰閒連歲大潦饑民麇集作粥糜濟之宗黨尤貧者則計口廩給佃人不能具歲入姑與責券約明年償明年又荒歲終折券棄負族人河南翁族母王媪貧老無依贍之終身族中有欲棄子及生子不能乳哺者歲給米三斛至十歲罷貧不能葬者爲治棺斂及營葬地凡二十餘喪邑令尚侯連歲舉公善士臺使者詰之曰善故無踰邵某者其爲前後長吏所推重如此公素強健無病一旦病胃甚乃呼長蘅囑曰吾死割屋一區祀康節公割某田若干畝爲祭田吾姑視吾力之所能後世子孫或有大其事者嗚呼今號稱世家鉅族者往往第宅干雲霄膏腴連阡陌而先祠不蔽風雨倡優聲伎玩好之奉斥數千金無愆色而較錙銖于族黨蓋比比也聞公之風不重有愧哉狀又稱公兒時母卞病困思鮮魚鱸不能得語極酸楚長遂終身

不食魚是亦可書者公生于明萬曆甲午三月廿一日卒順治辛丑十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八配楊孺人處士公諱柔女前癸未狀元諱廷鑑從姑生萬曆丁酉三月十八日卒順治丙申四月十五日先公五年卒得年六十子男子一人長蘅武進諸生以太學高等候選州同知娶錢氏楊出女子三人長適周次適戚楊出其一適毛妾出孫男子三人長士騷慧而蚤殤次士豫郡庠生次士京幼新阡定安東鄉之中村孺人先葬于己亥十二月某日至辛丑十月某日奉鄉賓公合焉蓋距公之葬又二十餘年然後得納銘于其壙銘曰 蘊若璞德彌光布衣巖巖紉公卿漢之東陵今漳滏縣縣延延厥後昌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丹陽賀寬撰

鄉飲賓邵公墓表

公姓邵氏諱文燦字明甫別自號海鷗武進之漳滏人性孝友輕財好施歲凶乏食者食之粥糜疾病無治療者給之藥稱貸無以償及佃人不足于歲入者捐其負死無棺槨者殮之欲葬無所者坎埋之族之貧不能舉子者歲給乳哺米三斛至十歲止老而鰥嫠無歸者迎致于室與偕食飲終其身中外待公舉火者十餘家待公經紀其婚嫁者又十餘家稱貸不取子錢者皆是也公家故饒坐是漸中落而公施予如故未嘗以爲悔也縣中有大徭役輒悉其家財爲眾倡後先長吏皆重公稱公長者凡再飲于鄉再被旌門之典于是巡按御史行部縣令連歲舉公善行請旌之後御史詰曰縣豈無他士可應著令者乎令謹對曰主臣實未見有踰邵某者其爲長吏推服如此臨歿屬其子長蘅曰吾嘗欲置義田以贍吾族今不逮矣汝其割宅一區爲康節先生祠割田若干畝爲祀田吾死不憾其後長蘅竟如公命蓋公卽康節廿一世孫也當公之葬也長蘅自狀公行以示前大理評事賀君寬爲之銘長蘅自少力學用詩古文辭知名大理君又東南儒者長于三禮之說其文能不朽公也審矣而長蘅顧命余表其墓余自惟才力驚

下雖欲傾倒其長以爲公役豈復有加于大理君及長蘅所述者哉顧嘗仰公之遺風流韻謂可以廉頑立懦也又嘗歎世之富人擁貲自封者之多也又嘗憫公之不得志而死使其得志有祿位則所施必博所霑必大寧僅見傳頌于鄉邑已也是數者實于私心有深慨焉雖微長蘅鄭重誣諉猶當出其不敏之辭冀得附大理君後以推明公之果爲長者而使末俗有勸于此又況申之以吾長蘅之命乎余故不敢禮辭遂略其行誼大書于墓曰是爲鄉飲賓海鷗邵公之墓至于世系子姓生卒歲月具詳誌銘庶幾可互見云其墓蓋在定安東鄉之中村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奉 敕纂修明史奉政大夫前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加二級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戶刑兩部員外郎戶部福建清吏司主事長洲汪琬撰

邵氏石表陰記

余旣表海鷗公之墓其後與公子長蘅相遇京師復以母孺人行事爲請蓋余之表公墓也孺人已先公歿于例當得附書會余文體已就且其他具詳賀大理所撰誌銘可以互見故不復書而長蘅則歉焉意若有不足也相繼請不已于是始按行狀續爲之書曰孺人姓楊氏大父諱某父諱某年十五歸海鷗公公性豪邁不屑問家人有無而孺人能濟之以勤歲時治脯醢粃之儲以燕集賓客及餽遺其宗親者無算厚薄多寡悉有程則稍暇輒手自力女工爲諸婦女先未嘗少懈也公好施予往往傾其資不顧而孺人能濟之以儉平居減衣節食卽銖寸戒勿妄費然積其所有率盡用以贊公爲善以故篋無私財公屢失丈夫子年四十餘始得長蘅愛之異他兒每抱著膝上雖嬉戲不加訶譴而孺人又濟之以嚴長蘅甫十歲卽籍學宮爲諸生孺人不色喜每自塾歸必詢所業見其進則言笑異他日不則怒不食呼之長跪且泣且數之或相譬止卽曰此吾所以愛兒也已而長蘅數試于鄉不利公及長蘅皆於邑不怙孺人顧慰解曰兒但當力學耳遇不遇命也

吾又誰憾蓋其明曉大義能與公相濟多若此晚而好佛構小閣具像設其中晨夕膜拜不輟時時對婢妾談說佛法及一切果報事娓娓可聽卒年六十越三年葬于中村又二年公亦卒遂穿其壙與孺人合焉實順治十八年十月廿六日也長蘅字子湘有雋才在京師凡吳楚諸士大夫無不折節下之者與余交尤善其聲望方駿駿大起雖未及官于朝信卓然不愧孺人家教者也因書以遺之俾礮石之陰而并刻之堯峰汪琬記

附常州府志

武進縣志同

崇禎十二年歲大旱蝗蝻被野邑人邵文燦建議請于縣令馬公令民捕蝗詣縣者計石給錢文燦願輸其家私錢助給是歲掩捕略盡蝗不為災馬公義之為白于臺臺給冠帶旌其門文燦性至孝母病思鮮魚不即得後遂終身不食魚輕財樂施子粥糜醫藥棺槨之施殆無虛日遭歲饑鄉里賴以存活者甚眾然家實無餘貲也前後三舉善行一再舉鄉飲賓長吏皆以為宜年四十餘始

舉一子其後諸孫繁衍論者謂為善之報云

邵氏家錄卷下

青門山人墓志銘

青門山人既歿之明年厥孤士豫士京衰經涕洟持狀來乞銘曰
先君葬有日矣抑此先君之命也憶予始識山人於黃州嗣開府
江右山人數過從比涖吳則延致院署簿書之隙相與商榷今古
意見多合觴咏往復殆將一紀今已矣微二子之請忍無一言志
其幽竈以慰亡友於地下乎按狀山人系出宋大儒康節先生後
康節六世孫依婦家來毗陵始爲常州人居武進之漳滹里十一
傳有諱銑者山人祖也考諱文燦嘗以家貲贍其鄉里邑中稱爲
善人山人幼穎敏讀書日數行下藉藉有神童之譽甫十歲卽隸
籍學宮每試屈其曹耦謂青紫可戾契致及大試輒不售山人於
是發憤謝去舉子業益潛心六經三史及唐宋諸大家之文鑽穴
寢饋梳爬剔抉久之融釋貫串大放厥辭理足氣溢醇而肆簡潔
而渾雄蓋山人根柢槃深而又甚疾夫世之爲古文者標斂丐貸
影響依附故其於文洮汰鍛鍊擇焉而精粹然一出於正而有以

成其一家之言今所刊行青門集若干卷是也往予序山人之集謂國朝布衣之以文鳴者自商丘侯朝宗甯都魏叔子外唯山人可鼎足而立然山人起孤生不藉家世黨援刻苦踔厲希風躡影與之後先揖讓於壇坫之上而詩又特工又能於及身親見其詩若文流布遠近爲當世所指名以不沒於身後較之侯魏力倍難而遇過之噫可謂盛矣世競惜山人阨於一第怗憐不得志以老若此者詎不謂之厚幸歟山人內行淳備居親喪力行古禮又嘗獨力創始祖康節先生祠所費不貲皆取諸子錢家藏事族子某有失身爲豪家奴者出氣力捐金拔之歸與人交煦然以和中坦坦無城府意所不可卽髯張面赤絕無澳忍阿附之習嘗往來京師有顯貴物色之者山人自矜重不先不往蓋其制行之卓卓者如此家故不貧有田一區在蓉湖之濱歲有秔稻蔬藪之奉居則有山池竹木禽魚之玩其出而遊也特欲縱覽名山大川與一時偉人巨子抵掌樹頰廣拓其見聞以銷其胸中結轡抑塞之氣故

字內名勝之地足迹幾徧所交悉當代第一流晚而倦遊詩文益恣肆瓌瑋令人愕眙震掉余方以此卜其松喬之壽而山人遽不幸死矣豈不惜哉山人姓邵氏諱長蘅一曰衡子湘字也享年六十有八歿於康熙甲申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配錢氏前卒側室高氏劉氏子男子二長士豫郡庠生高出次士京太學生劉出子女子二適管澄毛銳孫男女若干人墓在某鄉某里之原窆以某月某日山人故嘗補博士弟子員已而入太學試於吏部當得佐貳官絳名選人然非其所好稱青門山人從素志也噫世之稱山人者眾矣率弼其外而枵其中若青門者實乃不媿今尙書新城王公先生雅知山人稱其文爲荆川後一人長洲汪鈍翁先生以爲山人人品似陸魯望文章似柳子厚知言哉嗚呼是可銘已銘曰旣畀矣孰閔之以弗昌於時有蔚不磨君獲則多詰授光祿大夫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甯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商丘宋犖撰

祭文

維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丁卯朔越祭日癸未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甯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年家弟宋榮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奠於青門山人子湘老友之靈曰嗚呼長嘯宇宙歎高才之陵替而歔歔況乎平昔交遊之素一旦音容潛斃而不可追惟君以布衣之雄操數寸管與鉅公名卿分席於詩古文詞鼎足侯魏之間拍肩把袖並道而爭馳余始識君於黃州官舍贈我以射虎之詩江右相逢爲君論定名山之業洎懸榻於平江使院與君交者前後四十餘年於茲君少負逸才長探載籍沈浸醲郁迺大放瓊琚而惟所欲施懷寶被褐一出而隱然名動乎京師諸公折節定交恐後忽神往於蓬萊海市之奇恣情山水迹半天下以震發其胷中磊落怪偉之英思度大庾涉匡頂泛洞庭溯桐江而徘徊乎孤山之側者久之筆牀鈞具浮家不果乃顧清秋之幕府以來歸握手一笑曰小滄浪可以棲遲惟是論文講

藝戰詩鬪茗舍此而我勿與知罇開芍藥之圃月滿芙蓉之池二
三文士相與吟嘯而追隨君也掀髯高倡酣嬉淋漓嗟肺氣之寢
劇致腰腳之增衰草堂臥疴經時閱月悵錦字之何稀分藥物於
官閣推仙根於帝賚願神明其爲我扶持創設藍輿從容輦致
覽清德之新構啟賜果之園扉而如行乎山之隩與水之澹憶
去年之今日張樂開宴演侯嬴之軼事會羣彥以行卮君於其中
巋然祭酒諸君子咸屬目而瞻依余方謂晨星落落幸如君者猶
庶幾靈光之不泯而碩果之長遺何圖季夏之日一見於毗陵舟
次遽此生覲面之無期嗚呼死生夢覺君久已浩然觀化解脫而
無疑緬五眞之幻影則意者君之英魂靈氣不隨春風秋日耕煙
釣月卽長在乎蕉團之三尺或向五嶽而遨嬉惟立言之不朽足
以穀其令子而亦又何悲余所以不能爲太上之忘情者興哀於
文人凋喪故交零落不禁臨風灑淚以淒其嗚呼哀哉尙饗

